

國立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烱錫 博士

部落生態旅遊對達魯瑪克部落
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的影響—
以部落留學為例

研究生：蔡佩珊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部落生態旅遊對達魯瑪克部落
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的影響—
以部落留學為例

研究生： 蔡佩珊 撰
指導教授： 劉烱錫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NTTU Library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生命科學研究所

本班 蔡佩珊 君

所提之論文 部落生態旅遊對達魯瑪克部落社會、文化、經濟及生態的影響-以部落留學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詹道志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劉炯錫

范玉玲

陳美惠

劉瓊蓮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年6月25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系(所)
組 九十六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部落生態旅遊對達魯瑪克部落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的影響—以部落留學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劉炯錫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

蔡佩珊

(親筆正楷)

學 號：

9500818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七 月 三十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致謝

兩年的研究生活，遍嚐酸甜苦辣，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所有在達魯瑪克部落的第一次經驗。第一次爬肯杜爾山、第一次學習 Taromak 語言、第一次長達兩星期以上每天待在部落、第一次參與達魯瑪克的 maisahoro、第一次與男青年團走路上 kapaliwa、第一次與老人日托的長老們跳舞、第一次靜靜聆聽部落居民的心聲、第一次希望自己是原住民、第一次因為同理心而落淚等。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融入部落的生活可以有如此多的感動。

拭去淚水再次深深吸一口台東新鮮的空氣，很高興自己能在如此清新的環境下完成碩士學業。感謝劉炯錫教授的長期研究指引、賴亮郡老師的質性研究建議與施孟隆老師的適時鼓勵，范玉玲老師、陳美惠老師、盧道杰老師以及劉瓊蓮簡任技正的多方面指導，方能順利完成論文。

感謝達魯瑪克部落裡古明德頭目、田火本長老、林盈如長老、社區發展協會、文化教育協進會與男女青年會的熱情協助，以及林得次老師的母語教學等，讓我在部落參與活動、觀察、研究的期間，得以進一步體驗與理解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生活，並發展出同理心，以部落居民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行動。感謝佩玉姐的帶領、照顧以及資料收集給予等，幫助我從事部落留學活動的參與觀察與分析。

感謝忻佳、冠錦、羿伶、愷玲、姮江、小勳、俊偉、淳信、揆廷、耀德、美璇、婉瑜等諸多好友們的支持、鼓勵與一路相伴，讓我在尋求問題解決之道時也能逐漸茁壯。尤其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之時，想想你們給予的關懷，便覺得自己很幸福。其他默默支持者如山豬大哥、王克效老師、蘇德銓老師、淑芬姐、孟翰等人，也感謝你們的適時關懷與幫助，讓我找回對自己的自信心。

最後，感謝我最深愛的家人們，因為你們，讓我知道什麼是零距離的心靈相契，就算離得再遠，你們的愛永遠都在。

2008 年 7 月 28 日

部落生態旅遊對達魯瑪克部落 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的影響— 以部落留學為例

蔡佩珊

國立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

摘要

生態旅遊萌芽發展於 1980 年代，台灣在 1990 年代開始推動，包括原住民地區。但居民對自己所屬部落與文化的認同尚不清楚、新部落秩序與規範體系尚未成型的情形下進行生態旅遊，其未來的發展令人擔憂，因此本研究以部落社會的集體思維發展出部落生態旅遊，其定義為：旅遊經營者及其合作夥伴，在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及符合生態保育原則的前提下，經過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之認可，在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所實施，並經檢視合乎上述前提與過程之旅遊活動。而依此定義衍生出的 11 項部落生態旅遊指標，以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進行檢驗，探討活動對部落之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影響。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是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協會將結合 2003 年辦理部落遊學的生態人文旅遊概念與 2004 年成立的達魯瑪克部落學院之文化重建課程於 2005 年寒假舉辦，並自同年暑假起成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遊學台灣的活動迄今。參加活動的學員以外地青年人為主，並請部落當地居民擔任講師、工作人員與小隊輔。

透過外界的激勵等因素，部落留學活動對參與的少數居民可明顯增進其對部落的認同與文化的自信；但對未參與的多數居民的影響則尚不明顯。部落社區幹部與青年會幹部是主要的參與者。對整體部落社會力與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較為明顯，但因活動尚不頻繁，經濟效益尚不明顯；整體評估部落尚難以自主操作生態旅遊，仍須外界持續協助。部落留學活動對當地的景觀生態未造成明顯的影響，且因而促成節制狩獵共識約半年後，野生動物族群有回復之跡象，並且學員可藉由生態文化的體驗而養成正面的環境觀念等，顯示本活動具有生態保育之效益。

關鍵字：原住民、魯凱族、部落、生態旅遊、指標、達魯瑪克、部落留學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ribal Ecotourism to the
community, culture, economic and ecology of Taromak.
Take tribal studying camp for example.**

Pei-shan Tsai

Department of Institute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cotourism sprouts and develops in 1980 times; Taiwan begins to promote it in 1990 times, including the aboriginal areas. But residents are not clear to their own tribe and culture identifica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are worried by people because of carrying on ecotourism in unshaped order and regular system.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develops Ecotourism by collective thinking of tribal society. Its definition: travel operator and cooperative partner, in the presupposition of helping tribal society; developing community, culture and economic and conforming to ecological welfare. We carry on the travel activities in traditional tribal living territory by the approval of represented tribal organization. 11 tribal ecotourism indicators which are derived by this definition, also checked by taromak tribal studying activity,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to society culture economics and ecosystem.

Taromak tribal studying camp was held from the winter vacation of 2005 by Austranesian Community College which combined tribal ecotourism in 2003 and culture recovery courses of Taromak tribe in 2004. And then, this camp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since summer vacation of 2005.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young people, and some native residents are employed as teachers, team workers and team leaders.

After inspired by outside world, the tribal studying activity can enhance a few native resi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ribal and culture confidence; but influence of most residents who did not attend this activity is not obvious. Tribal community leaders and alakoa (an organization of unmarried man) leaders are main participators. Both tribal

society powe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 of residents were raised obviously, but the economical effects do not stand out for these activities not being held frequently. Although these activities did not clearly change landscape, promote wildlife conservation, appeared high valu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e suggest the Taromak people still cannot hold ecotourism by themselves. Further empowerment to Taromak tribe is still necessary,

keywords : Indigenous people ; Rukai Aborigines ; Tribe ;
Ecotourism ; Indicator ; Taromak ; Tribal studying camp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第二節	達魯瑪克部落概述	5
第三節	研究架構	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2
第一節	原住民觀光	12
第二節	生態旅遊	15
第三章	部落生態旅遊	22
第一節	部落定義	22
第二節	部落生態旅遊探討	23
第三節	部落生態旅遊定義	30
第四節	部落生態旅遊指標	33
第五節	部落生態旅遊指標評量方法	34
第六節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	41
第四章	研究方法	45
第一節	研究方法	45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選擇	49

第五章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與整體部落社會發展	55
第一節	整體部落社會	55
第二節	整體部落經濟	106
第六章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與生態保育原則	109
第一節	旅遊活動是否合乎生態保育原則	109
第二節	旅遊活動是否有助於未來生態保育	118
第七章	綜合討論	140
第一節	部落旅遊的比較	140
第二節	發揚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特色	150
參考文獻		152
附錄		158
附錄一	2005 年到 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流程	158

圖目次

圖 1-2-1	達魯瑪克部落位置圖	6
圖 1-2-2	部落遷移動態圖	6
圖 1-2-3	達魯瑪克部落原部落聚落與家戶分布圖	7
圖 1-3-1	研究架構圖	11
圖 6-1-1	大產業道路沿線一帶自然度	111
圖 6-1-2	野生動物分布圖	114

表目次

表 2-1-1	觀光發展對原住民地區衝擊表	14
表 2-3-1	生態旅遊衝擊	19
表 2-3-1	生態旅遊定義說明	32
表 3-5-1	Cross 對族群認同的五個發展階段	34
表 3-5-2	社區營造的階段	35
表 3-5-3	自然度與景觀狀況表	38
表 3-5-4	環境倫理價值觀	40
表 3-5-5	環境行為	41
表 4-1-1	部落留學活動人員與一般部落居民訪談大綱	47
表 4-2-1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講師、工作人員與助教部份) ...	50
表 4-2-2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部落組織領袖部份)	51
表 4-2-3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一般部落居民部份)	52
表 4-2-4	觀察學員	53
表 5-1-1	部落訪談人員	56
表 5-1-2	T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58

表 5-1-3	T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60
表 5-1-4	T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62
表 5-1-5	T4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64
表 5-1-6	T5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65
表 5-1-7	部落講師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66
表 5-1-8	部落講師個別影響變化表	66
表 5-1-9	W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69
表 5-1-10	W2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70
表 5-1-11	W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72
表 5-1-12	部落工作人員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73
表 5-1-13	部落工作人員個別影響變化表	73
表 5-1-14	A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76
表 5-1-15	A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78
表 5-1-16	A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80
表 5-1-17	A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82
表 5-1-18	部落助教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83
表 5-1-19	部落助教個別影響變化表	83
表 5-1-20	I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86
表 5-1-21	I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87
表 5-1-22	I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89
表 5-1-23	I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91
表 5-1-24	I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94
表 5-1-25	I6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96
表 5-1-26	I7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98
表 5-1-27	I8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99

表 5-1-28	部落一般居民於活動前後比較表	100
表 5-1-29	部落一般居民個別影響變化表	100
表 5-2-1	歷年達魯瑪克部落居民參與部落留學活動人員數	107
表 6-1-1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和阿里山山 美社區旅遊活動於環境影響比較	118
表 6-2-1	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 研討會 活動流程	119
表 6-2-2	S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2
表 6-2-3	S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3
表 6-2-4	S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4
表 6-2-5	S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5
表 6-2-6	S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6
表 6-2-7	S6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7
表 6-2-8	S7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28
表 6-2-9	2007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 倫理價值觀影響變化表	129
表 6-2-10	2007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行為影響變化表	129
表 6-2-11	2008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流程	130
表 6-1-12	S8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2
表 6-2-13	S9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3
表 6-2-14	S10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4
表 6-2-15	S1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4
表 6-2-16	S1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5
表 6-2-17	S1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6
表 6-2-18	S1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7

表 6-2-19	S1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138
表 6-2-20	2008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 倫理價值觀影響變化表	139
表 6-2-21	2008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 行為影響變化表	139
表 7-1-1	旅遊對原住民地方的影響	145



第一章 緒論

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傳統規範、生態智慧、傳統技藝等文化有逐漸流逝的趨勢。從荷蘭、西班牙、明鄭時期、滿清國以致日佔台灣、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原住民的土地與自然資源遭侵奪，並在外來政權統治下，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均處於弱勢，台灣原住民的地位因此從主人變為台灣社會主流文化下的次等文化族群。1945 年以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在回復姓名、山地三大運動，以及原住民保留地、國家公園和文化中心思考的同化政策推動下，原住民的文化崩解，部落經濟結構瓦解，進而失去自我認同的線索(趙中麟，2003)。加上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成見甚至於歧視的行為，使台灣原住民不但喪失其應該擁有的權利，更在統治政策下開始逃避、否認自己身為原住民的先賦身分而不再認同自己的文化。

雖然 1980 年代開始的原住民運動激起原住民的族群認同感，然族群卻是一想像、虛擬的稱呼，是在日人治台時有目的式的大規模番地調查後，將原本不相統屬的部落因文化特質的相似或相同歸為同一族而來，因此才出現像布農族、魯凱族等被想像而來存在的實體，對原住民而言，部落才是各民族的母主體。因此便有人提倡部落主義，主張原住民運動應以部落為主體，重建原有的部落社會、文化體系與傳統。

1996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成立與 2005 年 2 月起總統頒佈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雖使原住民對於自己文化、族群再認同的思維轉變有進一步的轉變，然在絕大多數中、尤其老年等輩的效益上卻仍然有限。而此因素是由於長久以來受「漢人一原住民」宰制關係、早期漢族同化教育政策等歷史經驗的影響。

散居於台灣的八百多個原住民部落，雖只有台灣人口總數的 2%，分佈面積卻高達台灣總面積的 46%，而這些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是千百年來原住民族賴以維生的基礎。但山田燒墾、採集漁獵等生活方式，自日治時期推行的水稻耕作而有所改變，其後市場經濟的進入更形塑出為交易而生產的現象，新的經濟作物不斷出現，甚至成為因應市場需求的獨特產區。原住民族的經濟由自給自足、互惠交換、重新分配轉為資本主義下價格市場交易的模式，不但原有的整體經濟遭到破壞，私有權觀念與最大利潤追求態度也因而建立。而原住民青年在種族歧視、較低學歷、缺乏專業技術等的情况下進入職場，勞力成為取得薪資的主要途徑。以魯凱族而言，1970 年代中期年輕男子投入遠洋漁業，1980 年代青年進入工廠與營造業，致服務業興起後的餐飲業工作(喬宗恣，2001)，都說明原住民族在貨幣邏輯與市場經濟影響下，為獲取收入來源其生計活動備受台灣經濟體系的影響。

1993 年為聯合國訂定的「國際原住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Indigenous People)，其並宣布 1995 年到 2004 年為「國際原住民十年」，自此全球即掀起一股原住民風潮。人們對於原住民地區的新奇、異風異俗感到興趣，而台灣除了傳統原住民旅遊地外，許多新的、不同型態的原住民旅遊活動也在此時紛紛出現(紀駿傑，1998)。遊客到原住民地區部落觀光是想要獲得一種非都市化，非工業化，甚或是非文明的自然經驗，其最大目的是對真實性的追求(謝世忠，1994b)，但在這樣異族的觀光與金錢的力量下卻導致了原住民族與觀光客反客為主的現象(黃國超，2003)。

雖然台灣原住民的能見度因此提升，但接連而來的原住民部落風貌、祭典、圖騰等被當作符號、商品在主流社會上流轉的情形下，對於其背後隱含的文化、歷史意義有所認知者又有多少呢？當原住民文化被商品化時，其文化的精華被抽離，原有活的文化在實踐過程中消失，只剩下死的展示品轉化成商品以供消費(劉可強、王應棠，1998)。Notzke(2004)引 Valene Smith 所示，認為原住民部落在發展旅遊時是以所處的地理位置、人類的傳統智慧、歷史和具市場銷售的手工藝品為基礎，並且應該引導整個市場的發展，而不是去迎合市場的期待。然許多原住民往往會為了滿足遊客的需要而創造出讓其可以接受到或感受到的真實性，如許多祭典為迎合觀光客的需求省略儀式前的祈福、祭祀等活動；為節日的神聖性所準備的糕點，在聯合豐年祭時普遍銷售給遊客。加上在原住民部落旅遊正風靡時，部落民宿順風而起的蓬勃發展，因業者在未經過部落共識允許下恣意讓遊客在部落裡活動，造成在地居民、文化、環境等的困擾與破壞，而如此部落旅遊所造成的衝擊對當地部落的發展造成隱憂，尤其是一些面臨存亡卻又將觀光視為最佳解決方式的原住民部落。

1990 年成立的生態旅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大力推動下提出的生態旅遊(Ecotourism)，以及「國際原住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Indigenous People)、「國際原住民十年」，都是人類質疑無煙囱工業對環境的友善關係以及對環境產生興趣、經濟和對社會的關懷而起。其中的社會關懷又以對原住民族權利的重視為重心。

生態旅遊主張參與、保護(育)和利益三方面交互作用，從遊客參與生態旅遊產生的資金，提供原住民經濟來源，維護自然環境，並使原住民族以其原先傳統生活方式、價值不會相差太多的生活模式來謀生(Nepal，2004)。因能改善經濟、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等誘因，致使台灣許多原住民部落紛紛推行與效仿生態旅遊，各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主要基礎，輔以傳統文化的知識、技藝等為推行生態旅遊的利器。但近十多年來，不少旅遊業者假生態旅遊之名行大眾旅遊之實，使得這些

原先未受干擾或較脆弱環境的物種、棲息地、自然景觀和原住民被迫做某些程度的改變，以適應、迎合人類新的活動。

研究者認為現今許多生態旅遊多以經濟、產業為主要思考而發展出，重於己身文化源遠流長考量者為少數，但原住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維護與發揚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依規，若因發展經濟導致文化的特色喪失，甚至文化傳承的滅絕，則為捨本逐末之舉。因此在生態旅遊盛行的今日，應有檢視的指標建立以衡量評估其施行是否能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但指標所引含的觀念、定義與方法隨著不同國家及其發展會有差異，修改現有的指標以符合台灣的情形顯然有其必要性(葉俊榮等, 2003)。除指標外，指標的檢驗亦很重要，如進行生態旅遊指標研究的 Abidin (1999)於其研究最後建議往後的研究者可以將已建立的標準立即進行檢測，為生態旅遊帶來的衝擊進行更精確的調查，縮小範圍以研究生態旅遊永續的程度。

研究者認為原住民部落應該自主性的發起部落生態旅遊，以人、社會、文化為發展的優先考量，一但部落重獲生機，找到與主流社會文化相對競爭的優勢又與文化傳統少有悖離的發展機會，讓文化傳統與經濟活動整合，對在地部落的永續發展與居民的福祉提升必當有所助益。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3 年暑假，身為大學三年級生的研究者在友人的邀約下第一次進入原住民部落參與其一年一度的小米收穫祭。由於其所展演的儀式、音樂、舞蹈等與自幼在閩南人農村社會看到的文化大相逕庭，使得研究者對此留下深刻印象。只是當時走馬看花似的了解下對原住民部落社會、文化與歷史仍一知半解，而唯一不會錯誤且深烙於腦海中的僅有那斗大的部落名稱「達魯瑪克」。

進入研究所後，藉由部落留學活動以及每週達魯瑪克語文的參與學習，使研究者與在地部落居民有更進一步接觸。猶記某日夜深入靜時一位原住民朋友的內心世界分享與抒發、嚮往著回到部落找到自己定位的煩憂，觸動我對原住民的關懷熱忱與行動。此後不但密切關注原住民相關議題與社會、文化的發展，更期許著能給予實質幫助。不僅讓達魯瑪克部落居民更讓台灣所有原住民朋友們，能藉由自主、集體部落意識的恢復與凝聚為部落重建而努力，並創造就業機會讓常年在外的青年回歸部落，復振在長期歷史經驗下已遭破壞的原有整體社會、文化經濟體系，打破資本主義私有權觀念與個人最大利潤追求的態度，以讓原住民部落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因此在得知台東大學劉烱錫教授正進行「原住民族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研究—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為例」計畫後，研究者便決定以其為論文，為達魯瑪克部落與其居民貢獻微薄力量。

達魯瑪克是台灣中央山脈以東，唯一被歸類為魯凱族的古老部落，其傳統領域位於台東縣卑南鄉與延平鄉境內(劉烱錫、林得次、趙川明，1997)。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委託台東大學劉烱錫教授進行的「原住民族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研究—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為例」計畫(劉烱錫，2004)，是以促成原住民永續利用傳統領域野生植物資源以創造原住民福祉為目標，以達魯瑪克部落為例，尋求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與原住民部落的保育共生模式，並從而訂定永續採集野生植物之辦法。此外，也以此一共生模式推動其他能兼顧生態環境之部落生態產業，以利其他部落與林區管理處參考。計畫中以台東縣南島採集館作為「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實行機構。雖然由當地社區發展協會推行，以現居部落範圍為主的生態旅遊已有具體雛型，但南島採集館以具有豐富文化及自然生態資源的舊部落 kapaliwa 為主要據點，以及有別於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遊程規劃，在取得部落意見領袖的共識與認可下，於 2007 年夏季開始以部落夥伴的關係，正式推行「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

自然原始的原住民地區，有豐富的文化及生態資源，近年來推行的生態旅遊也可視為對原住民族刻板印象與錯誤謬認的翻轉。但研究者認為部落生態旅遊應以自主性發起、集體思考、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為吸引力、增加在地社會文化對遊客的正面影響等，而與一般原住民觀光和生態旅遊有所差異，雖皆是以自然、社會文化為資源且重視在地居民的福祉，但前者更是著重部落居民與整體社會文化的建構提升。因此，部落生態旅遊地區的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環境所受到的衝擊需要一套指標評量系統，以檢視其旅遊活動是否能讓部落發展達到永續。一旦指標建立，將可作為部落旅遊業者進行旅遊規劃、遊客選擇和當地居民獲益等的參考。

經由上述，研究者將本研究的目的整理如下：

- 一、陳述說明何謂部落生態旅遊，並為其定義。
- 二、從部落生態旅遊定義裡，延伸訂立一套部落生態旅遊指標。
- 三、以達魯瑪克部落內生態旅遊活動的推行進行各項指標的檢驗。

第二節 達魯瑪克部落概述

一、達魯瑪克部落的歷史與地理

達魯瑪克部落被人類學者歸為魯凱族，是台東境內唯一魯凱族部落，也稱「taromak」，意思是指「一群人居住的地方」，相傳發源於中央山脈巴油池一帶(劉烱錫、林得次、趙川明，1997)。部落目前位於花東縱谷南端西側大南溪上游兩岸，隸屬台東縣卑南鄉東興村；部落在台東市區西方，台九線往知本的路上，離市中心約七公里，如圖 1-2-1 所示。

根據達魯瑪克部落口傳，洪水時代，taromak（達魯瑪克）部落的祖先逃難到肯杜爾山，洪水退去後，遷移到肯杜爾山下的 taipulen 生活。過了很久，有一天婦女到 gongong 一帶取水時，發現一群嘴巴會冒煙的外地人（吸菸），於是急忙回部落，告知有入侵者。有一對兄弟，名叫 libali 與 atonga，搶先跑去殺敵。從水源地一路追殺，到溪邊一個地方時，已殺了很多，並割掉頭顱，兩兄弟感覺好像用血洗澡，所以叫那裡為 kadadirosa；到一處時，兩兄弟認為已經殲滅敵人了，所以取名 inoranaka；但兩兄弟還不放，繼續追到一處地形圓圓的地方叫 Motralatralau，還有一人，乃割其舌頭，未取頭顱，使其無法告訴別人 taromak 的秘密。不久，部落得了瘟疫，只好遷移至 madorodoro，還是不行，再遷至 tamawloroca，還是難以順遂，再遷移至 kapaliwa 現址，並邀請當時位於 kapaliwa 東、西兩方的 attain 部落與 ongasi 部落的人一起鎮守，如此才穩定下來。守護著兩萬多公頃的傳統領域，以大南溪流域為主，東至中央山脈主脈約 bazo（小鬼湖）至 taloalinga（大鬼湖），西至台東沖積扇扇頂，北至鹿野溪，南至中央山脈支稜知本山、射馬干山支稜。達魯瑪克部落的傳統領域與遷移如圖 1-2-2 所示。

達魯瑪克部落於日治時期(1895—1945)內的 1923 年至 1926 年間被遷移至 ilila 和 too，使得 kapaliwa 部落石板屋倒塌，人去樓空。謝繼昌（1968）根據長老訪談，畫出 1923 年未被遷村前的住戶家名與分佈位置（如圖 1-2-3），當時有 157 戶，仍分為一大社、兩小社。而民國三十四年發生的一場洪水迫使 taromak 居民再次遷到 saswaya 與 olrabinga。olrabinga 昔稱大南村，1969 年的中秋節發生嚴重火災死亡 36 人，乃改名為東興村。目前人口一千五百餘人，魯凱族居民佔 90%以上，為東台灣唯一較為完整的魯凱族部落(劉烱錫，2007b)。



圖 1-2-1 達魯瑪克部落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網站 <http://maps.google.com.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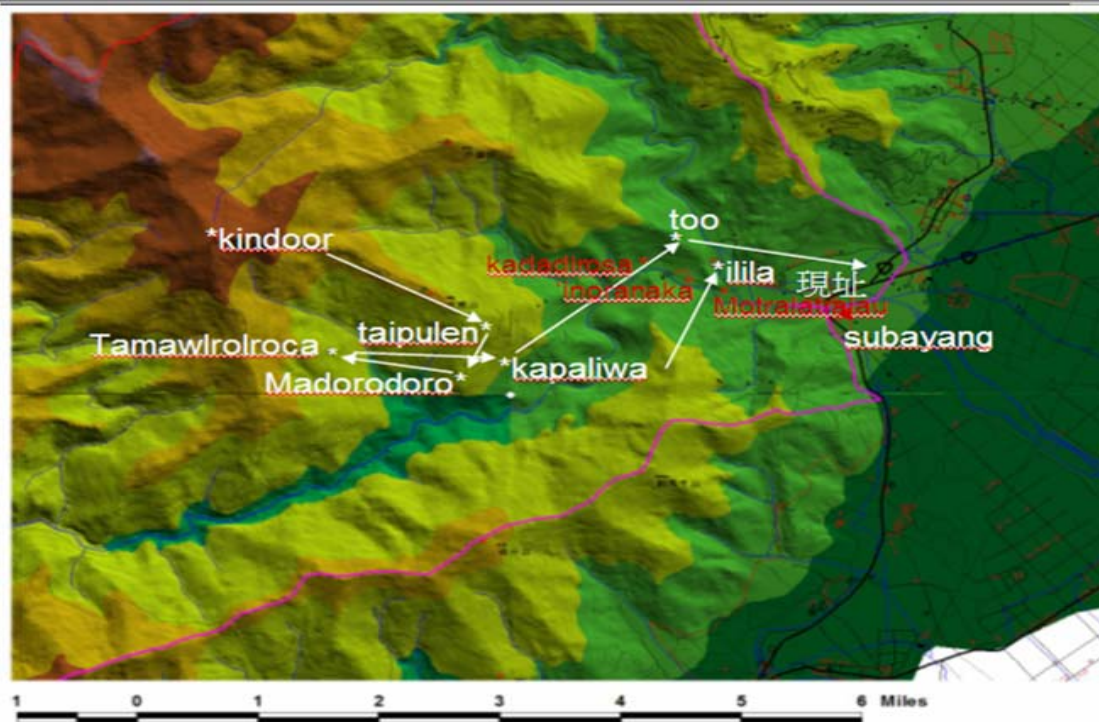


圖 1-2-2 部落遷移動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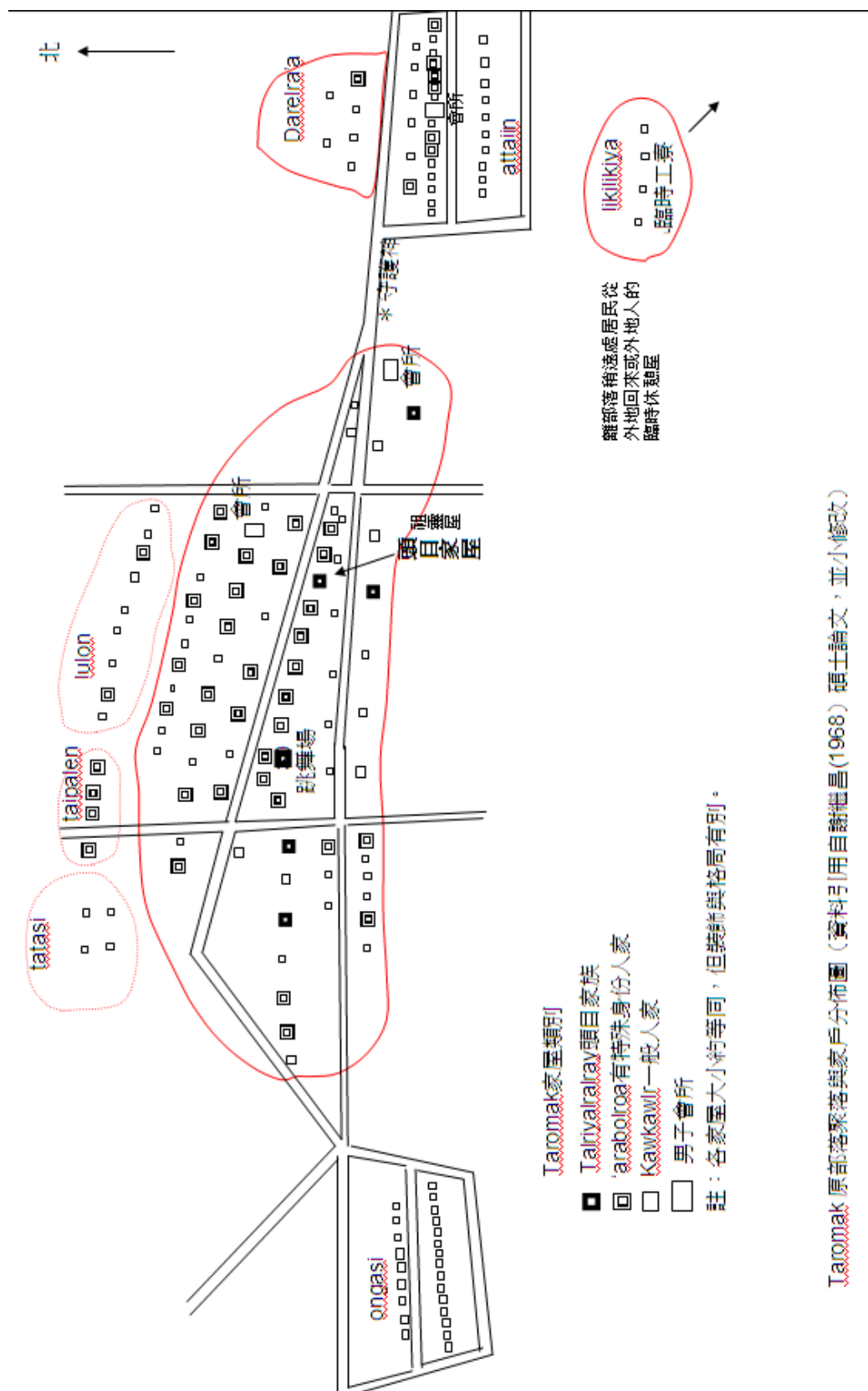


圖 1-2-3 達魯瑪克部落原部落聚落與家戶分布圖（資料引自謝繼昌(1968) 碩士論文，並小修改）

圖 1-2-3 達魯瑪克部落原部落聚落與家戶分布圖

(資料來源：謝繼昌，1968)

二、達魯瑪克部落文化

達魯瑪克為集村型部落，在部落裡的家戶有身份的差別，可分為 Talriyalralray（頭目家）、`arabolroa（特殊身份人家）及 Kawkawlr（一般人家）。頭目家接受其他家戶提供的 swalo（奉獻），如小米、芋頭、獸肉等，也拿這些奉獻品招待外賓及照顧弱勢者。頭目家也常是部落集會討論部落公共事務的地方；行為受人景仰或有特殊功績的長老為意見領袖，是部落主要公共事務的決策者。達魯瑪克部落共有六個頭目家族，包括 lavalius，latwalacasi，laakaluko，lavulenga，lainaliki，lasangilata，其中尤以 lavalius 為首席頭目家。日治政府將達魯瑪克部落遷村後，部落居民對頭目家的奉獻有漸趨於 lavalius 一家之勢。然 1950 年代基督教、天主教興起後，奉獻給頭目的行為已式微，但在重要典禮上，頭目仍保有服飾上的特權，居民也多仍尊重這種差異，以免引起糾紛和指責。

達魯瑪克部落與霧台鄉、茂林鄉其他魯凱部落的社會相較，較特殊之處在於其有類似卑南族 palakwan（男子會所）的 alakoa 文化與女子 misahor（集體輪流除草）的 maisahor。男子進入青少年時期，即應離開家屋，進入會所接受嚴格的集體管教，並擔負部落公差及保家衛國等勤務，通過成年禮後，才有權結婚而離開會所過家屋生活(劉烱錫，2007b)。現在的青年會在每年暑假進行約 25 天的密集訓練，以 13 歲以上年紀為主要受訓對象，並在連續兩年訓練後進行各項測試以為成年禮。

達魯瑪克部落的生產活動，以小米為主要祭祀與食用的農作物，歲時祭儀以小米為核心，可分為 rabi（秋天茅草出穗時砍樹）、togoso（砍完一個多月後，堆疊起來）、rawbo（點火燒掉）、karaea`a（約一、二月間，拔除野草，灑播小米、旱稻、高粱、藜，埋種玉米、樹豆、南瓜，插條地瓜，移植芋頭苗等，混植各種農作物）、kalralamora（種植二、三週後，各家戶拔野草）、maisahor（種植一個多月後，集體輪流拔草）、daadraw（約五、六月間要趕鳥）、karabucenga（六月收割小米）、karalisia（七月中旬小米收穫祭典）、rodonga（八、九月間，拔草小米莖，讓地瓜好生長，開始收地瓜）、karakaledanga（十月時收樹豆）。除輪耕混植的農業外，家家戶戶也養豬、養雞。養狗則為夥伴或協助生活，非食用。達魯瑪克部落也喜歡吃菜，但多為野生植物。狩獵是蛋白質的重要來源，也是形塑男子地位的重要依據，以達魯瑪克部落為例，男子要獵獲並分享二十隻大野豬或水鹿才可以配戴百合花；而一個男子若能獵獲熊鷹、雲豹和黑熊有「完成終身大事」之意涵。漁獵較非主要，每年小米收穫祭時，常抓魚蝦蟹來作為小米糕的餡料(劉烱錫，2007b)。

三、taromak 部落與舊部落 kapaliwa 現況

據謝繼昌(1968)指出民國 1963 年時大南村(東興村舊稱)包括魯凱族、漢人及其他山胞共有 549 戶 2578 人，其中魯凱族佔全村 41.97%。而至民國 2006 年台東縣卑南鄉公所的統計，東興村現有總人口數為 475 戶 1436 人。

東興社區裡有社區發展協會、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青年會等等組織，近年來社區發展協會發起部落旅遊的方式開放與導引外來遊客認識達魯瑪克部落。

由於達魯瑪克部落在 1923 年始被日本人遷移下山後，只有狩獵、作物種植與牲畜飼養者等會前往舊部落 kapaliwa。因此達魯瑪克部落在 1995 年底成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波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後，當時的村長蘇金成先生於 1996 年 3 月 29 日舉辦「懷念的母親—kapaliwa」活動，帶領部落居民前往舊部落尋根。由於當時的長老傳說 kapaliwa 常鬧鬼，蘇村長花了一番口舌，並提供 2000 元出席費才得以邀請在舊部落出生的六位長老參加。2000 年 1 月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在 kapaliwa 的 alakoa(男子會所)舉行重建破土典禮，2001 年秋，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成立，協助東魯凱協會申請到林務局社區林業小型計畫，邀請部落內林得次長老擔任講師，於 kapaliwa 開設 alakoa 建築課程，才開始重建行動。2002 年 11 月 10 日舉行落成典禮時，恰逢「黑猩猩媽媽」之稱的珍古德女士來台訪問，特邀她見證祝福，並以她發起的生態保育「根與芽」組織觀念，象徵部落文化「從根發芽」。

alakoa(男子會所)啓用後，傳統上會所內的薪火不能熄滅，但因無人回舊部落看顧，不久即熄滅了。爲了促進重建的 alakoa 能發揮功能，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與台東大學經常在此舊部落舉辦活動。2005 年起舉辦部落留學與後續的遊學台灣；部落青年會於 2005 年暑假起也開始在該處辦理小米收穫祭前的野外訓練，開始使舊部落重建有些起色。2005 年 5 月起南島社區大學獲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補助「在祖靈的土地上站起來—原住民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經濟型多元就業計畫，開始有人力可以認養舊部落與男子會所。2006 年獲得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親」計畫的補助，於 10 月 29 日舉行頭目家屋啓用典禮，珍古德女士再度前來祝福，進一步拉近與台灣國際珍古德協會之關係。2007 年獲得文建會的補助，重建祖靈屋，於 9 月 15 日舉行啓用儀式，同時並重新恢復 begas 山林奔跑比賽。

2007 年爲達魯瑪克的舊部落文化重建年。1 月 30 日林得次長老、頭目夫妻帶著南島採集館的青年與大南國小的學童去開墾小米文化園區一百多坪，揭開序幕。2 月 28 日播種小米，3 月 1 日至 4 日結合台南大學生態旅遊研究所舉行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研討會，4 月 15 日舉行祖靈屋選址儀式，經頭目古明德先生夢占良好後，於 6 月 10 日舉行開工典禮，由林得次長老帶領工友興建，並於 9 月 15

日舉行招靈入厝大典，並舉辦第一屆魯凱杯山林奔跑比賽。在祖靈屋已大抵完成，但尚未舉行落成儀式前，國際珍古德協會於 8 月 13 日辦理「遊學台灣—達魯瑪克部落石板家屋重建工作假期」活動，礙於颱風天氣，僅先完成選址與整地、搬運石塊等(劉烱錫，2007b)。

目前，東魯凱教育文化協進會獲得信義房屋的補助計畫，預期在 2008 年 5 月 31 日舉行常民家屋的啓用典禮。

達魯瑪克舊部落石板家屋重建至今，已有男子會所、頭目家屋、祖靈屋、平民家屋等建築，並在多元就業人力的整理下，種植民俗植物、挖掘生態小池，增加沖洗廁所、浴室、廚房、休息涼台等設施。其於 2007 年 8 月、9 月間成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遊學台灣最熱門的營隊地點，包括部落留學—再造山林守護神、酸甜苦辣嚐百草、石板家屋重建工作假期、山林奔跑訓練營、青年參與 NPO 研習等(劉烱錫，2007b)。



第三節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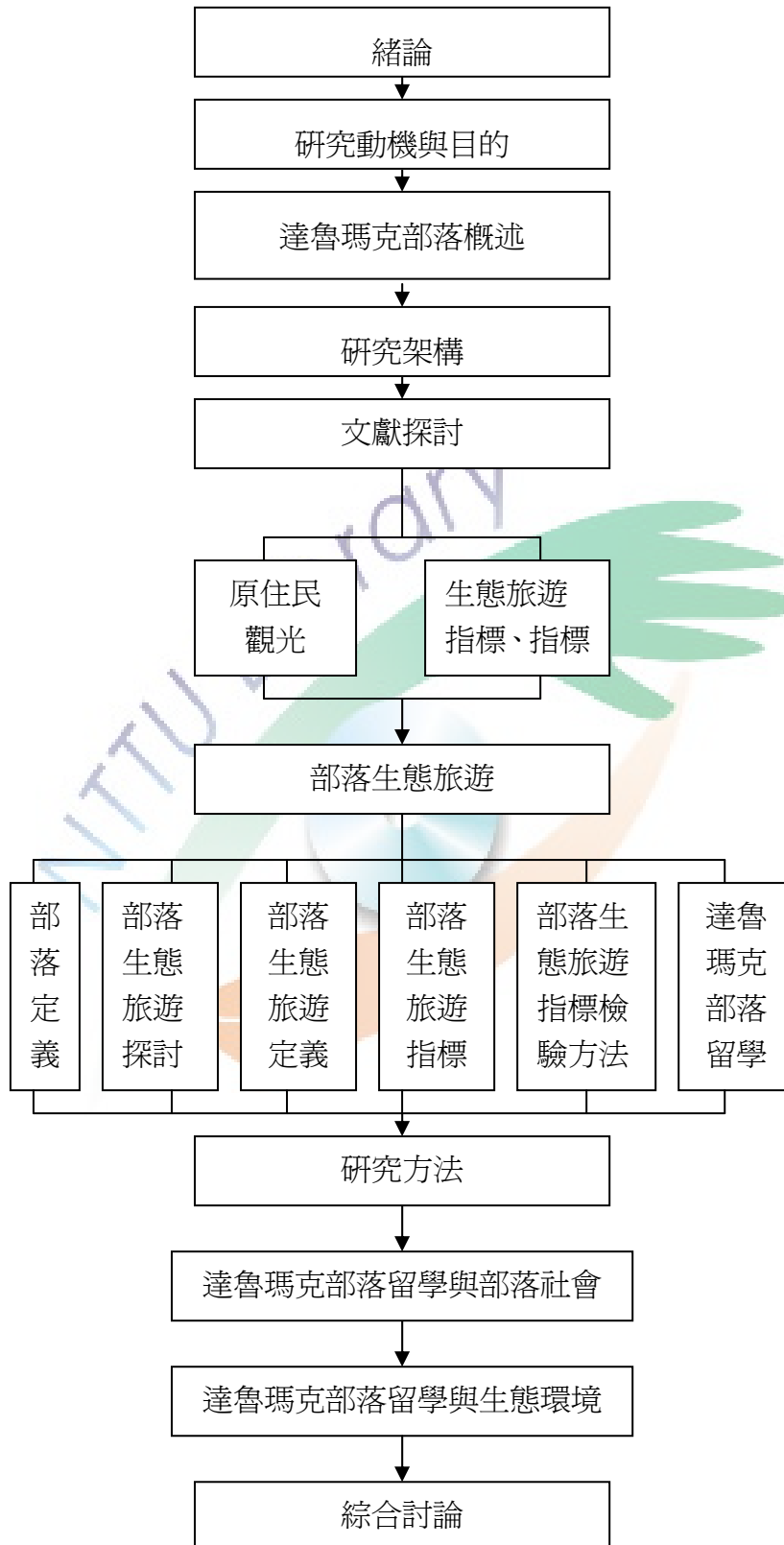


圖 1-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原住民觀光

一、原住民觀光定義

Hinch and Butle (1996)指出原住民觀光(Aboriginal tourism)是一種以資源為基礎的觀光型態，而其中又以原住民文化為主要觀光吸引力。Notzke(2004)認為原住民觀光(Indigenous/Aboriginal tourism)是指原住民以旅遊事業擁有者的身分參與於旅遊事業中，並以在地文化為其旅遊產品。劉可強、王應棠(1998)認為原住民觀光在研究類型上又可稱為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謝世忠(1994a)便指出異族觀光是「到一個與自己文化、種族、語言或風俗習慣相異的社區或展示定點參觀他們；不僅看物看地方，更將看人當作相當重要的目的」的旅遊模式。李素馨、侯錦雄(1998)也認為異族觀光是觀光客到一個異族社區或有異族成員及其文化展演的定點，參訪當地人事物景，這些地點多在遠離都市、接近大自然的山區、村莊或偏遠地方。

謝世忠(1994a)認為所謂的原住民觀光(Indigenous tourism)應當是原住民自己生成運用觀光資源的動機，並積極而有計畫的規劃，同時也能充分的掌握獲益的時候，換言之即指原住民自己安排自我文化的呈現方式，並主持觀光過程中的所有活動。然而，一般所見的原住民觀光活動多不如他所陳述般，是以他人安排「山地人」和「山地文化」的演出供作遊客觀光，因此以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稱之。

二、台灣原住民觀光的發展與衝擊

觀光是族群關係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也適時的扮演了重塑族群意識或族群性的角色(謝世忠，1994a)。台灣原住民前往其他部落活動的行為很早前就已經有傳說，以達魯瑪克部落而言，在數百年前就有一位稱 dromangalro 的人，他以個人的身分前往其他部落參觀別人的生活，而此一舉動稱為 likae，含有參觀、參訪的意思。而台灣原住民於日治時期的統制政策下也以集體方式前往其他部落參觀，在1916 年時更於日本人安排設置的番俗館內以其風俗習慣、木雕等裝飾品以及舞蹈表演等演出成為展示的被觀覽對象(鄭政誠，2005)。

鄒亮瑩(2006)將台灣原住民地區發展觀光的歷程分為大眾觀光時期、大型原住民文化村以及部落深度旅遊三個部份。1.大眾觀光時期(1960—1980 年)，包含最早被開放而成為被觀光化的日月潭邵族，以及政府著重於瀑布、溪流、溫泉、山谷

等自然風光及林務局臺車等的烏來泰雅原住民地區。2.大型原住民文化村(1980—1990 年)，包括在 1986 年由私人投資成立的文化觀光事業—「九族文化村」，以及由政府籌建，以保存、維護原住民固有文化，提供學術研究及交流，發展社會教育為目的而於 1987 年成立的「台灣山地文化園區」(現已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3.部落深度旅遊(1990—迄今)，包含屏東魯凱族好茶村與嘉義鄒族茶山村等。

謝世忠((1994a)也將台灣的山胞觀光分為都市情境(如花蓮縣市)、生活區(如台東的蘭嶼)、社區動員(如台北縣烏來、南投日月潭)與集中展現(屏東瑪家)的山胞觀光四類。並認為此些地區發展原住民觀光者多設法展現觀光客可能接受的「真實傳統」，以期滿足對方來此求真的目的。而由於追求真實性(authenticity)是多數觀光客到一特定族群社區或異文化地區的最大目的，被觀光地區的觀光商業從事者甚或大部分居民，即會努力表現出讓對方得以感受到或接受的真實性，這份真實性一般稱為舞台的真實性(引自謝世忠，2004)。然追求自然、原始、傳統雖是遊客的動機，但真正真實的呈現卻反而留不住遊客((謝世忠，1994a)，因此原住民為滿足遊客便將生活上原本的真實性修改成觀光舞台上的真實性，如展演的文化儀式與歌舞等。加上 1990 年代由國家主導的原住民文化展現方式，政府多以漢民族的觀點與對原住民的想像進行對原住民活動的關注和指導，而與傳統不符的文化傳統表演也常造成當地原住民的困擾，甚至扭曲原先真實的傳統意含，如南投日月潭中秋節與邵族豐年祭合一的意向(謝世忠，2004)。因此觀光對原住民於文化上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更包含了在面對「新」文化展演時其本身在舊的傳統文化上的省思、衝突與妥協。

多采多姿的原住民觀光雖為旅遊地增加了不少吸引力，而遊客的紛紛造訪卻也為在地帶來許多正面與負面的衝擊。紀駿傑(1998)指出原住民在從事觀光活動中可以得到的收益有經濟收益；取代較具破壞性的「開發」行為，如森林砍伐、採礦等；文化傳承與藝術品創作的延續；增進族群認同與自尊；教育觀光客認識原住民文化與生態並從而增進族群和諧。陳永龍(1994)指出與原住民社會相關的觀光發展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自然資源的掠奪，另一是文化資源的傷害，如山地歌舞、藝術品等。由於除了歌舞表演和山產品嚐外，工藝物質文化的陳列販售也是原住民觀光的重點，因此當原住民部落風貌、祭典、圖騰等被當作符號、商品在主流社會上流轉時，文化商品化的問題也普遍性的存在於各原住民觀光地區。另外觀光主客體的倒置情形使得在地原住民以客體的被觀光者自居，處於被動、焦慮不安的狀態，以遊客為主體導向去迎合市場期待下更因文化的差異接觸而產生衝擊。而郭建池(1999)便將過去國內外原住民觀光發展的衝擊做歸納，分為經濟、社會文化與實質環境的衝擊作說明，如表2-1-1所示。

自1990年代生態旅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大力推動下提出的生態旅遊(Ecotourism)，以及「國際原住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Indigenous People)、「國際原住民十年」的潮流趨勢影響下，引起對於原住民觀光所帶來衝擊的醒思，並有多處原住民部落紛紛轉為生態旅遊的經營模式。

表2-1-1 觀光發展對原住民地區衝擊表

衝擊層面	正面衝擊	負面衝擊
經濟	1.振興原住民地方經濟 2.創造就業機會 3.增加個人收入 4.改善工作型態	1.外來財團壟斷經濟利益 2.創造低收入的旅遊活動 3.造成原住民對於市場經濟、現金形成更大依賴 4.物價上漲生活費用提高 5.造成貧富差距更大 6.部落喪失對資源的控制權 7.旅遊季節性造成當地交通及勞力分配產生衝擊
社會文化	1.促使了當地傳統藝術再復興 2.強化族群意識及認同感 3.穩定當地人口結構 4.增進不同族群文化的交流機會 5.重新理解及詮釋自己的文化傳統 6.改善及提升原住民形象	1.文化商品化 2.文化退化 3.導致社會問題如行乞、吸毒、賭博、犯罪、賣淫等 4.手工藝品的低落與仿製品的出現 5.喪失文化的自尊 6.遊客歧視眼光使居民產生自卑感 7.觀光客與居民間的行為衝突 8.母語凋零 9.消費模式及價值觀改變 10.使居民變得較不友善 11.人際關係淡化 12.傳統技藝失傳 13.社會的差異及重視物質主義
實質環境	1.環境獲得完善的保護 2.基本設施的改善及整建 3.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型塑部落新風貌	1.加速資源的耗損 2.侵犯當地人生活空間 3.破壞生活環境品質 4.引起坡地崩塌水土流失

		5.生態系破壞 6.不當的開發設計造成景觀失調
--	--	----------------------------

第二節 生態旅遊

一、生態旅遊緣起

若不以「生態旅遊」此一語彙的出現而言，1980 年代前生態旅遊就實行許久，而眾多文獻也說明人類至少在羅馬時代就爲了實質自然的經驗而到野外旅行(Fennell, 1999)。達爾文正是一位很早前就存在的自然旅遊者(Hawkins, 1993)。

生態旅遊是慢慢演變而來，並非完全創新，且根源於自然和戶外的旅遊(Hawkins, 1993)。1970 年代隨著大眾旅遊人數的快速增加，諸多生態與社會面的不良影響逐漸出現，加上美國、加拿大地區設立的國家公園，爲保護大面積特殊生態及自然資源，枉顧在地居民(多爲原住民)的福祉及權益等，於是喚起人類環境倫理觀和對在地居民生活的重視。在 1987 年布蘭德爾報告所揭示的人類新方向：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更提出不可因爲現今需求而損及未來世代的發展(郭岱宜, 1999)。

關於探討此生態旅遊詞彙出現的學者與著作並不匱乏，如 Orams 和 Hvenegaard 將之追溯到 1980 年代。而較一致的文獻則指出 1980 年代早期 Ceballos-Lascurain 是第一位創造出「ecotourism」的人(Dowling, 2002)。其後的研究者更將生態旅遊追溯到 1960 年代，以 1965 年 Hetzer 的著作來解釋遊客、環境和文化交互作用的關係。

二、生態旅遊原則與定義

雖然生態旅遊在學術、企業上被廣泛使用，國內外許多學者、機關也紛紛提出對於生態旅遊的定義，然而不同的判斷標準、觀點以及哲學看法使得此一名詞至今仍缺乏一致性的認同。

對生態旅遊進行定義者不下數百人，都個別提出對生態旅遊的定義(Australia, 1992; Ceballos-Lascurain, 1996; Fennell, 1999; Honey, 1999; 王鑫, 2002; 郭岱宜, 1999; 劉吉川, 1994)等，其中 Fennel (1999)認爲生態旅遊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爲

基礎的旅遊永續形式，主要著重於自然的經驗與學習，和低衝擊、非消耗性以在地為方向的道德管理；生態旅遊以發生在自然的區域為代表性，且對於保育或保存這樣的區域有所貢獻。Honey(1999)說生態旅遊是以低衝擊、小規模型態到環境脆弱、原始保護區旅遊，有助於遊客教育，環境保育資金的籌措，當地經濟成長的直接受益，與培育不同文化與人權的尊重。王鑫(2002)也指出生態旅遊是一種旅遊的形式，主要建基在一地的自然、歷史，以及土著文化上（含原住民的或該社區的文化）。除此之外更有學者將眾說紛紜的生態旅遊定義分類整理(Carr, 2003; Fennell, 1999; 薛怡珍、賴明洲、李佩芳, 2006)，清楚呈現其基本原則與演變。

針對生態旅遊發展的基本原則 Holden (2000)指出有以下五點：

- 一、以自然為基礎(nature-based)：生態旅遊的發生依存在自然環境基礎下，並將焦點放在生態、自然及文化特色上。
- 二、生態資源永續利用(ecologically sustainable)：所有的觀光業都應該要在經濟上、社會上及環境上永續發展。
- 三、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ly educative)：區別生態旅遊和其他以自然為導向的旅遊的要素為，生態旅遊具有教育的功能，環境教育和解說創造美好的遊憩體驗中重要的工具，解說可幫助遊客學習，並且是生態旅遊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好的解說者對環境要有透徹的瞭解，並整合聽者的需求及技巧的使用。
- 四、當地受惠 (locally beneficial)：當地社會參與發展生態旅遊，不只是當地及環境受益，更能提昇遊客的遊憩體驗，因為當地可以提供知識、服務、設施和相關產品，生態旅遊同時也可以將收入整合作為資源保護管理之用。
- 五、遊客滿意(tourist satisfaction)：觀光客的滿意與否是決定生態旅遊能否長期發展的因素之一，觀光客的滿意來自於遊憩的體驗、行銷的方式、遊客的安全維護及資訊的提供。

2002 年「世界生態旅遊高峰會」(the World Ecotourism Summit)對生態旅遊也提出四個基本主張，內容包括：1.積極投入自然和文化遺產的保護 2.在計畫、開發和經營生態旅遊時，必要納入當地居民和原住民部落，並將成果回饋給他們 3.向遊客解說生態旅遊地區的自然和文化資產 4.生態旅遊的定位，較適合自助旅行者和其他有組織的小旅行團(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鄭先祐(2002)更以個人對生態旅遊的主張提出其核心價值的重要性，讓生態旅遊不被濫用，並緊抓住本質不與其他旅遊型式混淆，內容含括：

- 一、自然與文化的融合：

人類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在文明發展下，人類文化與自然世界的關聯卻被切割。生態旅遊帶領人們進入自然世界，不但促進生活文化與自然世界的融合，

同時讓人們有機會了解傳統文化的生活智慧，特別是與自然環境相關聯的智慧與經驗。

二、精神與品質的提昇：

人類的基本需求，著重於量的獲得。質的提昇是精神上的附加價值。生態旅遊，是以智慧價值的輸入，取代資源（量）的消費，提昇精神生活上的品質。

三、分散與多元的原則：

自然物理化學的現象，趨向單調，人類的量化生產趨向一致，但是自然生物的運作卻是趨向多元多樣。多元分散是自然生物運作的特質，也是生態旅遊的基本原則。

四、邊緣與核心的對換：

於邊緣地帶的住民，往往都是弱勢者。隨著生態旅遊的發展，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避免陷入財團與外力的主導範疇，且還能產出潛在的利益，讓當地的住民分享。

五、知識與經驗價值的肯定：

生態旅遊是件極困難的挑戰，如何於有限的資源運用下享有最大的價值，需要知識和經驗的輸入與運用。

三、生態旅遊衝擊

生態旅遊雖然不同於一般的旅遊型式，但由於大多數人仍對環境仍持「以人為中心」的觀點，因而對於自然資源抱有「使用」與「享用」權利的態度，加上生態旅遊的定義模糊、缺乏一致性的認同，導致對生態旅遊的誤認，而「綠色」與「對環境友善」的旅遊產品也如同雨後春筍般的相繼推出。

生態旅遊明顯帶來的正面衝擊，如在經濟方面鄭先祐(2002)便根據 Mastny(2002)所示指出，國際生態旅遊學會(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估計，全球號稱是生態旅遊的產業每年成長 20%，而且已經創造 1540 億美元的年收入。而陳明川(2003)也依 Vern C. Vincent and William Thompson(2002)所指，雖然生態旅遊只佔整個旅遊市場的 5%-10%，相對於傳統旅遊業 4%的成長率，但每年卻有著 10%-30%的高成長率，是目前全球最受歡迎且成長最快的旅遊市場。而生態旅遊推行下所產生的衝擊並非只有正面，負面衝擊亦不少，並可將其分為自然環境、經濟以及社會文化三面向，且以直、間接效益與成本陳述(Dowling, 2002; Weaver, 2001; 1998)，如表 2-2-1。以下研究者僅針對生態旅遊可能帶來的直接衝擊部分做說明。

(一)自然環境方面

最直接的效益是刺激保育和自然環境恢復，例如傳統非洲大型獵物區因為將野生生物作為生態旅遊資源，發現其產值比之前任何傳統使用方式來得高，因而促使在地居民與業者對當地自然資源的保護。最直接的成本代價包括永久的環境重組、廢物殘留與遊客行為的影響。如為了建造設施而移除樹木，廢水、食物殘餘和化學物質的遺漏，輸送材料、遊客的交通工具產生的廢氣，解說中心吸引其他生物靠近、向遊客介紹特殊物種、人類與野生動物不期的相遇等，都會對環境與其生物造成傷害（Weaver，2001）。

(二)經濟方面

直接效益有遊客消費收入、職業的產生與提供遙遠和附近地區經濟的機會。如 Elizabeth Skewgar (2007)在巴塔哥尼亞海岸對鯉魚漁業的研究，發現此一地區驚人的生物支撐著興旺的生態旅遊事業。而經濟上直接的成本包含生態旅遊開始進行前和現正進行中的花費，以進行生態旅遊前的土地購買、設施建構的開支，生態旅遊進行處的土地、設施維護和員工等為主要開支。

(三)社會文化方面

加強遊客與在地居民環境意識是其主要效益，Lee (2005)根據 Tubb 的研究指出，國家公園的解說服務確實增加遊客對當地的知識，並具有鼓勵降低對目的地造成負面衝擊行為的功效。而直接負面的影響有在地的不平衡與相互爭執。在地的不平衡與相互爭執等。而遊客不適當的行為或是與居民談話中介紹潛在外來價值等，也都會對當地文化價值系統造成影響(Weaver，1998)。

表 2-3-1 生態旅遊衝擊

潛在的生態旅遊效益與成本			
面向	影響	直接	間接
環境衝擊	效益	1.正式(保護區)和非正式對環境保護的刺激 2.恢復和轉換被修改過的環境 3.生態旅遊遊客主動幫助(捐贈、治安維持、維護等) 4.提供資金來源和擴張保育區域 5.生態旅遊遊客當作環境監視者	1.加強廣泛對環境福祉的支持 2.各種環境的利益導致地區的保護
	成本	1.旅遊人數快速成長 2.長時間區分、測量和監測衝擊的困難 3.永久環境的重組與廢棄殘餘的產生 4.所有旅遊引起的壓力	1.引起環境重組 2.遊客活動的衝擊 3.脆弱地區遭受較不有利的旅遊形式 4.自然經濟評估相關問題 5.依吸引力訂定自然環境在經濟上的價值
經濟衝擊	效益	1.產生收入與工作的機會 2.提供經濟機會給附近地區 3.在地經濟其他部分連結的潛能	1.開始的花費(收土地購、保護區建立、建築物建造、基本設施) 2.進行中的開支(基本設施的維持、籌辦、薪資)
	成本	1.高乘數效應(間接資金和業的產生) 2.刺激大眾旅遊 3.支持文化和遺跡的旅遊 4.從保育區域和固有生活方式的永續使用而來的經濟利益	1.不穩定的收入 2.進口和非在地人的參與導致收入遺漏 3.機會成本 4.野生生物對作物的損失
社會文化衝擊	效益	透過經濟利益與在地人參與，加強社區穩定性和福祉。	給予遊客和在地居民的美感、精神上的福利和享受。
	成本	1.文化和社會的入侵 2.優越外來價值系統的增加	1.在地居民潛在的怨恨與對抗

擊		3.減少在地的控制(外來的專家、遷入的工作尋找者) 4.在地的不平衡與相互爭執	2.遊客反對在地文化與生活方式(狩獵、砍伐或焚燒的農業)
---	--	--	------------------------------

(資料來源: Weaver, 2001 ; 1998)

四、生態旅遊指標

關於指標的定義Tschirley(1996)認為「指標可視為一種指針，用以顯示情形與趨勢，有助於計畫發展與政策的決定。」而葉俊榮與劉錦添(2004)認為「指標(indicator)是事物的徵兆、象徵，用以顯示系統的情況。並指出其具有描述、評價、解釋、預警與決策的功能；能夠顯示出關聯性、量測進展情況、解釋永續性，以及可以作為教育、激勵改善及未來行動之指引。行政院國科會1999年完成的「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提出指標的三大功能為決策預警、決策檢討與決策指引。Gallop'in也說，指標具有「描述條件和趨勢、跨區域比較、評估指標和目標或策略之關聯、提供預警資訊與作為決策資訊。」五項功能(引自黃文卿，2002)。葉俊榮主持行政院國科會1999年「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研究計畫，提出永續台灣指標的六項設計原則為對應永續發展理念、適當反應台灣狀況、著重指標間的互動關聯、呈現發展趨勢並採取「量」性指標、清楚設定對話對象包含公眾、決策者及專家三個層級、確保指標的代表性。

國內外關於生態旅遊指標建立的文獻為數不多，因此本研究將旅遊地訂定指標的研究簡述如下：

Abidin (1999)在馬來西亞 Taman Negara 國家公園進行研究，利用各科學領域專家和 Taman Negara 國家公園一般大眾建議的重複結合、德爾菲技術(Delphi Method)和問卷調查，過濾出最永續的標準指標，替當地訂定一套生態旅遊的永續管理標準。

劉柏瑩(2004)參考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指標、鄉村旅遊永續發展指標等，其將鄉村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指標構面分為當地社區、旅遊業者、遊客、遊憩地、食宿設施及交通運輸六個面向，擬定評量系統問卷，經專家修改後進行三次德爾菲問卷調查，並使用穩定度分析淘汰掉穩定度低的項目擷取出 80 個指標，即為鄉村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指標。

黃文卿(2002)依對文獻的分析取得國家公園永續指標評量系統模式後，採專家意見深度訪談、原住民深度訪談、遊客滿意度問卷調查、管理人員和志工認同感問卷調查、AHP 階層分析等方法，建立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管理指標系統

及各永續指標內容，並應用自然度理論、植群樣區理論和物種調查之廣泛度和深度探知國家公園推動長期生態研究的成果，最後以我國歷年編列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經費之相關經驗，提出該指標的衡量標準。



第三章 部落生態旅遊

第一節 部落定義

根據原住民基本法條款對原住民族、部落與原住民族地區所做的定義：

一、原住民族：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二、部落：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但若依原住民基本法的定義，台灣尚未有向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申請而核定具有法人地位的部落。如此而言怎麼樣才是一個部落呢？

黃宣衛(2005)認為就政治層面而言「村落實是一個自治單位而可以稱之為部落(tribe)」，在此一基礎上，早期的部落是一個具有集體防衛、集體農耕漁獵、集體舉行儀式、共負罪責等功能的單位。劉烱錫(2007a)也指出原住民在被統治前通常是以部落名自稱，部落才是原住民的主權單位。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在國家主義尚未進入前，部落文化盛行且各有其文化生活圈。在國家還沒解構部落之前，部落主義是這些部落居民的集體意識，而其文化生活圈幾乎等同於部落傳統領域或部落地圖的範圍(劉烱錫, 2007a)。在趙中麒(2003)台灣原住民族生成三階段裡，第一階段所提及的原型民族概念說明部落是成員生命的歸屬，各種政治制度、漁場與獵場的領域觀亦以部落為中心；部落的疆界就是當時原住民政治、經濟等活動的疆界，呈現出部落主義(tribalism)。趙中麒(2003)並指出「部落主義代表的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文化單位與政治單位，各單位有自己的領域、政治制度、祭典儀式，以及規範部落群己界線的倫理禁忌等，並共同構築成一組以部落為範圍的文化複合體(cultural complexity)。在客觀上，部落界定了不同群體的疆界；在主觀上，部落是自我的根源，是許多個體共同生活的集體基礎與聯繫紐帶，通過共同參與祭典儀式或遵守部落禁忌等文化參與(cultural participation)方式，彼此認知同屬於一個自我確證(self-definition)的共同體，從而在主觀上認知了不同群體的邊界。」

然而部落並非一成不變，在殖民與國家統治後部落傳統文化與其主體性逐漸

消失，加上遷徙、政治與通婚等因素下，傳統部落的價值觀、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與位置、範圍和樣貌等都受到影響，居民中出現原漢混居的現象亦是常態。也有由幾個部落集合起來而形成新部落的情形，以台東縣市部落為例，陳文德(1999)言卑南社從舊社遷居到今日南王，建立一個境界清楚劃定的部落。此種聚集方式與規劃整齊的部落景象和原本卑南社散居於三方的情形不同，以地理上的明確界限將其與南王部落歸屬為同一個部落。而卑南鄉的達魯瑪克部落(東魯凱族)則傳說因瘟疫遷村，人口銳減下曾引進屏東縣瑪家鄉的 padain(排灣族)部落居民共同協防傳統領域。換句話說，即原來的部落在遷徙、重組後仍可以形成部落(劉烱錫，2007a)。

若依上述，那是否原住民社區或聚落都屬於部落呢？以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新村而言，雖先後由七個部落居民遷徙來此組成，但是既無原住民族的一定區域，也無以傳統規範共同生活而結合，並非原來的部落也非新的部落，其只能稱是一新村。

若在律法尚未完備的今日只能依法令所訂定的「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才能稱為是部落，則現今原住民若要向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申請而核定具有法人地位仍有困難。

第二節 部落生態旅遊探討

一、部落生態旅遊對象

長久以來受「漢人—原住民」宰制關係、漢族同化教育政策等歷史經驗的影響，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不論是語言、傳統規範、生態智慧、傳統技藝等，都有逐漸流逝的趨勢。雖然 1980 年代開始的原住民運動激起原住民的族群認同感，然族群卻是一想像、虛擬的稱呼，對原住民而言，部落才是各民族的主體(趙中麒，2003)。因此便有人提倡部落主義，以部落為主體，重建原有的部落體系與文化傳統。

為確保部落主體性的完整、維護社會秩序，傳統原住民部落社會裡長老、頭目等代表決策者利用部落會議、議會或其他可代表部落意見的形式進行決策。只要是與部落相關的事務，不論大小，多需要經過此類具有代表性的組織決策後始有正常執行的可能，由此可見部落決策者與具代表性決策形式於部落社會體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在 2006 年「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的專家學者與原住民代表座談會中，浦忠成認為應該將部落會議、部落議會等成為一代表性組織(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2006)。前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也於 2006 年一專訪中表示部落會議可以找回過去形成決策的模式，透過部落內各類團體、組織推出代表組成基本成員，包括教會、社區發展協會、婦女會、民選代表、學校、派出所等，共同討論部落事務；然部落議會是一個正式組織，未來的目標是像縣市議會一樣的公法人，需要立法(李珊，2006)。但並非所有部落皆有類似部落會議或議會等的決策形式，因此研究者認為只要是趨近於部落會議或其他可以代表部落意見的組織模式，都可為部落代表性組織。有鑑於此，部落生態旅遊於推行前，其旅遊經營者及其相關合作夥伴勢必先獲得代表部落意見的組織的認可才能進行。以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在 2007 年 3 月 1 日到 4 日於達魯瑪克現居部落與舊部落 kapaliwa 舉辦的「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活動而言，其結合台南大學生態旅遊研究所與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之生態旅遊課程，讓研究生到 kapaliwa 舊部落體驗兩日的傳統生活，再邀請部落長老與諸位意見領袖包括頭目、村長、前村長們、婦女會(前)會長們、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文化協進會理事長、教會代表、以及當地諸多耆老等，於卑南鄉東興社區活動中心舉行「達魯瑪克舊部落生態旅遊研討會」活動，便是以趨近於部落會議而可以代表部落意見決策的方式進行。並且在此一研討會中，因南島社區大學執行「原住民永續利用傳統領域自然資源」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而成立的台東縣南島採集館也經由與部落的討論而取得於部落內進行部落生態旅遊的認可資格，以便於往後以合作夥伴的關係在當地經營、推行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

除了決策者以及可以代表部落意見的組織外，部落內的旅遊經營者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本研究的「旅遊經營者」，指的是一群具有部落發展使命感的人，包括當地旅遊經營業者以及其相關的合作夥伴。這樣一群為部落整體發展努力的人，依其在旅遊活動中擔任角色的不同，其各自肩負的使命也有些微差異。如部落導覽解說員向遊客進行導覽解說服務，並降低遊客進入當地所可能帶來的衝擊與影響；藝品銷售業者供給遊客對部落文化藝術喜好的消費、滿足遊客紀念與贈與的需求，並延襲部落傳統文化技藝的傳承；餐飲業者一方面滿足遊客對原住民飲食上的好奇與慾望，同時也保留與創新部落的飲食文化；民宿業者提供遊客在部落內住宿的場所，並促進部落居民主動與遊客的互動，進行文化交流；交通運輸業者提供遊客來返旅遊地接泊的服務，降低遊客自行前來的困擾。

任何遊客皆是部落生態旅遊的旅遊對象，不受種族、年齡、性別等的限制。以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舉辦的營隊、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和台東各旅行社合作的旅

遊活動為例，如 2007 年的「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酸甜苦辣嚐百草」、「小米收穫祭 begas 山林奔跑訓練夏令營」等營隊以及個別參與的散客、小型團體都顯示遊客身分的多元化。

二、部落生態旅遊範圍

在部落的遷徙、與漢文化接觸下，原住民離開原本生活的領域、逐漸疏離原來的生活方式，並重新學習、適應台灣主流社會生產謀生的方法。因此，除了少數獵人外，大部分原住民已經斷絕和傳統領域間的連結。然而，部落傳統領域是靈魂所在、具神聖性意涵，是部落文化持續發展的基地，一旦失去和傳統領域的聯繫，對於自然、祖居地的感動與敬畏將變得陌生而無法體會。

2007 年行政院院會通過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清楚定義原住民傳統領域。「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指依此法劃定的原住民族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週邊獵區或耕墾的公有土地；「原住民族傳統海域」指依此法劃定的原住民族早期以傳統方式進行的漁撈或祭典的週邊海域。

原住民族在與山林水湄融合的生活方式下擔任自然的守護者，傳統領域裡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環境適應而產生的生活方式、價值與智慧是原住民最大的資本；而目前多數部落的所在地是居民生活、活動與社會網絡之處，雖多不具神聖意涵卻也是居民關心與全部生活的重心空間。因此，研究者認為，台灣原住民應該盡量以傳統領域或目前部落的生活區域為範圍，找回數百千年來與土地、海洋密不可分的關係和文化對心靈的慰藉，恢復和祖先原本傳統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不會相差太多的生活模式，並以演化而來的傳統生態智慧謀生。換言之，即部落生態旅遊應該於各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施行。

以台東縣南島採集館為例，其與部落合作而推動的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活動，主要範圍是部落傳說中洪水時代祖先逃難到肯杜爾山(kindwor)，洪水退去後在 taipulen 建立 taromak(達魯瑪克)部落，於瘟疫後連續遷村三次才抵達的 kapaliwa。而 kapaliwa 舊部落是在 1923 到 1926 年間日人尚未強制遷移前，部落居民長久居住的區域，隸屬此達魯瑪克部落傳統領域土地範圍。藉由生態旅遊活動的舉辦，讓部落內居民再次有與傳統領域接觸的機會，找回人與土地、文化的連結，因而重建部落。

三、部落生態旅遊前提

在「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經濟及產業發展區域細部規劃」(馬凱，1999)計畫裡，其對原住民經濟體系的基本構想中提及，經濟發展應儘可能讓原住

民族保持最高的自主性，且應與原住民族所擁有的資源如土地、傳統文化與生活習俗、各項技藝、藝術專長等密切結合，相輔相成發展出既有特色又有利益的原住民經濟體系。因此，研究者認為部落生態旅遊的發展必須融合部落社會、文化與經濟，並將生態旅遊所重視的自然資源保護納入其中，意指部落生態旅遊應該具備「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及「符合生態保育原則」兩項前提。

(一)在「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

1.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發展方面：

在未受到工業化衝擊前，原住民部落的自主性社會體系相當完整，然而在來自漢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見甚至歧視，致使應享有的權益遭受剝奪，以及早期同化政策的宰制下，原住民已然失去對群體的認同感。

吳乃德(1993)認為缺乏群體認同的人，不可能以群體分子的身分發展出任何的行動和態度傾向。他進而指出族群認同是個人將自身定位在社會某一群體之中，同時對該群體懷有心理上的歸屬感。認同是一種歸屬感的表示，認同意味著等同、同一、確認、歸屬、贊同、擁護的意思(洪謙德，2002)。譚光鼎(1998)認為認同作用是一個人將他人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或人生觀、價值觀予以內化的過程。目前原住民之族群別來自於外在學術界與政府的歸類與命名，對原住民而言，部落才是各民族的主體(趙中麒，2003)，部落社會應是孕育原住民文化之母體(劉焜錫，2004)，因此，群體的認同應以地方為主體，即強調部落認同的重要性。

除對內的自我部落認同外，對外地方認同的建構也有助於地方認同的強化。Ray(1998)指出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又梁炳琨、張長義(2005)引 Paradis 2000 年所言地方承載了過去的歷史文化，成為居民認同的指涉，如此地方感或地方認同成為地方再發展的動力與策略。因此，本研究認為居民對部落的認同與從對自屬部落的認同衍生出的行動可能，即所謂的社會力，是部落社會動員、發展的要素。

蕭新煌(1989；2000)認為社會力是民間力量集結的伸張，其更引用 Milofsky 於 1979 年所言，說明社會力具有使在發展中的社會顯得更蓬勃、更均衡；提供社會上受到挫折、遭遇困難的個人，一些比革命或攻擊性行動更適當的溝通方式和管道；給予安撫或支持，有穩定個人情緒的功能。因此，有社會力的群體將有凝聚成員的能力、幫助社會均衡發展、協助弱勢以及個人成長。

2.有助於整體部落的文化發展方面：

台灣原住民族在中國傳統華夷世界觀、吳鳳污名的象徵、漢人刻板印象、成

見與歧視、歷史經驗、社會文化傳統的失能以及原住民的情境反應因素下，形成了所謂的認同的污名感(謝世忠，1987)。這是指一個族群、特別是少數族群，具有某種確實的、虛構或想像出來的特質；通常與貧窮、依賴、低劣等連結在一起，不僅為該族群所厭惡，其他族群也敬而遠之，且該族群成員因這些特質而表現出強烈的自卑或誇張的自尊，產生畏縮與防衛兼具的矛盾情節(譚光鼎，1998)。

譚光鼎(1998)指出，文化認同是個人接受某一特定族群之文化的態度與行為，並且不斷將該文化的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文化認同不但影響個人對自我的定位，引導個人心理歸屬的趨向，更影響族群的凝聚與否(譚光鼎、湯仁燕，1993)。趙世林(2006)也指出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而原住民在喪失高度對自我文化認同後，不願承認自己的先賦身分、刻意拋棄認同，更在接受社會主流文化的同化下對傳統文化產生自卑等負面情感，如此低文化自信也將難保傳統價值觀、語言、宗教、文化等的延續。

擁有文化自信的國家，才能透過文化的自主創新能力、特有魅力、巨大包容力成為一個適應世界潮流又保有自身特色的國家(張軍鋒，2007)。因昔日部落單位等同國家單位，原住民部落發展可於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下，經由文化價值的感受增加文化的自信，進而促進傳承部落傳統文化。馬文國與邱丕相(2006)認為所謂文化的自信是在當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和衝擊，還有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被爭奪和流失的狀況，作為中國人，應當對自己民族的文化有足夠的自信，相信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優秀的，並且會從這璀璨的文化中獲益無窮。他們更指出對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對民族文化瞭解基礎上，一個對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不會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多麼深厚的感情，更無從談起背負一種責任以對這種文化有所作為，去弘揚這種優秀的文化。若依他們對文化自信的闡釋，而將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各以台灣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文化替代來解釋原住民的文化自信，研究者認為原住民的文化自信是瞭解自己部落文化後，相信文化的優秀、可以從中獲益甚至背負發揚責任的覺醒。

促進部落永續發展需要傳統文化的基礎，而對文化的認同、文化的自信則可以在保存與傳承上有所行動。但研究者所謂的文化保存與傳承並不代表是要走回頭路，使原住民回山上打獵、種田、穿山地服、打赤腳過百年前的生活。原住民生活的現代化也不必然蘊含著對自己傳統價值的揚棄，而是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一種整合和拓展，配合時代與科學精神予以發揚(王棟，2002；劉焜錫，2007b)。而觀光市場也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Cohen，1988)。因此，研究者認為做好文化保存與傳承是未來部落文化創新、發揚的基礎，是目前刻不容緩的要務。

3.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經濟發展方面：

因現實經濟考量，在工作機會貧乏的原住民部落裡，青年不得不紛紛前往都市發展，但礙於價值觀差異與漢人的刻板印象，往往只能從事社會底層的工作，因此，在追求較好經濟的同時也產生自我認同的失調，淪為社會底層的階級(趙中麒，2003)。一旦原住民部落重獲生機，可以創造出更大數量的工作機會，提供原住民青壯人力在其家鄉與族人親友共同生活，讓文化傳統與經濟活動完全整合(馬凱，1999)。

原住民文化裡有高度的互助協作、共同生產與生活的傳統模式(馬凱，1999)；其部落經濟是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以合作為關係的形式，而共享性分配原則重視食物與財產的分享，保證每位成員的溫飽進而促進群體的團結，有別於以個人利益為優先的市場經濟。

馬凱(1999)認為部落觀光、商業收益，除直接參與人員收取的酬勞外，其餘都應在部落共同組織的主導下，依共營精神由部落成員共享。研究者認為此原住民經濟理念是部落內分享社會的實踐，部落生態旅遊也應以此為圭臬，將所得利益分享給整體部落。於分享的文化外，傳統部落社會對邊緣、弱勢者的照顧亦不匱乏，昔日以生活所需品的提供作為資助，今日則多以社會福利的推動方式予以幫助，如部落自主性經營達娜伊谷觀光的阿里山鄉山美村，其社區福利有老人安養、就學補助金、急難救助金等(王嵩山，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部落生態旅遊推行時旅遊業者或其合作夥伴，都應在盈餘能力內，以類似獎助津貼的方式表達對身心障礙、年齡、家庭等因素造成有生計維持困難居民們的鼓勵與扶持，是一種對部落內弱勢群體關懷照顧的實際表現。

(二)在「符合生態保育原則」的前提下

因為缺乏對自然環境的認知，一般人容易對自然環境感到不信任與焦慮不安，因而無法放心擺脫框限住的生活習慣而融入自己感到陌生的環境。謝世忠(1994a)指出，來自現代社會的觀光客，雖嚮往著自然原始，卻又要求把現代的生活設備也搬來棲身，才能放心的接受自然與原始。由此可見在認知、觀念上無法認同人屬自然環境的一部分下，對環境友善的行為便難以預見，以致人定勝天的觀念無法推翻，造成對環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逐漸破壞依然持續。

因此，在部落生態旅遊中，研究者沿用生態旅遊中對自然經驗與學習的重視：包含教育、對自然環境的解說，使遊客以低衝擊、非消耗性為道德的管理，於瞭解生態環境之奧妙外產生愛護之心，進而並在接觸的過程不破壞資源(Fennell，1999)。不但將自然經驗與學習列為重心，並認為旅遊活動應合乎生態保育的原則且有助於未來生態保育且應。

1.合乎生態保育原則方面：

生態保育原則是以生態保育為依據的基本準則，王麗娟與謝文豐(2000)認為生態保育的概念是維持現有自然生態體系的平衡穩定，是人類生存與繁榮的基礎；人類文化與精神的根源來自於美麗的自然景觀與自然界的動植物；自然資源屬於全國國民乃至於全人類所共有，任何人不能非法將自然資源佔為己有。他們更指出生態保育是要尋求人類長遠的福祉，希望在人類活動和其他生物與環境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即在不影響物種生存的原則下，儘可能的保護物種棲息地的完整性(王麗娟、謝文豐，2000)。

回想堪稱無煙囪工業的旅遊活動對環境友善關係的質疑，和因此衍生出的生態旅遊，以及假生態旅遊名義卻行大眾旅遊之實而造成許多原先未受干擾且較脆弱自然環境破壞的旅遊活動。因為生態資源的維護有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文化建立，並對景觀旅遊等事業有相當助益(薛達元、王禮嬋、周澤江、鄭允文譯，1997)，因此，研究者認為部落生態旅遊應該以前車為鑑，持文化中對生態環境的敬畏，用更低干擾、低衝擊的方式對待環境，並且仔細審視對在地的生態環境，如野生動植物、森林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與海洋資源等的自然景觀、生物多樣性是否造成實質不利的影響。

原住民傳統知識是歷代在其傳統領域內與環境互動下的長期生活過程所產生、累積，對於環境之認識、保育與利用的相關知識。因此，原住民若以其生態智慧、與自然和平共處的傳統知識進行部落生態旅遊活動，不僅自然環境的經營與保護可不假手他人，自然景觀亦可獲得更好的保存與發展。就此，若與其他旅遊活動像大眾旅遊、文化旅遊、一般生態旅遊等相較，則部落生態旅遊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在原住民更適宜、更合乎生態保育原則的方式對待下應該更低。

2.有助於未來生態保育方面：

「如何理智的運用環境？」此為人類談及環境時最直接的想法，持著以自然為依歸、以生態為中心思考的環境倫理觀者，會思及給予自然環境適當的尊重與義務，認為自然環境屬地球所有生物所有，人類沒有權力分開或是給予管理。若以整體生物群落的觀點而言，人類為生物群落中的一份子人，應與其他生物共存榮(王麗娟、謝文豐，2000)。然而人類因物質享受、生活便利等卻日漸加重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為了促成自然生態及人類本身生存空間的永續發展，關懷地球(Caring for the Earth)將「改變個人的態度、生活習慣及行為」作為提議的原則之一(王鑫，1999)。

1997 年的聯合國國際環境教育會議，定義環境教育為「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成分

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楊冠政，1997)。楊氏也指出環境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改變人們實踐負責的環境行為。且基於環境教育裡有關地球環境、人類為生態系成員，以及使人類活動與生態系過程和諧的方法可達成環境品質的維持等基本原(楊冠政，1997)，和研究者多次參與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舉辦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和台東各旅行社合作的旅遊活動等，從參與學員的觀察裡，發現部分對自然環境的倫理價值觀、個人環境行為，在部落青年與耆老等導覽人員解說、相處下有了些微的改變，而影響程度因個人的特質而異，因此，研究者認為環境教育還具有促使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個人環境行為轉變的可能，而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相關的研究中(沈廣城，2002；陳志欣，2003；黃耀慧，2004；鄒東明，2002)也指出兩者有顯著的相關性。吳正文(2005)也指出較正向積極環境倫理信念對動物保育行為有正向助益。換言之，即環境教育有助於個人未來的生態保育，而藉由環境教育讓遊客產生正向對環境的思維、環境倫理的價值觀，可使其日不論在都市、鄉村、山林、海域等環境都能持著人類與環境和平共處的態度，使其行徑表現更合乎生態保育之行為，甚至未來對於環境保護能有更具體的實際行動。

第三節 部落生態旅遊定義

一、部落生態旅遊定義

目前於原住民部落或地區推行的生態旅遊活動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新竹司馬庫斯部落(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2006；洪廣冀、林俊強，2004；陳錦鴻，2005；葉家龍，2007；蔡秀菊，2005；藍淑琪，2003；蘇霽蓉，2006)、南投縣巴庫拉斯部落(吳昂謹，2003)、阿里山山美社區(王嵩山，2003；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1998；李永展，2006；邱廷亮，2003；吳淑女，2003；陳篤堯，2007；陳明川，2003；梁炳琨，2006；梁炳琨、張長義，2005；莊啓川，2002；盧道杰，2004)、阿里山茶山村(洪進雄，2003)、屏東春日鄉部落(林光浩，2006)、屏東阿浦當地區(周義男，2004)、花蓮馬太鞍溼地生態園區(張淑慧，2004)、花蓮太魯閣大同部落(甘明翰，2007)等地，且以部落生態旅遊活動為主題的研究亦逐年攀升，但其中進行部落生態旅遊定義論述者卻稀疏可數。

黃耀雯(2001)認為部落生態旅遊的基礎架構立基於部落內部社會的經濟、生態

和文化，並輔以平地社會的蒞臨和國家的幫助而建立。其更提出十一項實踐運作的方針，包括：1.成立地方(社區)組織的必要性 2.協助部落擬具財務規劃，向行庫爭取貸款額度 3.土地為原住民生存的根本，切勿輕易讓售或設定抵押 4.收取入園費、清潔費及解說嚮導費的必要 5.寧可放慢開發腳步，也應在穩定中求成長 6.實施承載量管制的重要性 7.設置過多的旅館(民宿)將導致環境品質的惡化，應與設限並儘量設於適當距離以外 8.生態旅遊景點環境維護範圍宜大，並鼓勵鄰近部落共同參與環境的維護 9.應該善於運用學界與媒體的知識與力量 10.對地方社會教育訓練的必要性 11.政府的全力支持，才是原住民部落發展旅遊成功的關鍵。

本研究認為其內容並未對部落生態旅遊給予明確定義，且在其建構的部落生態旅遊概念裡，認為部落生態旅遊的推行必須先滿足其對經濟的需求，其後部落的支持和參與意願才會提升，使其地區的生態與文化得以永續發展。黃耀雯(2001)的說明是以經濟為優先考量，與研究者認為部落應以集體、自主意識的文化重建與發揚為思考後再朝產業發展的思維不同。

而葉家龍(2006)在其研究中提出對部落生態旅遊的定義為「原住民自主運用其週邊自然資源與部落特有的文化作為觀光遊憩資源，利用其居住形式、飲食、信仰、音樂、舞蹈等來吸引遊客前往，供遊客滿足其慾望或需求的任何東西，並由部落主導的呈現方式包括：實體產品、服務、人、地方、組織與理念。」本研究認為此說法是以遊客需求和產業經濟為優先考量，無法感受到研究者或居民因為對己身文化的認同以及為部落整體發展努力的使命。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來看目前部落生態旅遊的定義，經濟發展仍居首要地位；而其他部落相關生態旅遊的文獻裡，本研究依其性質約略分為六個層面，分別為態度(葉冠瑩，2001；葉家龍，2006)、認知和滿意度(陳明川，2003)、潛力(林光浩，2006)、規劃(甘明翰，2007)、效益初探(吳昂瑾，2003；周義男，2004)與其他(張玲玲，2004)等。研究者發現以社會文化和人為出發點的實為少數，更看不出其負有因了解、認同、產生情感關懷後對其研究與部落發展的使命。

研究者於2006年9月到2008年3月在達魯瑪克部落活動參與、語言課程習學、以及和部分居民互動、非正式訪談的過程中，將部落對本研究者的吸引力經由多次接觸與瞭解後產生對其傳統文化的認同與關懷，並將部落正向和永續發展視為個人的使命。在使命感與個人對部落生態旅遊的探討中，研究者從部落自主性、集體發展的觀點出發，提出部落生態旅遊的定義，認為部落生態旅遊應該是：

旅遊經營者及其合作夥伴，在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及符合生態保育原則的前提下，經過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之認可，在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所實施，並經檢視合乎上述前提與過程之旅遊活動。

而此部落生態旅遊定義是以「經營者及其合作夥伴」、「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為對象，以「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為活動範圍，在「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和「符合生態保育原則」兩項前提下，經由認可的決策過程所成立。

二、部落生態旅遊定義說明

研究者的部落生態旅遊定義，依照本研究中對部落生態旅遊的探討以及參考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第十八次委員會議，2004)後將其分為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三構面，並以達到永續社會(文化)、永續經濟和永續環境為目標，如「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和「符合生態保育原則」就分屬於永續社會(文化)、永續經濟與永續環境。若依據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綱(2004)裡所言，永續社會著重公平正義、民眾參與、社區發展與人口健康的追求，而永續經濟著重綠色消費、清潔生產與綠色產業，永續環境重視自然保育、公害防治與環境規劃，依此看來對於原住民部落的需求顯然有些不足與不夠符合，因此，以下研究者以台灣原住民部落特色為主，依照定義分別進行「經營者」、「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符合生態保育原則」、「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認可」、「範圍」、「檢視」與「旅遊活動」部份的說明，詳見表 2-3-1。

表 2-3-1 生態旅遊定義說明

類別	定義內容	說明
經營人	旅遊經營者及其合作夥伴	指所有進行部落生態旅遊的旅遊業者及其合作夥伴。(例如:手工藝、餐廳、民宿…等。)
前提一	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	居民對部落的認同、部落社會力提升；文化認同、文化自信以及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實踐分享社會。
前提二	符合生態保育	遊客的環境倫理價值觀，以及對生態環境的行為與習慣較以前更為友善；與其他旅遊相較，對在地生態的影響較低。
決策過程	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之認可	指經過部落會議、部落議會，或趨近於可以代表部落意見的組織模式。

範圍	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	部落傳統領域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依法劃定的原住民族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週邊獵區或耕墾的公有土地。生活範圍指居民生活、活動與社會網絡之處。
檢視	檢視合乎上述前提與過程	在上述各項前提、過程、範圍等的確立後，建立一套評量辦法來檢視。
活動主體	旅遊活動	整個旅遊旅遊活動過程，涵括接洽、交通、導覽、住宿、餐飲、展演、藝品等。

第四節 部落生態旅遊指標

從本章對部落生態旅遊的探討，及其後部落生態旅遊的定義後，研究者認為凡是經過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之認可，在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所實施的旅遊活動，應該有一套衡量的指標以探討該旅遊活動是否合乎部落生態旅遊之前提。因此提出下列指標：

一、整體部落社會發展

(一)是否有助於整體部落社會

- 1.是否有助於居民對部落的認同
- 2.是否有助於部落社會力

(二)是否有助於整體部落文化

- 1.是否有助於居民對文化的認同
- 2.是否有助於居民對文化的自信
- 3.是否有助於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三)是否有助於整體部落經濟

- 1.是否有助於部落在地就業的機會
- 2.是否有助於實踐分享社會

二、合乎生態保育原則

(一)該旅遊活動是否是否合乎生態保育原則

- 1.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 2.否對環境的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

(二)該旅遊活動是否有助於未來的生態保育

- 1.是否有助於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 2.是否有助於遊客行為的正向轉變

第五節 部落生態旅遊指標檢測評量方法

一、整體部落發展方面指標評量

(一) 是否有助於居民對部落的認同

關於族群認同的發展各有其說法，也有許多學者提出族群認同發展的理論，其中 Cross 在 1971 年根據許多非裔美國人對族群認同發展經過重大轉變的經驗而提出的五個發展階段為最早，分為認為種族不重要的接觸前期；個人的自我認定價值觀受到衝擊的接觸期；開始看重自我文化價值的沉浸期；對自屬種族感到自信且有安全感的內化期；較會參與活動、期望有所貢獻的內化承諾期，個體有可能停留在第四階段不再向前，或是經歷過新的接觸經驗後再次循環(Helms，1990；Seidman，2006；卓石能，2002；劉若蘭，黃玉，2005)。對原住民而言，部落才是各民族的主體(趙中麒，2003)，部落社會應是孕育原住民文化之母體（劉烱錫，2004），但目前為止仍未有學者提出部落認同發展理論，因此，研究者將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發展階段作為衡量部落居民其部落認同的發展情形參考。詳見表 3-5-1。

表 3-5-1 Cross 對族群認同的五個發展階段

期別	階段	狀況
接觸前期 Preencounter	1	個體以主流白人的世界觀為自己思想觀念的參考，對主流族群持正面看法，甚至貶低自我少數族群，不會檢驗自我少數族群的認同感，也不會質疑對家庭與社區的態度。

接觸期 Encounter	2	個體在社會中遭遇種族主義、種族歧視與種族偏見，會開始懷疑自己的世界觀與族群身分，因而開始重新評價自我族群，進而尋求新的自我認同，從此開始涵化族群文化，並探索族群文化及意義。
沉浸期 Immersion-Emmersion	3	個體沉浸於族群文化之中，開始看重自我族群的文化價值，以自我的族群身分為榮。
內化期 Internalization	4	從反白人沒有種族偏見的觀點，個人對成為一個黑人內心感到安全並有自信，此階段特徵是個人意識型態有彈性，心理開放具有平靜安定地行為態度。個人內化過程中，認為黑人是多元族群中的一個，其與白人或其他族群的關係需要相互重新協調。
內化承諾期 Internalization-Commitment	5	此階段個人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並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

(資料來源：Helms，1990；卓石能，2002；劉若蘭、黃玉，2005)

(二)是否有助於部落社會力

劉烱錫(2007)以社區主義的概念，將社區發展程度分為五期十個階段，包括沈睡期無人發起社區關懷；覺醒期為有人關懷社區，並組織團體；學習成長期指社區組織能動員居民，並具有解決社區問題的經驗；茁壯期指社區組織已被大部分居民認同，並普遍能解決社區問題；成熟期指社區組織長久運作，能解決問題、營造願景、創造幸福，乃至社區內部有多元分工的團體，外在也與許多團體形成伙伴關係(詳見表 3-5-2)。因為部落也是社區的形式之一(喬治·彼德·穆道克，1996)，而社會力是民間力量集結的伸張(蕭新煌，1989;2000)，因此研究者認為劉烱錫(2007)的社區發展程度可作為社會力指標的參考。

表 3-5-2 社區營造的階段

期別	階段	狀況
沈睡期	0	無人發起關懷社區。
覺醒期	1	有人發起社區關懷，尚未組織社區團體。
	2	有社區團體，但很少運作。
	3	有社區團體，運作個人化。
學習	4	社區團體具有動員社區居民能力。

成長期	5	社區團體有透過居民參與過程而解決社區問題或協助社區發展經驗。
	6	社區團體組織運作有效率：決策、財務、文書、人事等順暢。。
茁壯期	7	社區團體廣被居民認同，能代表社區，有主體性。
	8	社區團體可解決社區問題，包括治安、產業、教育、文化、衛生等。
成熟期	9	居民有可參與、認同、信任、常態化的社區團體為社區解決問題、營造願景、創造幸福。
	10	社區內團體多元化且成夥伴關係。社區與其他社區、社團、學術界、企業界、政府組織形成可靠的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劉烱錫，2007a)

(三)是否有助於居民文化認同

謝繼昌(2003)認為群體認同是以文化範疇來建構的，所以基本上是一種文化認同，也是一種文化建構。他更指出族群認同是文化的展現與再確認，文化認同包含族群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文化認同不但與部落認同一樣可以 Cross 在 1971 年對非裔美國人族群認同提出的五個發展階段(如表 3-5-1 所示)，作為衡量部落居民其部落文化認同的發展程度參考，更能將部落認同指標置於文化認同指標的範疇中一起進行評量。

為更清楚表示部落生態旅遊對部落居民在此指標上的影響，研究者以活動前、後認同階段變化做為判別是否有影響依據，方法與居民對部落的認同指標相同。

(四)是否有助於居民文化自信

研究者以馬文國與邱丕相(2006)對中國文化自信的闡釋為基礎，認為原住民的文化自信是瞭解自己部落文化後，相信文化的優秀、可以從中獲益甚至背負發揚責任的表現作為部落居民文化自信的衡量，並依此將部落居民的文化自信做以下等級分別。以 5、4、3、2、1 作為「文化自信」指標衡量中表示「完全有自信」、「有自信」、「有點自信」、「無自信」以及「完全無自信」的程度別，並以活動前、後層級變化做為判別是否有受影響的依據。

(五)是否有助於部落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黃光成(2006)認為民族文化傳承的有效途徑是從民族內部形成動力和機制，因而強調扶持民族傳統組織以傳承民族文化。在黃氏的德昂族研究中也指出藉由扶持延續了千百年的男女青年組織來進行民族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活動，讓青年參與其中獲得更多的傳統教育應該是一條有效的途徑。

台灣傳統部落社會中的男女青年組織一般是由未婚的青年所組成，除具有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外，許多部落內的男子會所更是青年在敬老尊賢、傳統規範、部落防衛等價值觀養成的中心，因此，研究者認為部落內青年組織的再興、延續、文化學習和傳承活動可作為本研究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指標的參考。

(六)是否有助於部落在地就業機會

部落生態旅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是因應其發展所需的一系列服務設施，除管理人員、導覽解說員、服務人員之外，還需要住宿、餐飲、商業、交通、文化等業者的配合，而這些服務設施會因企業管理、資金、客源、副業經營以及未與旅行社建立機制等因素造成參與程度、經濟效益等的差異(張玲玲，2004)。

因此，本研究以部落生態旅遊活動的主辦單位，在活動期間所創造的在地工作機會數做為指標的衡量。

(七)是否有助於實踐分享社會

馬凱(1999)認為部落觀光、商業收益，除直接參與人員收取的酬勞外，其餘都應在部落共同組織的主導下，依共營精神由部落成員共享。而此一公平分享機制的設立，將可以作為對整體部落、邊緣、弱勢者的照顧，如部落自主性經營達娜伊谷觀光的阿里山鄉山美村，便以清潔費的收入編列出像老人安養、就學補助金、急難救助金等社區福利經費(王嵩山，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對部落有益的公平分享機制設立與否可為此指標的評量。

二、生態保育方面指標評量

(一)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的自然景觀、生物多樣性是部落生態旅遊的重心之一，因此，研究者認為活動範圍的自然度變化以及野生動物數量、分布情形可做為指標的衡量。

徐國士(1984)指出「自然」可單以植物群落之自然狀態歸類，並用自然度之評價作為自然生態條件的評估。其亦說明所謂自然度，乃是以不同類級表示土地現況與原始植生有何種程度之脫離，一般以五至八級評價表示。因此，將植物群落或者土地利用狀態，區分為五級，其各級標準表 3-5-3 所示。

表 3-5-3 自然度與景觀狀況表

自然度 級別	景觀	狀況
4	天然森林區域	包含未經破壞之樹林，以及早期曾受破壞，經演替之階段，目前已回復為自然狀態之森林。其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結構均十分穩定，如無干擾產生，長期內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3	天然草生地	在當地大氣候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林，但受立地環境因子之限制，使其演替停止在草生地之階段，如高山的玉山箭竹草生地，因氣候嚴寒、土壤瘠薄及土壤水分少等限制因子，使演替受阻；在中、低海拔地區，天然草生地多分佈於自然與人為之崩塌、火災、洪水、伐木、開墾等干擾之後，大型木本植物尚未來得及長成，而仍以草本植物為主。
2	造林地	包括伐木跡地之造林，草生地及火災跡地之復舊造林，以及山胞聚落附近之桂竹林。其固然如同農耕地，植被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時期長，恆定性較高，不似農耕地經常裸露以及改變種植種類，因此認為造林地之自然度高。
1	農耕地	植被已成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蔬菜、雜糧等，以及暫時棄耕之草生地、雜木地等，比起以上各級，此地被十分不穩定，可能隨時改換作物種類，由其短期生長之蔬菜、雜糧類，於耕種之初期及收穫時，土壤均裸露，應特別注意此一自然度地區之水土保持工作。

0	裸露地	其由兩方面因子所造成，一為受人類活動之嚴重干擾而造成之無植被區域，如行車道路、停車場、房舍等，以及工程、開礦造成的崩坍、裸露地等，如太魯閣口之石灰礦、施工道路及林道之崩地等，雖然所佔面積很少，但其對景觀及水土保持均有布利的影響。其二為受天然因素所形成，如岩石地、河床以及天然崩坍所造成之裸地，固然其局部點綴有若干散生之植物，但就當地整體而言，無優勢之植群可供評定，是以列入此級。
---	-----	---

(資料來源：徐國士，1984)

而野生動物數量、分布情形方面則以調查資料結果配合 GIS 軟體做分析，以解釋活動對在地野生動物的影響。

(二)是否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

為探討部落生態旅遊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是否較其他旅遊為低，研究者取以生態保育帶動地方觀光事業頗負盛名的阿里山山美社區為對象，從環境污染的層面切入比較本研究部落生態旅遊與山美社區的差異。

(三)是否有助於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研究者認為王麗娟與謝文豐(2000)所整理出的五項環境倫理價值觀，可為衡量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的參考依據。而關於環境倫理的價值觀，如表 3-5-4 所示。

表 3-5-4 環境倫理價值觀

環境倫理價值觀	狀況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人類不比其他物種優秀，必須試著了解、關心自然界的其他份子，進而共同合作共享地球的有限資源。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人類只有在維持地球維生系統的完整與人類基本需求時，才能干擾其他物種。
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	沒有任何人對地球有無限使用的權利，也不可將生物視為生產的因子，因為過度使用地球資源將會造成全球環境破壞、資源耗竭最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浪費枯竭地球上的化學與生物性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而地球的赤字將成為永遠的赤字。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人類應該利用時間親自去接觸感受空氣、水、土壤、樹木、動物的律動，以對地球產生喜悅、了解和愛。

(資料來源：王麗娟、謝文豐，2000)

(四)是否有助於遊客行為與習慣的正向轉變

個人發動以解決環境問題的行爲稱環境行爲(Hungerford & Peyton, 1977)，而在參與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舉辦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和台東各旅行社合作的旅遊活動等，研究者發現部分參與學員與遊客的個人行爲在活動期間或之後有了些微的改變。因此，研究者以 Hungerford & Peyton(1977)區分的五種環境行爲作為指標的衡量參考，如表 3-5-5 所示。

表 3-5-5 環境行爲

環境行爲	狀況
說服 (Persuasion)	爲環境問題所做的人際溝通，試圖以言辭激勵他人改變其價值觀，促使人們做負責的行爲，說服改變人們的信念與價值觀，如：辯論、討論、演說、寫信等。
消費者主義 (Consumerism)	或稱消費行動(Consumer Action)，指個人或團體杯葛要求某種商業或工業行爲方式改變，如：拒買某些對環境衝擊的商品、過多加工或用太多塑膠包裝的食品。
政治行動 (Legal Action)	指以遊說選民、民意代表、立法機關等，順應採取行動者的價值觀，促使其解決環境問題。如遊說、支持候選人、投票等。
法律行動 (Legal Action)	指個人、團體或組織針對加強或修正環境法律、或禁制某些行爲而採取的法律行動，以解決環境問題。如：訴訟、法院強制命令等。
生態管理 (Ecomanagement)	個人或團體爲維護或促進現有生態系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對環境親自能做的工作，從撿垃圾到森林保育都是生態管理，其目的在維護良好的環境品質或改進環境的缺點，如：栽種花木、野生動物保育、清理河道等等。
交互作用的行動 (interactive action)	結合上述五種模式中任兩項或以上的行動。

(資料來源：Hungerford，1977)

第六節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

一、從部落遊學到部落留學

2003 年 3 月台東大學劉烱錫教授爲喚起全國大學生反對以焚化爐解決垃圾問題，邀台東大學自然保育社，結合南島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辦理「『環』原-讓自然忠於原味：Lulakes 部落生態人文遊學之旅」，邀請全國大專院校的環保社團學生至金峰鄉歷坵村體驗在地生態智慧，並認識台灣環境危機與焚化爐的問題，以爲反焚化爐全國性抗爭做準備，此乃部落遊學的緣起。

2003 年暑假，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配合台東市陽光勇士馬卡巴嗨文

化觀光季系列活動計畫，推出部落遊學行程。是年底，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辦理「原住民大專生部落遊學」，以比照九二一地震重建原住民部落為訴求，邀請原住民籍學生到台東市知本部落青年會館體驗部落社會重建與延平鄉鸞山村認識內本鹿尋根意義。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自 2002 年秋起承辦台東縣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但僅辦理至 2004 年底，台東縣政府將此業務改由國小承辦，就在「結束營業」的最後一個學期，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與台東縣東魯凱教育文化協進會合作，於 2004 年秋在達魯瑪克部落開設 10 門課程，成立部落學院，以文化重建類課程為主。為了延續薪火，南島社區大學乃以「達魯瑪克部落學院」的部落文化重建學程之「達魯瑪克部落概論」2 學分與達魯瑪克部落語音律動 2 學分，結合過去部落遊學概念，並透過台東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協助招生，於 2005 年 1 月 25 至 29 日，以生態智慧、去殖民、翻轉在地文化地位、讓小而美的部落活起來為訴求，辦理「再造山林守護神：2005 冬大專生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初級班」。此次不再是「旅遊」，而是以部落學院之學習為重心，因此改稱「留學」，去除二十世紀的東西方文明科技的殖民，回到十九世紀的深山部落學習人類經過長久時間醞釀的智慧，並促使學員在社區營造、文化重建、生態保育有行動力。

自 2005 年暑假起，行政院青輔會開始推動「遊學台灣」活動，主動邀請南島社區大學的參與，從此達魯瑪克部落留學乃於每年寒暑假均獲得補助而辦理至今，已辦理 6 個寒暑假，2008 年暑假仍獲補助而將繼續辦理。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是以達魯瑪克部落 kapaliwa 舊部落為主要活動範圍，後來在青輔會的「遊學台灣」活動補助下，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於 2007 年開始辦理「山林奔跑比賽」、台灣珍古德協會辦理「重建石板家屋工作假期」、台東大學辦理「酸甜苦辣嚐百草」等，同樣都以 kapaliwa 為據點辦理認識、學習在地文化與生活智慧的「遊學台灣」活動。

二、部落留學活動介紹

參與部落留學活動的人員可分為活動工作人員以及活動學員兩類。其中活動工作人員再歸為來自部落的講師、工作人員、隊輔以及其他像是來自台東縣金峰鄉壠坵部落、屏東縣霧台鄉神山部落和客家族群、閩南人等；部落留學主辦單位為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活動學員多是年輕學子，並以 15 到 30 歲的男女青年為主。

部落留學活動的名稱與內容每年冬、夏季都稍有差異，以下研究者將從 2005 年 1 月舉辦至 2008 年 2 月所辦理的部落留學活動簡述如下：

(一)再造山林守護神 2005 冬大專生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初級班

此為第一次部落留學活動，於 2005 年 1 月 25 日到 1 月 29 日期間舉辦，一共五天，參與學員人數為 24 人，主要進行舊部落 kapaliwa 在地部落知識、智慧的學習。活動內容包含部落的簡介，如舊部落 kapaliwa 男子會所文化介紹；舊部落茅草屋搭建並學習建築用語；播種小米學習及農耕生活用語、農耕歌舞與禁忌等；傳統文化藝術學習，如編月桃草蓆、花環、頭飾等(詳見附錄一)。

(二)再造山林守護神：2005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活動時間自 2005 年 8 月 2 日起到 8 月 5 日，一共四天，參與學員人數為 28 人，活動主要場域除了舊部落 kapaliwa 外還有現在居民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廣場、部落聖山肯杜爾山的登山步道以及國立史前博物館。活動內容包含部落介紹、野菜採集、尋覓舊部落的舊部落－肯杜爾山、草寮搭蓋、阿稻製作、花環、花草裝飾藝術、小米收穫祭歌謠合唱與舞步練習等(詳見附錄一)。

(三)原味覺醒，2006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

時間自 2006 年 2 月 6 日起到 2 月 10 日，一共五天，活動範圍包含台東縣南島採集館、達魯瑪克部落以及舊部落 kapaliwa，但仍以舊部落為主；此次參與學員人數為 62 人。內容包括參觀部落內文物室，以認識達魯瑪克傳統文物；部落入口祈福儀式、認識野菜、茅草屋搭建、自製竹子餐具；狩獵文化學習，如陷阱抓獵物設計；播種小米學習、手洗愛玉等(詳見附錄一)。

(四)再造山林守護神：2006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此次活動舉辦時間為期四天，從 2006 年 8 月 7 日到 8 月 10 日為止，參與學員人數為 30 人。活動範圍包含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達魯瑪克部落、舊部落 kapaliwa 以及部落聖山肯杜爾山的登山步道，但仍以舊部落為主。活動內容有達魯瑪克部落歷史地理簡介、守護神祈福驅邪、野炊學習體驗、解夢鳥占、飛鼠觀察、山林傳說、求生故事、登神聖領域肯杜爾山與部落留學論壇等(詳見附錄一)。

(五) 2007 年冬部落生態旅遊特論達魯瑪克活動

活動時間為 2007 年 3 月 1 日到 3 月 4 日，一共四天，參與學員人數為 36 人。由於參與的 36 位學員中有 25 位是台東大學生命科學所以及台南大學生態旅遊所和環境生態所的學生，他們以學校課程的名義結合部落留學活動而參與，因此在活動場域和內容上與以往的差異較多。活動範圍以舊部落 kapaliwa 和達魯瑪克部落現

地為主；內容包括達魯瑪克部落歷史、採茶、砍柴體驗、談夢境、聽鳥占、小米田播種體驗、部落永續發展演講、文化重建演講、生態旅遊經營管理等課程，以及部落永續發展論壇、部落生態旅遊論壇、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分組規劃等(詳見附錄一)。

(六)再造山林守護神 2007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自 2007 年 8 月 7 日到 8 月 10 日為止一共四天的活動，參與的學員人數為 14 人。主要活動範圍以舊部落 kapaliwa 和部落聖山肯杜爾山的登山步道為主要，內容包括舊部落巡禮、部落史地認識、認識生態環境、民族植物、登舊部落的舊部落—肯杜爾山、部落留學論壇等(詳見附錄一)。

(七)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

活動時間為 2008 年 2 月 22 日到 2 月 24 日，一共四天，共有 20 位學員參與，活動在南島採集館集合用餐後即前往部落入口守護神處祈福，接著便前往舊部落 kapaliwa 進行一系列活動。內容包含舊部落巡禮、解夢鳥占、認識混植輪耕的小米文化、藤編 DIY、漫步古道等(詳見附錄一)。

第四章 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於第三章對部落生態旅遊的探討與定義後所訂定的 11 項指標，研究者將以由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主辦而行政院青輔會所協辦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進行指標評量檢測。

研究者參與 2007 年「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以及 2008 年「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兩營隊，以擔任學員或工作人員的角色融入其中進行研究。

為瞭解參與整體部落、部落講師、工作人員、助教、部落居民、主辦單位、活動的學員等以及生態環境在活動舉辦後所受的影響，並得知是否有朝正面、積極等方向發展的趨勢，研究者以「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非正式電話訪談法」與「資料分析法」等進行研究。

其中對部落留學的學員研究中，研究者欲評量檢測的為「遊客環境倫理的價值觀發展」、「遊客行為與習慣轉變」此二項指標；部落講師、工作人員、助教、部落居民方面為「部落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自信」此三項指標；主辦單位部分包含「在地就業機會」、「實踐分享社會」二項指標；生態環境上則進行「對本地生態不利影響」、「對環境的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指標的評測；而「部落的社會力」則以研究者的觀察、組織幹部的訪談進行評測；「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則主要以青年會團長的訪談以及研究者觀察做衡量。

以下為本文「研究流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與選擇」三部分的詳細敘述。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為了解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於部落整體社會、文化、經濟發展以及生態保育上的影響，研究者以「深度訪談法」、「參與觀察法」、「非正式電話訪談法」與「資料分析法」、「現地觀察」等進行研究。

一、參與觀察法

在參與型觀察中，研究者能藉由和被觀察者密切相互接觸與直接生活體驗中傾聽和觀察他們的言行，並透過觀察行為隨時間自己想了解的問題(陳向明，2002)。研究者藉由在部落留學活動裡的參與和融入，在較為自然的情境下和參與

部落留學的學員溝通、互動，以便進行個別深入的觀察與認識。

在 2007 年「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以及 2008 年「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營隊中，研究者於活動期間的四天裡，以學員以及工作人員的身分積極參與活動，並和參與學員以聊天的方式探詢其對環境倫理的觀念，並仔細觀察其在活動中的言行舉止，作為研究者紀錄的資料來源，從中再進行「遊客環境倫理的價值觀」與「遊客行為的轉變」兩項指標的分析。

研究者亦採取此法在活動期間進行「是否對環境的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指標的衡量。

二、深度訪談法

因為訪談可以瞭解受訪者的思想和情緒反應、生活中曾經發生的事情和行為所隱含的意義，並且進入受訪者內心，瞭解他們的心理活動和思想概念(陳向明，2002)，不僅能獲得言語資訊而且還能得到非言語資訊，因而有助於對結果的解釋與分析。又半結構型訪談不但具有訪談大綱，更可以鼓勵受訪者提出自己問題的特性，是普遍質性研究最常使用的訪談形式，因此，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中半結構型訪談法，以瞭解受訪者真正的想法。

研究者的深度訪談對象是曾經或多次擔任部落留學活動人員的居民，以及一般部落居民；訪談時間為 2008 年 4 月 1 日到 4 月 10 日，以及 4 月 20 日當天；每次訪談時採取 1 到 1.5 小時的專訪。在深度訪談中探究受訪者個別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自信」三方面的想法，以便得知其是否因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而有所改變。「部落社會力」情形的評量上，研究者由受訪者從生活中對部落團體組織的觀察、參與的經驗以及組織領導者的訪談上得知。而對達魯瑪克部落青年會的領導者訪談、成員訪談中，研究者進行「傳統文化保存與傳承」指標的衡量，以便看出活動所帶來的影響。

針對「部落認同」、「文化認同」、「文化自信」三項指標，本研究對部落留學活動人員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如表 4-1-1 所示。而一般部落居民方面亦採取此一訪談問卷，唯有在受訪者不知道部落留學活動時才不進行差異性比較的訪問。

表 4-1-1 部落留學活動人員與一般部落居民訪談大綱

指標	題號	問項
部落認同	1	您知道部落的歷史嗎？
	2	對身為達魯瑪克部落的一員有什麼感覺呢？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3	您喜歡住在部落裡嗎？為什麼？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4	您覺得部落對您而言有什麼重要性呢？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5	您覺得部落給您怎麼樣的感覺？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6	您願意為部落付出嗎？有什麼行動呢？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文化認同	1	請問您對部落文化有什麼看法呢？(例如部落語言的使用、雕刻、編織、建築技術與傳統歌謠舞蹈等的傳承態度、對部落整體歷史的瞭解、婚喪喜慶儀式等生命禮儀的重視情形、耕作的習俗與祭典的看法、祖靈祭拜的態度、對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的運用、生活行為上對懲罰獎賞法則的遵從等等)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2	您對部落裡面傳說故事的看法如何？
	3	您對於部落裡面的文化與祭典活動有什麼看法呢？
	4	您在日常生活中有使用達魯瑪克語言嗎？參加部落留學後有什麼變化嗎？
	5	您對部落裡的傳統規範有什麼看法？它們的重要性是？在參加部落留學後有什麼看法上的轉變嗎？
文化自信	1	請問您對自己部落的文化有何感受？喜歡或討厭？為什麼？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2	您覺得自己的文化有存在的價值和重要性嗎？為什麼？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3	您從自己的文化裡面學到哪些東西呢？
	4	您喜歡跟非原住民朋友分享自己的文化嗎？為什麼？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前與之後有不一樣嗎？
	5	曾經有人在您面前批評過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嗎？您當時有什麼反應呢？在部落留學活動之後會有不一樣嗎？
	6	看到那麼多從全國各地來的人進去 kapaliwa 您的感覺？

	7	您覺得自己的文化有發展的潛能嗎？為什麼？ 有受到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嗎？
--	---	--

三、電話訪談法

為拉近與遊客之間的距離，研究者於在學員進入達魯瑪克部落前，先以電話聯絡的方式進行關懷，並從噓寒問暖中以聊天性質的對話進行參與學員的非正式電話訪談，求得其生活背景、對自然環境的觀念等的初步了解。並將此些資訊作為活動期間與學員進行聯繫溝通的話題依據，從中探詢出其對自然環境的態度。而在他們離開的一星期後，研究者再針對活動中有較多互動、進行深度觀察的學員們進行非正式電話訪談，作為進一步對其「遊客環境倫理的價值觀」與「遊客行為習慣正向轉變」衡量的參考。

四、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除國內外相關書籍、期刊論文、政府出版品等外，還有研究者參與活動所取得的會議記錄、部落居民給予的調查資料以及部落留學活動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資料等，研究者並將此作為相關知識的瞭解、分析基礎。從收集到的資料裡再進行「在地就業機會」、「實踐分享社會」指標的衡量，以及「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指標中野生動物調查結果的分析。

五、現地觀察

為了解活動場域沿途的自然度景觀，研究者以大南產業道路到舊部落 kapaliwa 實地走訪的方式，進行沿線大致自然景觀的調查。依據研究者的觀察，茲將大南產業道路兩側景觀依不同類級自然度表示土地現況，以瞭解其與原始植生脫離的程度。

六、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是一電腦化系統，亦為整合地理學、地圖學、測量學、數學、資訊科學等傳統學科的科學。其針對空間及其屬性資訊建立資料庫，並以輸入、處理、分析及輸出四大部分功能，來作

為決策及管理支援。

本研究將指標項目中「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的野生動物調查結果部份，結合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以觀察部落留學活動前後的差異。

七、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地圖運用

透過 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地圖能在不親臨現場的情況下瞭解研究區域的環境。本研究以 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地圖於 2005 年拍攝的衛星影像地圖，作為與今日研究者在大南產業道路到舊部落 kapaliwa 沿途自然度景觀環境現況的比對。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選擇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活動人員」與「生態環境」此兩大類型。其中活動人員的部分再依所擔任角色的不同而歸為五種，分別為來自部落的活動講師、工作人員與助教，部落組織領袖、一般部落居民、部落留學學員以及部落留學主辦單位。除了部落留學主辦單位是以資料索取進行分析外，其餘都是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

生態環境的類型則再分為自然景觀、野生動物與干擾因子三部分。而以下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敘述。

一、活動人員

(一)來自部落的活動講師、工作人員與助教

從達魯瑪克部落內來參與部落留學活動的人員多擔任講師、工作人員或助教，因此，研究者以長期出席協助活動的講師以及長期或曾經擔任工作人員的居民為對象，一共進行 12 人的深度訪談。受訪人員如表 4-2-1 所示。T 代表活動講師，W 代表活動工作人員，A 代表活動助教，研究者以 R1 自稱。

表 4-2-1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講師、工作人員與助教部份)

編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1	T1	男	62
2	T2	男	71
3	T3	男	72
4	T4	男	65
5	T5	女	31
6	W1	女	65
7	W2	男	49
8	W3	女	32
9	A1	男	33
10	A2	男	31
11	A3	男	36
12	A4	男	32
13	R1	女	25

(註 T：活動講師 W：活動工作人員 A：活動助教)

研究者以立意取樣(judgement samples)的方式選擇受訪講師、工作人員和助教。受訪講師部分，以此 5 位講師參與活動的時間最長，多從 2005 年就開始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因此對活動的主辦單位、所上的課程都有相當程度了解，加上直接與活動學員互動的機會多，因此，以他們為受訪人員。活動工作人員方面，由於工作人員除達魯瑪克部落居民外還包含台東縣金峰鄉壠坵部落、屏東縣霧台鄉神山部落和客家族群、閩南人等。因此，若僅以部落居民和目前仍有從事活動工作的人員來看，W1、W2 與 W3 是本研究期間較適當的人選。由於擔任助教者除達魯瑪克部落居民外還涵括其他族群人員，又部落內擔任助教身分者多屬年輕人，其在部落與異地求生的流動性高，當筆者進行訪談時以此 4 位受訪助教正好都還居住在達魯瑪克部落內，因此，便以他們作為對象的選擇。除了 A4 為短暫回部落休養傷勢而居於部落外，其他都已經回到部落居住半年以上。

(二)部落組織領袖

主要以 kapaliwa 為活動範圍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在近幾次活動舉辦期間總是會有部落組織領袖或是其成員前來關心、協助。因此，研究者以部落內的社

區發展協會總幹事(C1)與青年會團長(C2)為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受訪人員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部落組織領袖部份)

編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1	C1	男	45
2	C2	男	29

(三)一般部落居民

因部落留學活動是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與部落為夥伴關係所舉辦的活動，活動籌備時主辦單位除會邀請部落青年及組織人員共同參與外，在活動進行時亦會在現今部落入口守護神處進行祈福儀式，且以汽車穿越部落內部的方式進入舊部落 kapaliwa。2007 年 3 月舉辦的部落留學活動，更以在現達魯瑪克部落內舉辦論壇，加深附近居民對於部落留學活動的印象。為了解非活動人員的一般部落居民是否有因部落留學活動而受影響，因此，研究者也將他們納入研究對象中。

基於指標項目的檢驗以及因 1945 年後政府同化與文化宰制的影響，開始明顯降低原住民對母語言使用意願因素，研究者以部落 20 歲以上 60 歲以下成年人為主要對象，將部落內居民以 10 歲為層級分類，分為 20—30 歲、30—40 歲、40—50 歲、50—60 歲、60—70 歲五個年齡層，並進行每一層級各兩位受試者抽樣，因此，深度訪談的居民一共 8 位。

由於本研究對樣本的選擇以年齡分層與性別區分為限定，又在進行受訪者搜尋時，多次以符合調查條件的個體推薦其他適合取樣的對象；因此，採取的方式是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加上立意取樣(judgement samples)來進行研究。受訪人員如表 4-2-3 所示，I 代表一般部落居民。

表 4-2-3 部落留學活動受訪人員(一般部落居民部份)

編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1	I1	男	52
2	I2	女	50
3	I3	男	46
4	I4	女	48
5	I5	男	33
6	I6	女	39
7	I7	男	23
8	I8	女	22

受訪的 8 位一般部落居民裡，僅有 I4 與 I7 參與過部落留學活動，雖非正式工作人員但卻都以義務協助幫忙的角色進入活動中。I1、I3、I5、I6 沒有參與過活動，對於活動的舉辦一知半解。I2 與 I8 不但沒有參與過活動，對於部落留學的舉辦更是不清楚。

(四)部落留學主辦單位

在研究者參與的「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以及 2008 年「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裡，其主辦單位皆為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因此，研究者與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負責各活動的策劃執行人員合作取得相關資料以進行分析。

(五)部落留學學員

本研究的部落留學學員是依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遊學台灣」計畫中規定的 15 到 30 歲男女青年，其中以在學大學生、研究生居多。此兩次營隊的總參與人數為 53 人，其中男生 20 人、女生 33 人，而高中生有 2 人、大學生 14 人、研究生 21 人、社會人士 16 人。

被觀察者的選擇屬立意抽樣，以在活動過程中有明顯或特殊思想、行為轉變者為對象。但因每一活動參與人數皆多，研究者於活動中僅能選擇其中幾位進行較深入的觀察，因此，真正實際觀察的對象為 15 人。觀察學員的資料如表 4-2-4 所示，S 代表學員。

表 4-2-4 觀察學員

編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職業	居住地	參與活動
1	S1	女	22	研究生	台南	2007 冬
2	S2	男	26	研究生	台南	2007 冬
3	S3	男	22	研究生	台南	2007 冬
4	S4	女	27	服務業	台北	2007 冬
5	S5	女	25	服務業	彰化	2007 冬
6	S6	女	20	大學生	高雄	2007 冬
7	S7	女	19	大學生	台北	2007 冬
8	S8	女	28	服務業	台北	2008 冬
9	S9	女	21	大學生	台北	2008 冬
10	S10	女	23	服務業	台北	2008 冬
11	S11	男	23	大學生	台中	2008 冬
12	S12	男	23	服務業	台南	2008 冬
13	S13	男	29	技術員	高雄	2008 冬
14	S14	男	29	技術員	台中	2008 冬
15	S15	女	22	服務業	台北	2008 冬

二、生態環境

(一)自然景觀

以達魯瑪克部落公墓和百步蛇橋處作為產業道路起點 0 公里，沿途經過大南發電廠、發電壩、桑樹溪等直至舊部落 kapaliwa 處，計 6 公里。並從舊時 kapaliwa 北方的 pataiin 社處，即產業道路 5 公里處，增添一支線與舊部落處進行交會，此支線長度約為 2.8 公里。因此，本研究調查路線共計 8.8 公里。

因目前部落留學活動主要以桑樹溪以至舊部落 kapaliwa 為主要範圍，為求知居民在部落留學活動後對待環境的方式是否受影響，研究者以通達舊部落 kapaliwa 的大南產業道路沿途兩旁景觀以及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為範圍對象，而進行景觀變化的觀察。

(二)野生動物

1.部落狩獵共識會議

爲了使野生動物數量增多以提高舊部落生態旅遊的吸引力，研究者請卑南鄉東興村前村長蘇金成先生(有過狩獵經驗)，邀請時常經由大南產業道路狩獵的人士及部落意見領袖，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在達魯瑪克部落附近一間餐廳共用晚餐，當晚出席的 23 位人員在本次會議中，產生對狩獵文化傳承與野生動物保護的共識；並應許進幾年內不在大南南溪產業道路兩側的原住民保留地以及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打獵，以爲生態旅遊用途供遊客欣賞。

2.範圍選擇

如同自然度調查一樣以部落內公墓和百步蛇橋處作爲產業道路起點 0 公里，沿著大南溪北岸的大南產業道路旁十左右公尺進行調查，直到社舊 kapaliwa 以上往聖山 kindwor 海拔 935 公尺的登山口處，計 8.8 公里。並從舊時 kapaliwa 北方的 pataiin 社處，即 5 公里處，增添一支線到主要調查路線的 7.3 公里處進行交會，此支線長度約爲 1.45 公里。因此，本研究調查路線共計 10.25 公里。

3.野生動物調查

從研究者於現今部落位置以至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的觀察裡，從未親眼目睹大型哺乳類的出現。因此，研究者於 2007 年 9 月 21 日，偕同卑南鄉東興村前村長蘇金成先生，以開車方式並攜帶望遠鏡、GPS 衛星定位儀、紀錄紙、筆前往研究範圍內，進行每 0.5 公里一次的指標製作、標訂、沿途植物概況與初步野生動物概況調查。其後委託前村長蘇金成先生每週調查野生動物一次。沿著大南溪北岸的大南產業道路旁左右十公尺進行哺乳類動物如猴子、山豬等以及較大型的鳥類如大冠鷲等調查爲主。從調查資料顯示的野生動物分佈、種類、數量狀況可知部落留學活動對本地生態的影響情形。

(三)干擾因子

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的方式，找尋出落留學活動舉辦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觀察項目包含汽車行駛廢氣、木材竹炭等燃燒、汽車噪音、人聲、一般及塑膠等垃圾問題，而此些分別屬環境汙染中的空氣汙染、噪音汙染與固體廢棄物汙染三部份，因此，研究者便觀察此三類型的干擾因子對環境的影響。

第五章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與 整體部落社會發展

本研究以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主辦而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所補助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作為資料的來源途徑，運用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與電話訪談法來蒐集資料，並根據本研究所訂定的有關整體部落社會發展指標項目，將所得資料歸納整理再進行逐一指標的分析與探討。

本章共分成兩節，第一節為整體部落社會，探討是否有助於整體部落社會、是否有助於整體部落文化。從部落裡參與活動的人員與部落一般居民的訪談，分析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所帶來的影響。而研究者所謂參與前是指受訪者從回到部落開始到部落留學活動舉辦之間的時間；參與後是指西元 2005 年開始辦理第一次活動之後或指受訪者自從參與活動後到今年 2008 年研究者訪談之間。因此每位受訪者參與前後的時間表距離都有所差異，長者為二十數年，短者為一、二年甚至數個月。

第二節為整體部落經濟，探討是否有助於部落經濟。研究者從活動主辦單位所提供的資料與數據，分析活動對部落經濟的影響。

第一節 整體部落社會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達魯瑪克部落內參與部落留學活動的人員以及一般居民，如表 5-1-1 所示。訪談前，研究者依活動人員角色的不同而將訪談對象區分為講師、工作人員、助教和部落組織領袖四類；至於在部落抽樣取得的一般部落居民，在訪談後則分知曉活動的居民與不知曉活動的居民兩類。

表 5-1-1 部落訪談人員

編號	代碼	性別	年齡
1	T1	男	62
2	T2	男	71
3	T3	男	72
4	T4	男	65
5	T5	女	31
6	W1	女	65
7	W2	男	49
8	W3	女	32
9	A1	男	33
10	A2	男	31
11	A3	男	36
12	A4	男	32
13	C1	男	45
14	C2	男	29
15	I1	男	52
16	I2	女	50
17	I3	男	46
18	I4	女	48
19	I5	男	33
20	I6	女	39
21	I7	男	23
22	I8	女	22
23	R1	女	25

(註 T：活動講師 W：活動工作人員 A：活動助教 C：部落組織領袖
I：居民 R：研究者)

一、部落社會與文化探討

(一)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

在居民對「部落的認同」、「文化的認同」兩指標上，本研究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發展 5 階段作為衡量；「文化的自信」此指標，則以本研究依照馬文國與邱丕相 (2006)對中國文化自信的闡釋為基礎，認為原住民的文化自信是瞭解自己部落文化後，相信文化的優秀、可以從中獲益甚至背負發揚責任的表現作為衡量依據。以下受訪者的衡量表製作，皆為研究者依照訪談結果對其各自的感受而來。

1.部落留學活動講師訪談結果與討論

講師於活動中擔任的工作是教授知識與技能，部落內的講師授課內容豐富多樣，包含歷史故事、達魯瑪克語言、傳統歌舞、野菜採集認識、童玩製作、手洗愛玉、阿稻製作等，講師們各有所長也多樣樣精通。

(1)T1 訪談結果

T1 年輕時曾離開部落到台北、鶯歌等地發展，在研究者詢問回到部落的因素時他說：「**因為部落比較好!**」，並說明部落對其重要性：「**這是我的族群，每個大大小小的人事物我都很重視，因為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我的族群。**」(訪 T102)

自從外來宗教進入部落後，原先具有巫師體質與從事祭祀者開始逐漸捨棄原先的傳統信仰與儀式，然 T1 仍堅持在任何活動時都要向祖靈告知。其表示自己的文化被外來信仰所打壓，導致今日參與文化事務者數量大減，認為文化與信仰的性質不同，應該將兩者分開談論才會知道自己的根源何在。

雖然部落內反對T1從事祭儀活動者不在少數，但對於自己的文化，其在認同外還有著對文化的堅持，並總是在面對質疑、批評時予以解釋：

部落裡面跟外面的人都會講，他們會說我在拜的是魔鬼…我會跟他們說每個信仰都不同、模式不同，但其實都是在跟上天講話，都是一樣的，因為上天給的方式不同，不同族跟上天講話的方式不同，譬如生病的時候去廟拜拜會好，跟上帝禱告也會好，我要讓我的族裡平安，是我們的儀式、我們的文化我都要去做，這是祖先留下來的，怎麼教我們就怎麼做，你是魯凱族就應該用魯凱族的方式去做。(訪T104)

截至2008年的今日為止，參與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已達三年的T1，除了活動期間前往kapaliwa舊部落外，平常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再去看一看環境，並帶著一點檳榔、豬肉與感恩的心來探視祖靈。原本T1認為舊部落kapaliwa上許多高大的樹與高長的草，讓他有陰森森的感覺而不想在上面多作停留，但今日的改變，研究者起初認為完全是因部落留學活動影響，然在進一步言談中，T1說明此一情形是在2002年底kapaliwa的alakoa(男子會所)重建落成之後所導致，部落留學活動並非主因。

而參與部落留學給予的最大影響是喚醒了對語言流失的危機意識。因活動期間，他多負責祭祀以及舊部落導覽解說，學員的詢問以及對祭祀語言的好奇，使得T1更加感覺到部落青年積極度的不足和語言流逝的嚴重性，因此在往後公開會議場所上便開始要求青年盡量用母語溝通，訓練用母語聽、說表達的能力。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1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2 表示。

表 5-1-2 T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T1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4	4	2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喚醒對語言流失的危機意識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感受不出變化；-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T1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做評量，文化自信上則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其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上都從4變成5的因素是他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文化自信上也從原先剛回部落的「無自信」(2)到目前的「有點自信」(3)。因此，研究者認為T1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信上有顯著變化；若就整個活動而言，影響最大的是喚醒其對語言流失的危機意識。

(2)T2 訪談結果

T2目前在部落從事的文化工作主要與母語振興相關，在研究者訪談中其透露

正專注於taromak(達魯瑪克)語的辭典編製，對於此一工作的急迫性T2表示「**要趕快，否則沒有弄，沒有人會去做!...**」(訪T201)

部落內對於文化的重視程度T2認為不夠，其關注的母語推行亦是，因此在進行母與推動時T2深刻感受到推行的困難。雖然如此，他還是繼續努力著，甚至將母語資料影印給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目的便是希望能培養他們去認識部落的文化、參加母語認證。這樣的堅持是因為：

我們希望在還沒有離開世上之前，能夠把我們所知道的給我們的下一代，因為我們老了!(訪T202)

在訪談過程中，他的回覆多環繞於語言習學的重要性，例如對部落文化的存在T2說：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等於是滅亡阿!如果taromak沒有提早在母語方面或是文化的振興上努力，可能我們以後也會被人家同化，小孩子們慢慢的連自己taromak的話都不會講。(訪T203)

因為從小在部落長大，幼時也耳聞不少自老人家談話中得來的部落故事與文化，對於昔日部落的出草行為，他認為部落雖然不大，但因為有會所制度的因素而表現出乎其他部落的團結力，一旦有事情發生，會所裡的人就會出動防衛、處理，更以「**taromak的意思就是英雄**」強調部落的團結與人民的英勇。

當研究者與之談及來此參加部落留學的學員時，其用堅定的口吻說：「**要讓他們認識、了解有關東魯凱的文化，我們要講東魯凱的東西!**」更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認識他們以前怎麼在kapaliwa過生活。

部落留學活動期間擔任語言教學、鳥占、解夢工作的T2，在與參與活動的學員互動後，研究者認為他所受的最大影響為增強其在部落內教授語言、傳說故事等傳承工作的使命感。因為T2表示他除了在除了語言課程的傳授外，再開設部落內傳說故事的課程，以便讓部落青年對於自己部落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2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3 表示。

表 5-1-3 T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T2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4	4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增強個人教授與傳承的使命感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感受不出變化；-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T2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做評量，文化自信上則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觀察與訪談後，T2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部落認同、文化認同都從4變成5的因素是他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文化自信上研究者認為T2比以往的「有點自信」(3)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因此綜合對T1的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認為T2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有顯著變化，文化自信上的變化較不明顯。但若就整個活動而言，影響最大的是增強教授與傳承的使命感。

(3)T3 訪談結果

雖然 T3 是研究者訪談對象裡年紀最大的長者，但每日散發著充沛的精力與旺盛的生命力，不僅研究者，大多數的人都感到無法置信。在 T3 的認知裡，他覺得部落對自己而言很重要，不但肩負著教導的重任，更有帶動、指導年輕人與雕刻實作教學等實際行動來延續部落內的傳統。對於部落內的需求，若無法找到確實符合之物，他也會親手製作以表達自己對部落的心意。

在長期和 T3 的接觸下，他不斷的贈送親手做的手工木杯、竹筆筒與湯匙等給本研究。因此，在好奇心驅使下詢問他取自然素材而做的原因，T3 表示：

以前我們大部分都是用那種木頭雕刻做的碗、盤子，以前每個家都用，現在都沒有人要做這些用品，如果我沒有再做的話，現在年輕人都沒有看到了。所以我就把我以前用的碗是怎麼樣的，湯匙是怎麼樣的，我自己想、自己刻的。

(訪T301)

約莫三年前開始忠於對過去部落生活與文化的喜愛而開始雕刻，雖然對以往食具確實模樣的印象開始模糊，他仍堅持從手做裡慢慢找回曾經的記憶並在雕刻上予以創新。這樣的行為，研究者認為不但是對文化的認同，更有著分享、保存與傳承的意涵，或許他就是藉著做東西、幫忙等讓自己散發著源源不絕的生命力。T3也自白說：「只要還可以做，自己就有信心。」

在研究者研究期間，經由青年會副團長的帶領而取得團長同意下進行部落內收穫祭工作過程的記錄，因此對部落內鞦韆文化的智慧有深刻印象，並從而體會部落居民為何多會以「鞦韆」為豪，並表現出傲人的自信。當與 T3 論及鞦韆文化時，研究者也感受到他對自己文化的信心，他說：

鞦韆是我們東魯凱的，現在別的地方都盜版學我們，以前別的地方都沒有鞦韆。（訪 T302）

在與參與達魯瑪克部落留學的學員們互動後，他在心靈上獲得喜悅、更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並有如下感觸：

他們上去的話我們很高興他們來看我們過去的部落，他們還會問我們過去的生活，我都會跟他們講阿！我很高興他們來問我，然後他們就會知道我們過去是怎樣的人。（訪T303）

從其所述，研究者發現T3出現如同Ray(1998)指出的對外認同的現象，而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所以研究者認為其在參與後對部落的認同有獲得提升。

T3在部落留學活動期間多進行雕刻示範與童玩製作，因為與學員的密切接觸，他將部落留學活動視為自己整理舊部落的動力來源，平常上山採集時便會順道環顧四週進行維護，此為研究者認為他表現出最為顯著的影響表徵。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3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4 表示。

表 5-1-4 T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T3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5	4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將部落留學活動視為自己整理舊部落的動力來源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感受不出變化；-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發現 T3 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程度皆高，而其於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信上皆有些許變化。若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他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則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T3 在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已經達第 5 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活動過後的行動力更是明顯，於是予其 5+ 做衡量。文化認同上，由第 4 階段轉為第 5 階段是因為對外認同的現象，使得對部落的認同有獲得更多提升。文化自信上則從以往的「有點自信」(3) 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 的程度。整體看來 T3 在文化自信的正向轉變上較為明顯；若就整個活動而言，影響最大的是部落留學活動成為他整理舊部落的動力來源。

(4)T4 訪談結果

T4 的家裡有著無數的獵物獠牙與頭骨，其對自己曾經在山林的佳績感到無比自信，與之對話中其告訴研究者說他是部落裡眾所皆知的狩獵英雄，且當時沒人贏得了他。但因現在政府禁止打獵，他的無奈也僅能以口述說說，向研究者表示以前自己的文化是如此這般的豐富與精彩。

而曾經在 alakoa 帶過青年的他在傳統規範的看法上有著如此的敘述：

部落的傳統規範對我們很重要，我們的規矩都要加強，不能做壞人。有的從屏東來的沒有按照規矩而搶劫別人，我們 taromak 也有但是沒有這麼多。因為他沒有去 alakoa，沒有經過修養才會有這樣的情形，所以他才會不懂規矩。我們這些

部落裡生活的規矩都是從alakoa裡面學來的，而alakoa裡面學到的東西，讓我可以去幫忙別人。…我們都是用大家團結、大家合作這樣的話去告訴年輕人，我在alakoa的時候大家都很團結。(訪T401)

在訪談期間 T4 多次重複著 alako(男子會所)以及團結對部落的重要性，研究者感受到他對 alako 會所制度的認同並於其中獲益無窮，與其他外來部落的人相較之下，也因為 alako 會所制度而產生優越感。

因為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定期的舉辦，使得 kapaliwa 有很多外地遊客到訪，曾經有過八十年毫無生氣的地方，現在又開始朝以往的樣貌恢復，對於此一變化 T4 述說著他的感受：

我以前很難過，會覺得自己老部落就這樣消失了。現在就很高興，kapaliwa 好像有人住一樣，老人家很高興，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們現在雖然很老了，還是回頭到我們的故鄉，所以我很高興。(訪T402)

他的寂寞孤獨感受因為部落留學活動而轉為樂觀，獲得心靈上的喜悅外又看著越來越多人能夠來到、回到kapaliwa，T4覺得現在的kapaliwa感覺就像是家裡一樣，讓他發自內心的感到快樂。即在心靈層面上，從原先的孤寂感受因參與活動與活動的舉辦而使他變得愉悅。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4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5 表示。

表5-1-5 T4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T4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5	4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個人心靈從孤寂轉為愉悅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感受不出變化；-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發現T4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他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信上皆有些許變化，但並不相當明顯。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他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則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T4於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已經達第5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活動過後他強化了自己肩負督促、教導的責任，於是研究者在其衡量上給予5+做表示。文化認同上，對於傳統規範的看法、alakoa(男子會所)的訓練與團結，也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而有變化，從第4階段發展到第5階段。文化自信上，由於參與活動而和學員有所互動，自信心也因解說而稍有提升，從「有點自信」(3)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若就整個活動而言，研究者認為影響T4最大的是他的心靈從孤寂轉為愉悅。

(5)T5 訪談結果

雖然 T5 對傳統文化的熱忱主要專注於部落內舞蹈的傳承，但只要是關於部落的事務她總是義不容辭的參與協助，她說：

只要部落有活動我都會盡力去參與去幫忙，不管是哪個組織發起的活動，只要是部落的事情我都會去，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區分活動是哪個團體所辦，我就是把那些區分拿掉，我就是這邊的人。(訪T501)

T5並鮮明的記得在剛從外地返回部落時，她主動參與部落會議且勇敢舉手發言時，眾人除了對她這陌生的臉孔表示疑惑外更訝於她所提的意見與建議，在此之後她引起大家的注意，並開始進入社區組織中從事文化相關事務。

生性樂觀的T5認為部落文化對她而言是生活的全部，且會主動跟朋友分享部落內的文化，不會只有等待他人詢問才會述說，就在研究者與之訪談中也有深刻感受。在遵循著部落內尊敬長輩的傳統下，T5將長輩當作是智者、寶貝一樣的對待，並對於學習如何做人有著諸多感觸。

在2007年的收穫祭觀察裡，研究者對於某知名電視媒體長達一周以上拍攝所引起的風波感到興趣，在自我不斷猜測與風聲耳聞下決定向T5詢問此事件的相關訊息，果然，從其話語中研究者尋得事情的來龍去脈，並發現她有著別於他人對部落文化特殊性的看法。

T5：沈文程的飛鼠與狼在部落首映時原民台的台長有來部落。部落的長老要求是否可以到部落內拍完整的我們，他們有答應。那次首映會是一個承諾一個約定，那意義是很大的，因為是我們提出來要拍的。可是卻有人阻擋，…怕原民台奪走我們的東西。我的想法是他們可以記錄我們的東西，…因為我們鞦韆無法做專利，因為專利只是單各人的名字，不可能是屬於整個部落的專利，因為我們很想要有自己的專利，但是因為無法申請，所以我覺得藉由媒體的力量可以告訴大家這是我們部落專有的別人不可以學。因為媒體而讓大家都有看到我們的鞦韆大家都可能會去模仿，倒不如把整個過程弄出來並說明這是我們部落的專利，這樣別人就不敢講話也不敢去學。主線、軸、鞦韆架都拍出來向大家宣稱這是我們部落的東西，別人沒有的就是我們部落鞦韆上的軸，一般人都不會用的。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媒體幫我們紀錄，可以告訴下一代。(訪T0502)

由於T5在回到部落前曾在屏東縣瑪家鄉的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內工作，在此一期間裡她對自己部落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且進一步建立了本身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以及自信。關於部落留學活動在T5對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的影響，研究者並無深刻感受，其亦表示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不是部落主動發起，部落僅是協辦的角色，因此活動對她個人本身的影響並不大。不過，在面對一群從全國各地前來kapaliwa參加活動的人時，她在高興之虞卻也表示出其憂慮，希望部落青年也能接受吸收這些她向遊客所傳達關於部落的訊息。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5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6 表示。

表5-1-6 T5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T5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5	5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更加積極進行從部落出發的發揚與實踐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感受不出變化；-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就此，雖然她自身的陳述說不受影響，但研究者認為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T4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信上仍有一些變化。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她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則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T5在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已經達第5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參加活動過後的具體行動力更是明顯，於是予其5+做表示。文化自信上，對於像自己家裡一樣的舊部落kapaliwa，由於歌舞活動的教導和參與學員的互動下，更加提升了T5對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從「有點自信」(3)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她在活動參與後最大的影響是發展出更多從部落出發的發揚與實踐。

(6)活動講師整體討論

研究者綜合上述五位講師的訪談結果，將其活動參與前後比較以及個別的影響變化整理為表 5-1-7 和表 5-1-8，如下所示。

表 5-1-7 部落講師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代碼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T1	4	5	4	5	2	3
T2	4	5	4	5	3	3
T3	5	5+	4	5	3	3+
T4	5	5+	4	5	3	3+
T5	5	5+	5	5+	3	3+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表 5-1-8 部落講師個別影響變化表

代碼	部落認同變化	文化認同變化	文化自信變化
T1	+++	+++	+++
T2	+++	+++	+
T3	+	+++	+
T4	+	+++	+
T5	+	+	+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活動講師裡僅有一位年齡超過 70 歲，其他四位則都是六十歲以上的年紀的部落長者。由表 5-1-7 可見活動講師們在活動舉辦其對部落的認同已經很高，表示部落對他們而言，都有歸屬感，更以行動表示對於部落的認同，而這幾年來在部落的活動舉辦，更加深其對部落的認同與責任感。

在表 5-1-7 和表 5-1-8 中，以 T1 的轉變最為顯著，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上都有明顯變化。在研究者的觀察與訪談中認為，T1 因少壯時在外工作多年，許多思想都為融入主流漢人社會中而改變，回到部落接觸祭祀、開始從事部落文化工作以及進入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工作後，使其在文化認同、文化自信上有很大的影響，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參與更達加持的作用。因此，T1 不論是在思想上或行動上都顯得更為積極主動。

從表 5-1-8 可發現 T5 是講師群裡改變最不明顯者。由於謝世忠(1994b)的研究指出，在大型文化展演區演出的許多青年舞者是在到當地工作後，才對自己部落的文化比較瞭解。因此，研究者認為此一原因或許與她在回部落前曾在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服務多年，在那期間裡建立了本身對自己文化的進一步認同以及自信。因此當她回到部落居住時，其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程度上皆高，而這些年來致力實踐部落的文化工作也使得在此些方面有著微幅的正向成長。

在文化認同上，T3 出現如同 Ray(1998)指出的對外認同的觀點，對部落的認同因此獲得提升；文化自信上從表 5-1-7 和表 5-1-8 得知，有四位從「有點自信」(3)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其中 T1 因為對文化的進一步認同使得其於也有顯著的朝正向發展的現象；至於其他講師則是在相當高程度認同上，本身所產生以自己文化為豪的自信，因此活動舉辦的前後這幾年感覺變化不大。

(二)部落留學活動工作人員訪談結果與討論

工作人員的工作繁複，舉凡餐點準備、薪柴提供、燒煮熱水、駕駛交通工具以及安全維護等皆是。而工作人員與參與學員間的互動關係，依照活動內容安排會有所差異。

(1)W1 訪談結果

從小在部落長大的W1，出自於對部落的喜愛、家鄉以及親戚都在部落的緣故，決定回部落裡定居。因幼時常與老人家在山上、園子裡工作，她總是在不知不覺中累積許多與部落相關的傳說故事，以致現在常以此作為對孫子的生活教導。她得意的向研究者說自己那一、兩歲的小孫子都已經清楚知道傳說故事裡togoloy(褐林鴉)和ngangay(領角鴉)的存在，原因是她都用togoloy和nganay來嚇唬他們，跟他們說togoloy和nganay來了會咬你的屁股等。其實這則傳說暗喻著當人家繼母不要欺負前妻孩子的意思，只是W1孫子還小，先以此方式讓他們有印象後長大再慢慢傳達告訴其真正的用意。

W1認為將自己所知、關於部落內的事告訴部落內的年輕人，可藉此帶動他們為部落發展的動機而更加努力。從部落青年為了參與豐年祭而請假不上班的行動，她覺得她的想法有慢慢的得到回應，並因此感到欣慰與愉悅，W1表示她看到了文化可以再繼續延續下去的希望。

在探尋對部落留學活動的看法時，其表示：

我會覺得很好奇，為什麼這些人要來kapaliwa這地方，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為什麼不要去住好一點的房子。所以我會想說人家外地人能夠這樣子，為什麼我們不能，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弄出一些好玩的地方，把很奇怪的東西把它拿出來讓人家知道這個地方是很有趣。…部落留學進來後我們就知道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因為我們都是靠外面打工還是什麼的賺錢，現在我們年輕人才有慢慢的改善他們思想，想在自己的村莊裏面認識一些傳統的文化。(訪W101)

雖然W1認為年輕人是受影響的對象，研究者認為她所謂的「我們」其實也包含其本人，因為別人賦予的工作責任或肯定，讓她知道自己可以從部落文化中受益，而想將更多部落內事物以新鮮的方式與外來遊客分享的想法，研究者認為是一種源自於對文化更有自信的表現，即W1在活動舉辦後其文化自信朝正向發展。在研究者的觀察中，W1因為活動的參與促使她有想挖掘更多部落具吸引力的事物，如同Cohen(1988)所指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若與先前相較則可發現此一現象是其參加前所缺乏的。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研究者更發現W1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幾年裡有更加確信、認同的現象。

綜合對W1的觀察與訪談，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9做表示。

表 5-1-9 W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W1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5	4	2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促使想挖掘更多部落具吸引力事物的動力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她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W1在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已經達第5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對於舊部落kapaliwa的認同也因活動後而更加提升，因此研究者給她的評量以5+做表示。文化認同上，W1在參加活動過後更是將自己所知、關於部落內的事告訴部落內的年輕人，如此具體行動，研究者認為其從第4階段發展成第5階段。文化自信上，從賦予的工作責任與他人的肯定，讓她知道自己從部落文化中受益頗多，而有想將更多部落內事物以新鮮的方式與外來遊客分享的想法，因此研究者認為T5對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從「無自信」(2)到目前的「有點自信」(3)的程度。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W1在活動參與後最大的影響是促使她產生想挖掘更多部落具吸引力事物的動力。

(2)W2 訪談結果

曾擔任過村長的 W2 堅定的認為自己是部落的一員，且視部落為靈魂的他覺得自己的靈魂在此隨遇而安，不像離開部落時處處感到不自然。

有感於平時大家會談kapaliwa的故事，卻鮮少有人敢在那多作停留的遺憾，W2於1996年村長任內舉辦第一次部落團體性尋根活動。在尚未進行尋根活動前，有常獨自一人上去kapaliwa過夜的行為，因他認為這裡存在著一種他無法言喻的情感，且希望有祖先托夢讓他有力量得以取得資源運用於此。

對於長期從事部落文化工作，W2說：

部落工作是我的願景，我真的很想說起一個帶頭的作用，像是我找到了我祖父兩間石板屋的原址，我已經查出來了，在kapaliwa。現在我們都學漢人掃墓，可是我覺得要慎終追遠應該要先去kapaliwa掃再回現在部落掃，回到那邊就用原始的信仰去掃墓，這又變成是我要起一個帶頭的作用。(訪W201)

在與W2的訪談中，其不但重複敘述著己身自發性投入文化工作的重要，譬如在敘述其本人傳統婚禮過程時，便強烈表達出自己對一般檯面形式化文化的看法，認為許多細部化的過程與精神才是重點所在。而認領維護桑樹溪清潔的實際行動、希望重建家族石板屋的想法等等亦是期許有朝一日能喚醒部落在這些方面的意識。

自1990年代開始的原住民風潮，為W2增添不少對於自己的文化認同與自信，其表示因為漢人想了解原住民而給予的關心讓自己感到欣慰與驕傲，而2007年暑假珍古德協會在kapaliwa舉辦兩梯次石板家屋重建的遊學台灣活動，在與部落留學活動學員接觸後W2感觸良多，並覺得自己有需要去推動文化重建工作的使命，更向研究者透露在此類活動裡，他再一次深刻體會到「**原來漢人想去了解也能夠接受原住民**」。因此在這活動參與後，研究者認為他受到的最大影響是增強推動部落重建的使命感。而他也表現出Ray(1998)所言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而Ray指的地方認同包含文化的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W2在文化認同上獲得進一步的提升。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T5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10 表示。

表5-1-10 W2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W2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5	4	2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增強推動部落重建的使命感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他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W2於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已經達第5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除對於部落的認同更加堅定外，認領維護桑樹溪清潔的積極行動，研究者給他的評量以5+做表示。文化認同上，藉由對外認同的建構使其文化認同獲得進一步的提升，產生推動文化重建工作的使命感，因此研究者認為W2由第4階段轉為第5階段。文化自信上，因為與學員的溝通、接觸而更加感受到自己文化被肯定的信心，因此，研究者認為其文化自信從「無自信」(2)到目前的「有點自信」(3)的程度。整體而言，在活動參與後的最顯著影響是增強其推動部落重建的使命感。

(3)W3 訪談結果

對於自小在外地長大的 W3 而言，部落是個陌生的地方。她在剛回到部落時完全無法接受跟部落相關的事物，也不認為自己是部落的一份子。但在 20004 年底時，有感於全心投入部落事務的父親逝世後的遺願未了，並在一群部落年輕人齊聚而希望一起共事的凝聚下，啟發她專心投入部落的決心。不同於以往劃分達魯瑪克與自己的關係，在數年的學習吸收下已慢慢了解部落相關事務，並有著發現問題癥結而想設法改善的積極態度。

W3：部落整體而言朝正面發展進行，可是當自己去正視一些問題時，會覺得部落有一些需要被關懷的人，需要有人去協助。領導者是朝正向發展前進，可是有一些村民似乎沒有跟上，應該要有人適時的回頭去拉這些人。(訪W301)

而看著部落內大家越來越相似的服裝配飾，她認為以往代表身分、功績等象徵的飾品到了今日已遭扭曲成為金錢的象徵，雖然大家都會在非公開場合談論，卻已經沒有人實際去管理與執行衣飾規範的傳統，其更以「**這樣的規範既然已經訂出來就是我們的文化**」表示她對部落文化內規範的認同。

由於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範圍幾乎都是以kapaliwa為主，在幾次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後，她開始鼓勵、建議部落內的年輕人上去kapaliwa，並對部落留學活動有著以下的看法：

部落留學就是要跟來參與的人講在地文化，我會覺得應該有人去將kapaliwa那裡與部落做一個很好的連結，並不是將兩地分開來而讓部落人覺得在kapaliwa辦活動與自己無關。我覺得kapaliwa是要賣自己的文化、賣我們部落的東西，很多外地人上去kapaliwa對我們而言是好事，拉到最原始的地方可以讓大家更了解我們的文化。(訪W302)

其進一步表示，在地文化的概念與對kapaliwa的進一步認知，源自於參與2002年kapaliwa的alakoa落成時，對部落在kapaliwa的凝聚力感受，以及當時部落裡有人辨識家族昔日石板家屋舊址時的震撼，並非只受部落留學活動所影響。

但在研究者的觀察中，W3從不喜歡上舊部落到如今願意出席參與和幫忙協助，此一認同部落、文化後接著出現的在地文化實踐行動，研究者認為如同趙世林(2006)所指的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而W2的認同與行動部份而言也是受到其他參與部落留學居民的影響所致。因此若觀察T4在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參加後的這一年裡，她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信上的變化就相當顯著。

綜合對W3的觀察與訪談，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11做表示。

表 5-1-11 W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W3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2	2	1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從不喜歡上山轉為參與並主動協助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W3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上，W3在剛回到部落且尚未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處於第2階段，懷疑自己的世界觀與族群身分，因而開始重新評價自我族群，進而尋求新的自我認同。在經由多年的部落文化工作參

與以及部落留學活動後，已經達第5階段，不僅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也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文化自信上，W3在接受、了解部落與文化後，從原先的「完全無自信」(1)轉為「有點自信」(3)程度。整體而言，在活動參與後的最顯著的影響是從不喜歡上山轉為參與並主動協助。

(4)活動工作人員整體討論

綜合三位工作人員的訪談結果，研究者將其活動參與前後比較以及個別的影響變化整理為表 5-1-12 和表 5-1-13，如下所示。

表 5-1-12 部落工作人員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代碼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W1	5	5+	4	5	2	3
W2	5	5+	4	5	2	3
W3	2	5	2	5	1	3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表 5-1-13 部落工作人員個別影響變化表

代碼	部落認同變化	文化認同變化	文化自信變化
W1	+	+++	+++
W2	+	+++	+++
W3	++++	++++	++++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整體看來，此三位工作人員中以 W3 的變化最大。若從部落認同上來看，W1 和 W2 的變化比 W3 較小，研究者認為是和 W1、W2 皆長期居住在部落內有關。W1 從小在部落成長，婚後離開直到兒女長大後才又回到此地，留住時間為四十年以上；而 W2 從小至今都沒離開過部落，居住時間近五十年。前面兩者自幼時就都已經在環境薰陶下慢慢體會部落文化的生活，但 W3 卻是在近幾年才真正居住在部落裡面且開始接受、學習關於部落的事物，因此 W3 在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上的轉變顯得較為明顯。在訪談後研究者發現在部落居住的時間與對部落的認同有關。

在文化認同上，三位工作人員都有顯著的改變。如W1開始傳授、教導孫子與青年們，期望他們能有所收穫；W2則因漢人對自己文化的肯定而以更多具體行動作為進一步認同的表示；W3從剛回部落的無法接受到今日的全心投入文化工作等。雖然每一位工作人員在文化認同上開始有變化的時間點都不同，但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卻也是其今日高度認同轉變過程中的一環。

文化自信上，W1與W2文化自信的正向成長與在部落留學活動時的感動有關；而W3的明顯變化，研究者認為和她數年來的主動學習吸收下慢慢了解部落相關事物，產生情感、認同所使然，因而致使其從原先的無自信發展成為有自信。而從W3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大幅朝正向變化的現象，使研究者認為認同部落、文化與投入部落相關事務應該有相關。

在工作人員的訪問下，研究者更發現 Cohen(1988)所說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的觀點在 W1 身上出現；W2 出現 Ray(1998)所說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的觀點；趙世林(2006) 所謂的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的觀點也表現在 W3 身上。

(三)部落留學活動助教訪談結果與討論

助教的工作主要是協助活動參與學員的生活起居，不但要接受諮詢，更要設法幫忙解決問題，因此其與自己組內成員們於活動期間有著密切而頻繁的接觸。

(1)A1 訪談結果

在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工作且表示喜歡居住在部落的A1認為，達魯瑪克不同於一般其他社區的是，在某些事情上具備相當程度的共識，而此為維持舊有簡單、單純部落型態的因素。礙於工作繁忙，A1在部落事務的專注程度並不如其他年長者高，雖然口頭上有服務的意願，但在研究者觀察裡其參與、出席活動的機率並不高。

接觸部落留學一年多以來，A1表示其幼時曾經上去過一次kapaliwa，但是他並不知道這地方與部落有何關聯，是在與參與此活動後才有此地為以前祖先居住過的舊部落認知，並開始認為「**kapaliwa應該算是我們村莊的一個特色，算是蠻有特色的地方**」。

看到外來遊客藉由活動參與表示對部落的興趣，A1說：

從部落留學裡面看到外人來關心我們部落，在幫我們做推動的時後，自己心裡本身就會有不好意思的感覺，就會想多參與部落文化的一些事情。…之前不了解的時候不知道部落文化有很多很好的地方，而且沒什麼感覺，了解之後會覺得部落的一些文化很不錯，原來是這樣一回事。(訪A101)

從他的話語中，研究者不難發現，其對文化的認同因為自己對部落的了解以及外界的關注而朝正向發展。如同Cross的階段發展所述，A1開始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因此研究者認為其文化認同從第四階段的內化期進入第五階段的內化承諾期。而他所說的「**自己心裡本身就會有不好意思的感覺，就會想多參與部落文化的一些事情。**」在研究者看來是因外界的認同而促使自己更加認同部落與部落文化，更從認同發展出從事部落文化工作的想法，而此正顯現出Ray(1998)所指出的對外認同建構轉為對地方認同的現象，以及趙世林(2006)所言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的觀點。

A1指出自己文化要受到外界認同是件困難的事，因而認為藉媒體或節慶等活動可以讓他人欣賞，並主動去認同部落的文化。有感於部落收穫祭的名氣很盛，他表示遊客參加後主動產生的好奇心詢問，能讓遊客快速認識部落。研究者認為從此處更可見A1符合Ray(1998)所說對外認同建構轉為對地方認同的觀點。而這樣的想法研究者推估是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所致，因在探尋其對部落留學活動的感想時A1說：

參加完(部落留學活動)後，(我)希望把我們的文化推廣給外人知道，而且我們會把比較好的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並將這些傳出去，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文化，更多人到我們部落裡面來玩。(訪A102)

研究者對於A1一年多來的觀察與此次深度訪談裡，研究者發現其主動與外來遊客互動的頻率變高，對於部落事物也已經能侃侃而談，相較於剛接觸部落文化相關工作時的表現更為積極，因此研究者認為其文化自信程度有朝正向發展的趨勢，即更為有自信，此也是研究者認為他在活動參與後受到的最顯著影響。

綜合以上，研究者將A1於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14做表示。

表 5-1-14 A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A1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4	4	2
活動後	4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更加了解部落、擁有自信並較主動與人分享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A1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上，他依然停留在第 4 階段的因素是他仍不會主動參與部落事務，總是以工作為由而缺席，因此筆者認為其所受的影響不明顯。文化認同上，他藉由對外認同的建構轉為對地方的認同，更從對文化的認同發展出想從事部落文化工作的想法，以及期望能有所貢獻。因此，研究者認為他從第 4 階段的「內化期」發展進入到第 5 階段的「內化承諾期」。文化自信上，由於 A1 在南島採集館擔任解說員的工作，以及參與部落留學活動等跟外界非原住民朋友的接觸，他從原先剛回部落時的「無自信」(2)轉為「有點自信」(3)的程度。整體而言，在活動參與後的最顯著的影響是更加了解部落、擁有自信並較主動與人分享。

(2)A2 訪談結果

回到部落居住將近一年的時間，A2 發現在部落文化裡學習到對部落的向心力，也發現自己將整個部落視為自己的地方，因而只要想到能讓部落更好就會願意多點付出、實際去做。

雖然A2在外工作10餘年，然其在部落內的先賦地位與接觸文化工作的影響，使得他對部落文化仍持相當正向的態度，當研究者詢問其對部落規範的看法時其表示：

我很認同部落內的規範，部落社會畢竟跟外面社會不一樣，部落既然有這樣不能搶劫、要尊敬連長者之類的規範，表示部落一定有一定的凝聚力，有所謂的影響力才有可能有這樣的東西出來，如果沒有的話，可能訂規定也沒有人會去聽。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就可以慢慢找到部落的價值所在，為什麼公佈一件事情大家都會聽，表示這個部落具有他的向心力，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訪A201)

第一次參與部落留學活動便擔任助教的A2，認為可以鼓勵部落的年輕多參與，讓他們了解其實部落裡有自己的東西，並藉由這樣的機會從別人的口中獲得肯定。研究者好奇的問A2為何需要靠別人來肯定自己？他說：

我們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可是有時候因為已經習慣這樣的環境與文化所以不會覺得這些是很特別的東西，反而外面生活環境跟我們不大一樣的人，他們從整個活動看到的東西作為是對我們部落的肯定，我覺得這對我們年輕人是一種激勵，而會有很多想法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對參與者與在地人雙方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流的管道。(訪A202)

A2認為藉由他人的肯定可以提升自己的信心，而Ray(1998)指出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因此研究者對A2說法進一步闡釋為必須是以對自我的認同、肯定產生自信的基礎為前提，經由他人肯定的附加可以讓自己對部落文化的自信更為堅定。在探求其活動參與感想時A2也強調：

我相信部落留學的學員來參加活動就表示本身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在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很多的想法跟我們做交流，他們可能多少就有一些了解，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後，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況，在這樣的交流下會對自己的文化產生更多自信。

經由上述，研究者發現A2認為他人的興趣、關心與彼此的交流下可以讓自己產生對本身文化的自信。雖然目前部落社會的文化並非主流文化，但對於未來其依然持有發展可能的信念，且更加篤定的認為文化對部落而言是一種很重要的資產。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A2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15 表示。

表 5-1-15 A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A2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4	5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投身文化工作，及經由參與學員的肯定而使自己更具自信。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A2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A2 在回到部落並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後至今，其對部落的認同以更多具體行動來表示，因此認為其從第 4 階段的「內化期」轉變為第 5 階段的「內化承諾期」，即顯現出較會參與族群活動，且期望有所貢獻的現象。文化認同上，由於出身頭目家族，及從小便不斷的在部落文化的接觸薰陶下成長，致使在回歸部落居住時，對於己身文化的認同已達相當高的程度。藉由參與部落留學活動，A2 更因為他人的肯定而對文化更加認同，在肯定自己所屬族群，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接納尊重其他族群之外，更全心投入部落文化教育的工作。文化自信上，A2 在參與活動後經由學員的認同與肯定增加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並非完全源自本身的自信，因此，研究者認為其從「有點自信」(3)再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整體而言，在活動參與後的最顯著的影響是，投身於文化教育協進會從事文化工作，以及經由參與學員的肯定而使自己更具自信。

(3)A3 訪談結果

領悟到多年在台北工作的生活並沒有比在家鄉更好，而於2007年7月返回部落的A3表示，他仍喜歡部落裡的生活。而部落內的簡單生活與人際間的真誠互動是部落最大的吸引。但由於工作與心思緣故對於部落公共事務鮮少參與，且認為有其他青年人可以幫忙，自己打算未來再投入。面對同儕、友人極力推動文化工作時，A3表示回溯昔日生活是有困難的，雖然也感受到其重要性，但仍以現實生活為第一考量「**我沒有辦法每天就是閒著要去保留那種東西**」。

或許部落內的生活已經讓A3習以為常，研究者在對其部落文化的探詢裡，僅

發現其對狩獵有著較多的見解。由於對狩獵感興趣，以往在閒來無事時偶爾會與長輩一起上山打獵，除了對於山林的禁忌以及狩獵的文化表示認同外，也對目前政府禁止狩獵感到不滿。A3說：

打獵還是有山神，上去打獵前一定要拜拜山神跟祖靈…以前獵人能扛獵物下來那他就是英雄，我覺得帶領我的這些長輩他們很厲害，這些長輩們一直在這個地方，並保留以前祖先的觀念、狩獵的方式、生存的方式…我就很尊重他們，打獵的時候就會請教他們很多事情…狩獵是我們的生活，那是我們的生存方式。…畢竟這些地方是我們自己的山，法令這樣定讓這些在過傳統生活的人有限制，外面人說我們不懂得保育，卻自己在電魚，我覺得我們只是自給自足的生活，政府這樣的做法對我們不公平。(訪A301)

視自己所擁有的能力、事物為理所當然的他，並不覺得自己從部落文化中習得的知識、技能有何特別之處。研究者認為是出於對自己、部落了解不夠的因素。然而，在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後，A3發現經由活動裡的講師、長輩等人身上讓自己對部落有較深入的了解。在之中，也因為長輩的提醒幫他找回舊有的一些記憶，藉由記憶與現在的實際感受連結後，開始對長輩所言事物有所體會。研究者認為這是對部落文化認同度逐漸提升的表現。

在研究者詢問以往狩獵時經過kapaliwa的感覺與擔任助教帶領活動學員的感受是否有差異時，A3表示：

感覺當然不一樣!以前上山都是打獵、興趣，不然就是好玩，這幾次活動都是帶學生上去kapaliwa，當然是不一樣的情景，感覺當然會有差別，就變成說想要把自己族裡的東西告訴給他們，只能傳達而已，看他們能不能吸收或是改變以前對我們原住民錯誤或是不好的印象，讓他們知道我們有自己生活的中心。(訪A302)

因為自己有過被主流文化壓抑的經驗，他告訴研究者說發揚部落文化沒有其必要性，但其後卻又說在活動參與期間與之後會想為自己被扭曲的文化做解釋，來破解漢人曾有的刻板印象。研究者認為，從以往的不喜和人分享部落生活的他到現在會為自己生活文化做辯解，是A3對部落文化產生更多的自信所使然。

綜合以上，研究者將A3於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16做表示。

表 5-1-16 A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A3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4	3	2
活動後	4+	4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尋回記憶、實際驗證並為部落與文化發聲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A3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A3 於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屬第 4 階段的「內化期」，雖有為部落服務的意念，卻沒有真實的行動。研究者認為其還未達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並較會參與族群活動，期望有所貢獻，也會接納尊重其他族群的第 5 階段「內化承諾期」，因此，以 4+作為衡量的表示。文化認同上，經由活動的參與與長輩的提醒而找回舊有的一些記憶，在與當時的實際感受連結後，其對部落文化認同度逐漸提升。即由開始看重自我族群文化價值的第 3 階段「沉浸期」，發展為內心感到安全並有自信的第 4 階段「內化期」。文化自信上，因為與學員的溝通、接觸而想為自己被扭曲的文化做解釋，此為文化自信心朝正向發展的表現，因此，研究者認為其文化自信從「無自信」(2)到目前的「有點自信」(3)的程度。整體而言，在活動參與後的最顯著影響是尋回記憶、實際驗證並為部落與文化發聲。

(4) A4 訪談結果

A4 曾聽祖先在 kapaliwa 生活的故事，卻從未到過 kapaliwa，因此，2008 年 2 月在青年會學長的邀約下便決定參與部落留學活動，以擔任助教的身份好好體驗一下在舊部落的生活。他認為部落居民是 kapaliwa 的一部份，並不是研究者所言 kapaliwa 是部落的一部份，其表現出有 kapaliwa 才有現在子民的看法。除此之外，A4 更將整個部落與自己的家劃上等號，認為在部落裡有都市找不著的人情味與閒適的生活。

在青年會的訓練裡，A4 學到如何過群體跟有紀律的生活，且在經過此一過程後覺得自己有義務與責任將部落的規範告訴比自己年輕的學弟們。對於 alakoa 他

的看法如下：

現在的alakoa(男子會所)我覺得是保護魯凱文化的中心點，如果沒有青年會，我覺得部落的村長或是鄰長等去做這種事情力量就比較小，所以alakoa的訓練對我來說很重要就是它是文化的中心點。(訪A401)

長期在外工作的A4常會有對其部落生活感到興趣的朋友，也都會好奇的問是否可以到部落裡玩，他也總是相當歡迎的回應。訪談間，A4用相當自信的口吻表示「**自己的部落並不差!**」且對自己文化有信心，更有想讓大家認識、知道自己的部落想法。在其描述裡說：

外面朋友問我是哪一族？哪個部落？有豐年祭吧!我說對，然後我就開始講我們豐年祭有幾天阿，然後做些什麼等，就開始講給他們聽，讓她們很好奇很想來的感覺，最後一句話一定會說，如果我講那麼多而你卻不見得相信的話，要不然你到台東來看你就知道了!(訪A402)

在與A4的對話裡，研究者發現他有著想為部落付出、奉獻的心，但礙於現實考量與顧慮，很多想法都與生活相衝突著，因此總是有著力不從心的感受。

因為受傷而回到部落休息，因緣際會下第一次參與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A4，他向研究者透露其感受：

那個地方給我的感覺很舒服，一直在尋找遺跡，想看到以前我的祖先到底是怎麼生活，也順便問老人家他們以前在這裡的時候，那邊的生活是怎樣怎樣。對我來說，我的想法與心態也跟外來的人差不多，只是，我是這裡的魯凱族，所以我也是很新鮮的在尋找，原來他們以前是這樣過生活，怎麼讓自己在這個山上活下來，其實祖先他們也是很厲害。(訪A403)

在曾經參與過活動的友人對活動的陳述與引領下，A4開始對舊部落kapaliwa產生興致，並持著探索的心態上山參加部落留學。活動期間，不論從長輩身上或是個人體驗，他都積極的認識在地文化，以便獲得更多關於部落的歷史與知識。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部落留學這些年來的效應下，已經帶動A4想進一步認識舊部落的慾望。

綜合對A4的觀察，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17做表示。

表 5-1-17 A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A4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5	4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受活動效應影響而參與，從中建立更穩固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若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A4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A4 於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前屬第 5 階段的「內化承諾期」，因他在北部工作時擔任旅北魯凱青年會副會長；活動參與後，由於他認為部落居民是 kapaliwa 一部份的見解，研究者認為其有更加認同部落的感受，因此以 5+為表示。文化認同上，經由活動的參與對舊部落 kapaliwa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將所知分享給青年會內其他學弟與同儕們聽，此一經驗與具體行動是由第 4 階段「內化期」發展為第 5 階段「內化承諾期」的具體因素。文化自信上，由於參與前便樂意與其他非原住民族分享部落相關事務，因此以「有點自信」(3)表示；參與後藉由與學員的交流而再產生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整體而言，在 2005 年開始的活動舉辦後，A4 受活動效應影響而參與，並從中建立更穩固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5)活動助教整體討論

綜合四位助教的訪談結果，將其活動參與前後比較以及個別的影響變化整理為 5-1-18 和表 5-1-19。

表 5-1-18 部落助教活動參與前後比較表

代碼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參與前	參與後
A1	4	4	4	5	2	3
A2	4	5	5	5+	3	3+
A3	4	4+	3	4	2	3
A4	5	5+	5	5+	3	3+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表 5-1-19 部落助教個別影響變化表

代碼	部落認同變化	文化認同變化	文化自信變化
A1	=	+++	+++
A2	+++	+	+
A3	+	+++	+++
A4	+	+++	+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受訪助教們回到部落居住的時間最長者為兩年多，最短則不到半年，擔任與活動學員最直接接觸的助教次數都是一次，只有 A1 與 A3 還曾做過工作人員。

A1回到部落後進入台東縣南島採集館工作，又輔以擔任多次部落留學活動的工作人員與助教，在雙管齊下的環境影響下，使得他在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明顯朝正向發展。但部落認同上依然停留在第四階段，是因他仍不會主動參與部落事務，總是以工作為由而缺席，因此，研究者認為與其當初剛回部落時的改變不明顯。在訪談過後研究者發現A1有著Ray(1998)所說對外認同建構轉為對地方認同的現象，以及出現趙世林(2006)所言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的現象。

在A2於部落認同上的顯著變化，研究者認為主要是其擔任部落組織幹部後的影響，其主動參與部落文教事務，且期待部落大眾與自己一起投入其中以期能讓部落朝更好的方向發展，此一強烈慾望與行動是接任之前所較不明顯的。而他因外界的肯定而對自己肯定的現象正如Ray(1998)指出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

取認同，轉為對地方認同的現象。

自A3回部落後便連續參與過三次不同屬性的部落留學活動，先是擔任工作人員而後再以助教身分和學員互動，在研究者多次觀察與訪談下，他在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的正向發展遠高於總是口頭上說會參與部落活動幫忙的部落認同上。

A4在訪談過程中比較自己與昔日對部落的看法，研究者認為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後對他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更是有著加分的正向影響。

(三)部落留學活動對一般居民訪談結果與討論

一般居民指住在部落內非主辦單位主動任用於活動期間的部落居民，且並非每一位居民都聽過部落留學活動，因此研究者將曾經參與過活動的所有人員名單告知受訪者，以擴大範圍讓其回憶是否曾聽過他們對活動的描述。

(1)I1 訪談結果

當研究者在部落內街道漫步找尋訪談對象時，赫然發現有幾個人在一戶人家的門口進行著工程，主動向前招呼後才發現他們都是部落內居民。由於鮮少在非假日早上遇見部落的中年男子，於是便表達自己的來意，試圖從中找到研究者的訪談對象，I1 正是其中的一位。

由於對其居住且在部落內工作感到好奇的緣故，研究者向 I1 詢問：

R1：「您喜歡居住在部落嗎？」

I1：「目前很喜歡，大家心態在改變，大家慢慢認同部落日後的發展，我認同部落，所以就把過去老人家做的，有關於我們原住民文化的東西慢慢做出來，雖然不怎麼樣，不過就是邊做邊學習，把老人家的東西恢復起來，讓我們晚輩知道過去老人家有那麼好的東西。」(訪 I101)

看著一旁正進行工程的其他居民，研究者了解他想表達的是運用傳統建築技術恢復、完成與延續長輩的智慧結晶。

在 2008 年 4 月部落所舉辦的 maisahoro 活動有限的工作人員裡，研究者與 I1 再次碰面。其在熱心參與下，駕駛著小貨車將部落青年與婦女們送抵 kapaliwa 後才又返回現居達魯瑪克(taromak)部落。就此，研究者認為 I1 在訪談時所言確實屬實：

只要是我們社區的工作，不管是文化或是清潔勞動都會去幫忙，我都很熱中參與活動，希望我出來可以影響他人，然後一傳十、十傳百的帶動大家。(訪I101)

目前部落正進行著舊部落kapaliwa第一戶常民石板家屋的重建，而I1的姪子在agulay(義務勞動)時也從基礎的撿石頭開始，學習石板家屋的建築。研究者從他言談中感覺出他那發自內心的喜悅。I1更向研究者透露出曾參與過kapaliwa在2006年第一間石板家屋重建(頭目家屋)工程的木材運送，並認為目前文化最重要的是舊部落kapaliwa，且對於正在建蓋的平民家屋有著如下的看法：

以前家屋的建造是就地取材，現在材料多半是加工，我希望用更傳統的方式建造，我們自己的東西要就地取材，要自己雕刻、自己砌牆、邊學邊做。(訪I102)

收穫祭前的文化廣場佈置是以義務勞動的方式進行，由社區內各鄰負責各自的休息區搭蓋。I1除參與其中外，還幫忙部落青年一起立鞦韆，且從鞦韆的架設說明裡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出他對自己文化的自信。

I1：立鞦韆時我們還是會義務去幫忙，有些小朋友對這個文化的一些東西，譬如立鞦韆的方式他們比較不懂，要上架的時候都是不用機械，我們都用人力把它架起來。這是我們的傳統，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團體的力量在哪裡。架好鞦韆之後大有成就，也很歡喜，大家坐在那邊看鞦韆立起來以後的那種感覺說不出來。(訪I103)

在研究者對在舊部落kapaliwa舉辦的部落留學活動描述後，詢問其是否曾聽過時，I1表示曾經聽過活動但是並不清楚此一活動的內容，但仍以自信的口吻表達「他們蠻喜歡我們taromak這個地方」。其後的言談中又說到目前文化最重要的地方是kapaliwa，可見數年來kapaliwa舉辦的許多活動，使得I1在潛移默化下已經受到影響。這樣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增強與在舊部落重建上有更顯著行動的現象，研究者認為是受部落留學活動影響所導致。

若將十多年前剛回到部落的情形與目前相較，研究者發現I1對於部落的事務表現更是積極，譬如參加部落巡守隊。而後來所從事的木工與貼石頭工作，讓他學習到更多祖先的智慧。近幾年的再次參與文化廣場立鞦韆的工作更是增強其對文化的自信。

綜合對I1的觀察，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20做表示。

表 5-1-20 I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1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4	4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對部落文化更加認同且更投入重建工作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I1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對自己文化的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發現在部落認同上，I1 於部落留學活動舉辦前屬第 4 階段的「內化期」，為部落付出的具體行動較不明顯；活動舉辦後，雖然他並沒有直間參與，但在得知活動過後的行動力與貢獻的想法都有朝正向發展的現象，因此評量時予以 5，表示進入第 5 階段的「內化承諾期」。文化認同上，經由 2002 年在舊部落的 alakoa(男子會所)的興建、部落活動的舉辦，使他逐漸認同舊部落 kapaliwa 對部落的重要性，進而參與頭目家屋的搭建、maisahoro 活動等，因此，研究者認為其從第 4 階段的「內化期」發展為第 5 階段的「內化承諾期」。文化自信上，由於活動舉辦前便於鞦韆的架設、傳統建築的興建等獲得對本身文化的自信，因此，以「有點自信」(3)表示；活動舉辦後經由大略對活動的認知再產生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整體而言，在 2005 年開始的活動舉辦後，I1 受活動效應影響最明顯的是對部落文化更加認同且更投入重建工作。

(2)I2 訪談結果

一日上午，在研究者找尋合適的訪談對象時，發現某雜貨店門口聚集了幾位正在聊天的婦女，與她們寒暄下 I2 表示願意接受訪談。

I2 是從其他部落嫁到達魯瑪克部落的原住民，婚後不久便外出工作。因過膩在外縣市的生活而再次回到部落內的她，向研究者表述其年紀已大找不到工作的無

奈。其雖認為自己是部落的成員之一，卻相當無自信的感覺別人對她在部落身分的否認，並於多重因素下，將自己與部落間設立一道無形的圍籬而出現自我隔離的現象。

I2：「是種族的關係吧，我對他們的文化不會想要聽。我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我還去了解人家的文化好像有點怪。…雖然嫁到部落來，可是也不會想要了解這裡。」(訪I201)

因為自己出生的部落與先生的部落在文化間有差異，她和現在於外地工作的孩子都沒有參與過部落內舉辦的傳統祭儀、活動與豐年祭，對部落文化也不甚了解，當研究者問及其對部落文化的看法時，I2也以消極的答覆居多，如「**原住民部落也都是這樣而以阿，還有會更好的嘛!**」

I2之所以對部落有這樣的感覺，研究者認為是因為她尚未能接受、融入部落以及現在年紀已大而導致。部落即使有家的感覺，卻因為沒有工作機會，使得她覺得部落對其而言並不重要。

在 I2 話語中研究者得知目前與其同住的小女兒正學習傳統舞蹈和達魯瑪克語言，其表示因為女兒是魯凱族所以要讓她接觸這類的東西，而且女兒學習能力佳，藉由她的母語學習也可以讓 I2 自己多學一些達魯瑪克部落的語言。

雖聽部落參與活動者提過有關達魯瑪克部落留學的活動，但因為自己不感興趣而沒有更進一步的去了解，使得對部落留學沒有特別印象，僅認為他們是出於好奇或是想了解原住民而參與活動，對本身思想或行為影響亦不明顯。

因此研究者綜合對I2的觀察，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4-1-21做表示。

表 5-1-21 I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2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2	2	1
活動後	2	2	1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影響不明顯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I2 在 2006 年時回到部落，但感受到工作機會的缺乏而對部落的認同較低，且有懷疑自己的世界觀與族群身分的價值；在得知部落留學活動前後對她的影響與改變並不明顯的情形下，研究者認為她在部落認同上若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I2 進行評量，她依然處於第 2 階段的「接觸期」。在文化認同上因為小女兒學習部落內的舞蹈和母語，使得她也開始慢慢想認識部落內的文化，但這並非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從她尚未重視自我族群的文化價值來看，認為 I2 於文化認同上仍然屬第 2 階段的「接觸期」。文化自信上，因為對部落的不了解而顯得相當無自信，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改變並不明顯，因此，研究者給予 1 表示其「完全無自信」的現象。

(3) I3 訪談結果

一個下雨的夜晚，研究者在部落一戶人家外，看見正與朋友的家人一同觀看電視的 I3，說明來意並詢問其年齡後，研究者開始進行與 I3 的訪談。

在 I3 年幼時，他的父母親在部落傳統領域內的山上種植作物，因此，他會有居住於 kapaliwa 附近的經驗與記憶。在山上居住期間，I3 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親眼目擊一隻聽得懂昔日頭目說話的大蛇，自此之後，他便對部落裡巴冷公主故事的傳說深信不疑。

回到部落居住已屆兩年的他在自我表述中說明喜歡居住在部落，可是接著的言談中也述說在外工作後的見聞很多，因而感覺部落的文化沒有任何特殊性，以至於都不會有想參與部落活動的想法。

R1：「你有參加部落裡面的文化祭典活動嗎？」

I3：「豐年祭的時候我也有回來，不過都是看節目而已。」

R1：「為什麼都不再參加豐年祭？」

I3：「沒有那個心。」

R1：「那你在旁看有什麼感覺呢？」

I3：「現在看沒什麼感覺，也覺得乏味了，在外面的社會看得太多了，回來部落看了也不覺得有什麼。」(訪I301)

I3 雖認同大家為部落所做的努力，卻不斷的重複自己因個性孤僻而不喜歡參加活動。對於部落的生活與文化，I3 說其學到的東西以負面居多，譬如「跟朋友一起吃喝玩樂」、「喝酒」等，研究者在與他的訪談中並無發現他有任何因文化而獲益良多的感受。

因 I3 會說簡單母語，也會教導糾正自己姪女的部落語言學習，於是研究者與其談論對語言的看法：

R1：「你有教姪女一些達魯瑪克語言，那你本身覺得這個語言很重要嗎？」

I3：「依我來說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如果現在都不講 taromak 話我也覺得沒差，因為現在人都學一些外來文，如果都不講 taromak 話我也不會覺得可惜。不過語言它還是會傳承下來，因為一般家庭也都會講，所以我不怕語言會流失，因為還是有人在做研究的工作。」(訪 I302)

由其言談中，研究者認為他本身缺乏對自己的文化認同與自信，雖然會說母語，對於語言的傳承工作卻不很重視，且認為部落內只要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努力就會繼續流傳，並不將自己納入其中。這樣的情形從研究者對他的觀察裡，推測與他對自己本身的低度自信有關。

因為住家地理位置的關係，I3知道有達魯瑪克部落留學的活動，而參與過活動的姪女經由經驗分享也加深他對活動的印象，因此他開始注意部落發生的事情。有別於以往不關心、不參與部落活動的習慣，此活動的舉辦使他開始逐漸注意部落發生的事務。

綜合對I3的觀察，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22做表示。

表 5-1-22 I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3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3	2	1
活動後	3+	2	1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啓發對部落發生事務的關心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I3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對自己文化的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認為他在得知部落留學活動前處

於開始看重自我族群的文化價值，以自我的族群身分為榮的第 3 階段「沉浸期」；由於活動後開始注意部落發生的事情，因此，研究者認為其在部落認同上有稍朝正向發展的趨勢，但還沒到內心感到安全並有自信的第 4 階段，於是以 3+作為活動辦理後的情形表示。文化認同上，活動的辦理對其改變並不明顯，依然屬於開始懷疑自己的世界觀與族群身分價值的第 2 階段上。致於文化自信上，由於不肯定部落語言的存在價值，對自己文化也「完全無自信」，部落留學活動的辦理對 I3 的改變並不明顯，因此，研究者認為他仍處於「完全無自信」的狀態。整體而言，在 2005 年開始的活動舉辦後，I3 受活動效應影響最明顯的是啟發對部落發生事務的關心。

(4)I4 訪談結果

早餐店門口的兩位阿姨正在處理著檳榔，研究者好奇的向前詢問過程並自我介紹，恰巧老闆的年紀符合研究者的訪談對象年齡，於是在徵求同意後便請 I4 接受訪談。

秉持著為部落居民服務的心而經營早餐店的 I4，體諒著老人家一早出門到園裡工作的體力問題，她每天一早天尚未亮就開始營業，而在研究者訪談期間就剛好出現幾位回來吃第二次早餐的長輩。I4 不但自述「**以部落為榮**」，更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部落的關心，譬如贊助飲料、幫忙準備餐點等。

由於在家裡都是以母語跟長輩與先生溝通，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從小就開始傳授簡單母語字彙，一但聽到孩子用國語交談時都會進行規勸：「**嘿！原住民捏，不講母語就會流失了捏。**」至於部落裡的活動 I4 也是相當鼓勵孩子們參與，她表示：

「我很鼓勵孩子們去參加活動，沒有去參加我都會罵，我說你們不行沒去參加，如果你們都不去，以後年輕人也都不去，這些文化的儀式跟祭典就都沒有了。以前在外面我都會跟孩子說，你們回去部落時，有什麼活動都要參與，這是我們村莊的活動，不參加很可惜。」(訪 I401)

I4 因為認同自己語言、文化而有促使延續的行動，研究者認為和趙世林(2006)所說的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前提觀點有相互呼應。

雖不會鳥占，但從小就開始聽鳥聲的她相信老人家從鳥占現象所做的判斷，因為她認為老人家流傳下來的智慧都有其根據。對於家中有巫師體質的家人，I4 很有自信的向研究者說以前頭目都會親自前來請教祭祀的程序，也表示對巫師的認同，只是因為後來信教的緣故家人也都不再延續這樣的祭儀。

I4向研究者表示其曾經參與過部落留學活動，究其原因後發現是因為她自己的妹妹為活動工作人員，因此她才上去kapaliwa協助幫忙。基於此經驗，研究者便請問其感想：

R1：「參加完活動您有什麼感覺呢？」

I4：「覺得自己比較認識很多事情了，原來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學習的，沒有說那麼單純就這樣過過生活、工作，覺得部落的生活很多樣。像是部落留學的學生去採野菜、雕刻那一類，都會知道原來這個野菜可以吃、怎麼使用。以前小朋友都不會阿，現在都會了。…比較充實，有被看重的感覺，我覺得村莊裡面在文化上的人才應該把它找出來，大家要鼓勵，一定要這樣子做。」(訪I402)

I4在活動過後發現自己的知識增長，更發現部落文化的價值與重要，如採集文化等。因此研究者認為I4開始出現Cohen(1988)所說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現象。因為活動的舉辦也讓她自己更具信心，並激發希望有越來越多人一起參與為部落努力的期待。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I4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23 表示。

表 5-1-23 I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4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5	5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發現部落文化的價值與重要，並對部落未來的發展充滿期待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Cross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I4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對自己文化的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認為她在得知並間接參與部落留學活動後，於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都有稍微朝正向發展的現象。部落認同、文化認同上，由於在活動辦理前就有為部落的服務行動與文化活動的參與；

活動辦理後也有稍為增強的情形，因此以5+表示其行動更積極，以作為原先已達第5階段的區別。文化自信上，由於和學員的互動以及感受到被重視的感覺，研究者認為她從「有點自信」(3)發展到再稍微產生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若就整個活動而言，活動給予I4的影響最為明顯的是發現部落文化的價值與重要，並對部落未來的發展充滿期待。

(5)I5 訪談結果

夜晩是部落三五個青年聚集聊天的時刻，在研究者於 I5 家門口進行某位居民訪談時 I5 正好在家，在詢問年齡、取得同意後便於其自家門口進行訪談。

在達魯瑪克部落文化薰陶中長大的 I5 稱自己為閩南人，雖然擁有八分之一原住民血統，但卻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如願恢復原住民籍。對於部落內與閩南人相異的文化與社會規範，他表示：

我覺得既然這個村莊裡面有這樣子的規範與文化活動的話，這個我也認同，所以盡量會去參加，畢竟我們是同一個社區的人。(訪I501)

曾經也受過青年會訓練的 I5 相當認同這樣的會所文化，其得意的向研究者說從來沒聽過有其他比自己部落還嚴格訓練的部落，並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補上一句「**還有試膽訓練!**」。由於 I5 對於青年會受訓時的印象特別深刻，於是在與外面朋友分享自己部落的生活時總是會提及青年會的訓練、分享在 alakoa 的受訓過程以及學長學弟間在訓練中的樂趣。他認為部落內用 alay(咬人貓)打青年是很特別的文化，且有必要繼續傳承延續。因此面對今昔青年會因應社會所做的轉變 I5 說出他個人的看法，以表示自己對文化的認同。

I5：「現在青年會訓練好像夏令營，以前我們受訓很嚴格，現在父母親很奇怪，明明知道部落的傳承就是這樣，現在為什麼要去阻擋，反而變成是身為過來人的自己在阻擋，現在青年會變成比較沒有約束力。」
(訪I502)

I5曾參加過部落內巡守隊，但在近幾年來參與部落事務的機會變少，很多關於部落的事情都是從同年齡層的友人身上得知，如部落留學活動正是一例。雖聽過這樣的活動，但是因為工作、家庭關係以及其他因素而沒有多加留意，雖將它放在心上卻沒有進一步的關切。換言之，即在工作時間不能配合的情形下，對於部

落事務與活動參與變得較不積極；他也表示，若部落有需幫忙也較不會主動出席，而是在友人提出協助需求時才會出面給予幫助。

I5在20歲左右曾跟部落內的長輩們上去山上的傳統領域打獵，經過kapaliwa時有稍微觀望一先人住過的舊部落。詢問其當時的想法時，I5說：

(祖先)他們蠻會找地方的阿，那邊環境很好，而且我覺得那邊很不錯!我覺得祖先蠻有智慧的。(訪I503)

在研究者進一步問其是否願意在舊部落kapaliwa居住時，他說：

現在有水有電，幹麻住那邊!那是以前的生活，(現在住在那邊)不合邏輯阿!(訪I504)

由於目前居住的達魯瑪克部落生活便利，而舊部落kapaliwa因為沒有電力的供應、缺乏自來水系統，且離現居的部落開車尚需30分鐘的車程，因此一般居民顯少有人想定居於此並沒有人長期居住於此。加上部落內信仰以及傳說舊部落kapaliwa有鬼魅的傳言，很多人到目前為止都還不願意在此過夜。

由於I5曾有狩獵經驗，他在與研究者的訪談中強調：

我們自己的地方為什麼我們不能狩獵來吃，從以前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只是不喜歡讀書，喜歡往山上跑。現在政府這樣規定，誰要為他們負責？他們去外面工作根本無法適應!他們從小到大都是狩獵，這個狩獵的地區就是我們村莊、我們自己的地方，因為我們以前是從山上那邊下來的。……以前在kapaliwa就是靠狩獵維生，自己的地卻不能狩獵，這些人他們要怎麼生活？他們只是糊口!連糊口都不行，這樣子要怎麼傳統下去?(訪I505)

對於狩獵文化表示認同的I5，認為部落內列人僅是以傳統方式過生活，並不如一般人所言，是破壞山林、迫使野生動物瀕絕的角色。政府對傳統文化的限制是使原住民狩獵文化逐漸流失的原因之一。

因此，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並加上活動參與的影響，將其結果以表5-1-24做表示。

表 5-1-24 I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5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4	4	3
活動後	4	4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影響不明顯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I5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對自己文化的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認為他因為工作因素，雖肯定自己所屬族群，但較少時間參與部落內公共事務，因此尚未達到第五階段的「內化承諾期」；加上活動對他在行為上的改變不明顯，研究者以(=)表示活動舉辦前後對他的影響。在文化認同上，因為沒有顯著的為部落文化努力的個人行動，因此研究者也以(=)表示部落留學活動對他的改變不明顯。文化自信上，研究者從他對文化的看法得知其「有點自信」(3)，但活動舉辦前後對他個人的改變不明顯，因此仍(=)表示。

(6)I6 訪談結果

從部落內活動中心出來後，研究者發現一類似公部門的機構，走入其中想一探究竟時，研究者與 I6 碰面，得知其為部落居民且年齡正為研究者所需時，便在徵得同意後開始訪談。

I6 從小在部落內長大，她稱自己父親是外省人，但由於母親都以母語和其溝通，因此，她自信的向研究者表示自己的母語能力比部落其他原住民好。又加上幼時常與親戚到園子裡工作，她從而學習到許多一般人不知的生活智慧，也因此使得 I6 覺得這樣的生活相當幸福。

I6：「其實我很慶幸我生長在這裡，因為一些資訊，科技的東西很多都是一般人可以有機會碰到的，可是像這種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與智慧就沒有辦法。」(訪 I601)

她亦認為一般學識可以外加，就算現在於資訊、資源等有較不足的現象，這些需求都可以在未來獲得滿足，但是原住民祖先智慧的特殊性並不是任何人都有碰觸、學習的機會，因此對現在原住民而言是很稀有而珍貴的資產。其後她更指出部落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如孩童學一些生活上的小技巧對未來的幫助等。

擔任過三年女青年會長，目前因家庭與晚上在教會陪讀的緣故而較少參與部落事務、活動，近幾年都是以豐年祭或其他祭典時的協助幫忙為主，其餘時間就難以安排，表達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慨。但 I6 對於部落的文化觀感卻不因婚後的活動參與減少而影響：

我覺得我們的鞦韆很值得驕傲，只差我不能跟男生去，其實從以前我就很想去看男生到底是怎麼選、砍竹子的，其實我很想看…當團長的時候才知道立鞦韆也是有分公母，公的站哪邊，母的站哪邊，該讓部落青年知道的就是這種細節光是挖一個鞦韆的坑也是有技巧的，所以也是要有老人家帶領，其實很多這樣文化的東西並不是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子，裡面的學問其實很多。現在很奇怪每一族都有鞦韆，不過他們都不敢搭高，其實我們可以搭這麼高就是因為有學問在裡面，所以我們的鞦韆才會又高又穩。雖然我父親是外省人，媽媽是原住民可是我對我們部落的文化，我覺得很驕傲。(訪I602)

對於鞦韆製作過程智慧的稱許與外界模仿學習的評論，研究者明顯感受到她除認同自己文化外更表現出對於己身文化的自信。

I6 曾經看過也聽過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她一直以來都認為是一群前往 kapaliwa 研究、開發的行動。因此，總認為應該是由部落的居民擔任如此角色的她向研究者提出「**怎麼會是外來人來做我們的工作？**」的疑惑，在研究者與之說明後 I6 才表示對於內容與性質的了解。

在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I6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响變化以表 5-1-25 表示。

表 5-1-25 I6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6		
指 標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前 後			
活動前	5	5	3
活動後	5	5	3+
變化	=	=	+
影響	促使產生對文化保存的危機意識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對 I6 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做評量，文化自信上以其對自己文化的言談、態度為評量依據，研究者認為她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都已經達到第五階段的「內化承諾期」，雖然知道有部落留學活動並親眼看過參與學員在學習有關部落的事物，但是對 I6 而言，此一活動對她的改變不明顯，因此，研究者皆以(=)做活動舉辦後影響的表示。文化自信上，研究者認為她對活動的好奇、關注與解讀已然在其文化自信上有所影響，其從「有點自信」(3)，再稍微產生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若就整個活動而言，活動給予 I6 的影響最為明顯的是對活動的疑問促使她產生對文化保存的危機意識。

(7)I7 訪談結果

常在部落出沒的研究者發現部落的網咖總是會有幾位年輕人駐守其中，因此，便於內探望並尋找合適的對象。看著 I7 坐在電腦前認真的模樣，研究者只有待他使用結束後詢其意願並進行訪談。

二十出頭的 I7 是青年會的一員，2007 年在外受傷後回到部落療傷並擔任青年會幹部訓練較年幼的男青年，他表示青年會是自己的重心所在。其因自己在青年會中獲益許多在個性上有很大轉變，如從先前的目中無人轉為對長輩的尊敬等，因此 I7 選擇承擔幹部的職責來讓更多青年成長。

面對從小一同長大的朋友們紛紛離開部落謀職，他也不曉得未來是否就定居在部落，因此 I7 提出他對部落的看法：

我覺得這邊比較適合養老，因為這邊幾乎都是小孩子，要不然都是一些老人家，所有年輕人都在外面打拼，所以以後退休了我還是寧願回到故鄉，以後如果

我要養老，年紀也到了，我還是會回來，就是寧願在這村莊，因為畢竟從小就在這裡長大的。(訪 I701)

礙於現實經濟面的考量，I7 不得不有再次離開部落的想法，而仍然會回來的因素是因為這裡有家、有歸屬的感覺。研究者認為其雖表示對自己部落的認同，但似乎被「年輕人在外打拼」所束縛，這是普遍鄉村與原住民部落面臨的青年人口流失的問題，因而造成他所陳述的現象。

I7 在接觸部落留學前已經跟獵人經過 kapaliwa 到山上狩獵，而在 kapaliwa 的 alakoa 蓋好後，I7 更認為 kapaliwa 已經成為青年會的一個據點，就像是找回以前祖先所居住的地方一樣讓人有想上去的動機。更開始發現 kapaliwa 存在的價值，他表示：

因為像這樣的文化很像只有我們村莊才有，全台灣好像目前只有我們村莊才有，所以我覺得蠻慶幸的，我也替 taromak 高興，對自己文化很有自信。(訪 I703)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 I7 也曾接觸過，是持著關心活動的心態與其他青年會成員一起出席，於是研究者便詢問其接觸後的感受。

R1：「看到那麼多從全國各地來的人進去 kapaliwa 您有什麼感覺呢？」

I7：「我覺得蠻好的。讓他們知道我們原住民的生活，尤其他們不是原住民，那他們那麼難得的機會來到我們的村莊，kapaliwa 又是一個神聖的地方，現在把它弄成一個觀光的地方，我覺得本村有很好的發展。」

R1：「活動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I7：「一定會有阿！因為外面來參加的人他們一定會想要來了解我們的生活，他們要了解一定是用唱歌跳舞，這是最具體的方式。我覺得把我們的文化傳出去，讓更多人知道，當然對我們村莊更好。」(訪 I702)

在活動參與後，研究者發現 I7 希望有更多人認識自己的部落與文化，並想以外來遊客易懂的方式告訴他們自己文化的特色與價值。他將舊部落視為發展觀光的場域，有別於一般居民希望以目前居住部落為發展的想法，研究者認為這是出於 I7 對舊部落文化重建的認同而來，而這是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的表現。從其所言，研究者更發現他有著 Cohen(1988)所說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的現象。

於觀察與訪談後，研究者將 I6 參與活動前後的影響變化以表 5-1-26 表示。

表 5-1-26 I7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7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4	4	3
活動後	4++	4++	3+
變化	++	++	+
活動影響	認同舊部落文化的價值與重要，並想進一步宣揚與發展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來看 I6 的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研究者認為在部落留學舉辦之前，即他加入青年會所後，在部落的認同與文化認同上已經開始有所轉變。雖然他在部落留學活動期間以關心、湊熱鬧的心態前往舊部落 kapaliwa，其對部落認同與文化認同上的變化也明顯朝正向發展。但若將青年會的活動排除，研究者認為他還沒有發展出自己個人具體為整體部落、文化工作等付出的行動，因此比第 4 階段的「內化期」發展為更加認同部落的 4++，尚未達到第五階段的「內化承諾期」。文化自信上，研究者認為 I7 因為外界的關心與肯定使其從「有點自信」(3)，再稍微產生多一點自信心(3+)，但還沒到「有自信」(4)的程度。活動給予的影響最為明顯的是認同舊部落文化的價值與重要，並想進一步宣揚與發展。

(8)I8 訪談結果

雨天的夜晚，我經由部落友人介紹而抵 I8 家中，此時她正與友人離開家門口準備外出，在說明來意後 I8 表示願意接受訪談。

比較不喜歡參與活動的 I8 從未參加過部落的文化祭典活動，也沒有參與過女青年會，雖然家人會邀約、鼓勵但她就是不願意出席。即使家裡的弟妹們參加部落活動 I8 也鮮少主動關心、詢問，因此部落內的事情幾乎完全不了解。當研究者試問其對於部落內文化看法時等，她幾乎也都以「**我不知道**」、「**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回應。關於部落內的歷史與傳說故事她也多表示沒有聽過。但她仍向研究者表示因為家裡有溫暖所以喜歡住在部落裡。

I8 知道 kapaliwa 的位置，但並沒有去過，且一直以為女生不能去，自己也不想上去。在研究者向她敘述有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時，她表示未曾聽過此一活動外還反問研究者「**他們去 kapaliwa 那邊幹麻？**」，而當研究者說出參加過活動的

所有人員時，她也說從來沒有人與她提及有如此的活動。因此本研究認為部落留學活動對其本身並無影響。

綜合對 I8 的觀察，研究者將其活動前後的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做評量，其結果如表 5-1-27 所示。

表 5-1-27 I8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受訪者代碼	I8		
指 標 前 後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1	1	1
活動後	1	1	1
變化	=	=	=
活動影響	影響不明顯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在研究者看來，I8 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都顯著偏低。以 Cross 的族群認同五階段來看，她對主流族群持正面看法，甚至貶低自我少數族群，不會檢驗自我少數族群的認同感，因此，屬於第 1 階段的「接觸前期」。由於不參與部落內任何活動，對部落留學活動也一無所知，因此，研究者認為她在部落認同跟文化認同上的改變不明顯，以(=)做表示。文化自信上，屬於「完全無自信」的程度，部落留學活動對其影響也不明顯。

(9)一般居民整體討論

研究者綜合上述八位一般居民的訪談結果，將其活動參與前後比較以及個別的影響變化整理為表 5-1-28 和表 5-1-29，如下所示。

表 5-1-28 部落一般居民於活動前後比較表

代碼	部落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自信	
	活動前	活動後	活動前	活動後	活動前	活動後
I1	4	5	4	5	3	3+
I2	2	2	2	2	1	1
I3	3	3+	2	2	1	1
I4	5	5+	5	5+	3	3+
I5	4	4	4	4	3	3
I6	5	5	5	5	3	3+
I7	4	4++	4	4++	3	3+
I8	1	1	1	1	1	1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表 5-1-29 部落一般居民個別影響變化表

代碼	部落認同變化	文化認同變化	文化自信變化
I1	+++	+++	+
I2	=	=	=
I3	+	=	=
I4	+	+	+
I5	=	=	=
I6	=	=	+
I7	++	++	+
I8	=	=	=

(註 +表示稍朝正向發展；++表示明顯朝正向發展；+++表示朝另一正向階段發展；++++表示朝另兩階段以上的正向發展；=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稍朝負向發展)

部落一般居民在研究者訪談後歸為知曉活動與不知曉活動兩類別，後者有 I2 與 I8 兩者。而完全知曉活動者有 I4 與 I7，稍微知曉活動者有 I1、I3、I5 與 I6。

在研究者整理後發現有五位對部落事務較少關心甚或不關心者，研究者幾乎無法感受到其於活動前後幾年間有受任何因素影響而讓自己在對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開始有轉變。而另外三位對部落表示關心並用行動表示者在此三方面都有著與以往不同且明顯的變化。

由於 I8 自小就完全不參與部落活動也不表達其關心，在訪談期間皆以「**我不知道**」回應，猶如將自己置身事外，因此研究者認為 I8 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都顯著偏低，且部落留學舉辦前後幾年對她的改變不明顯。

在完全知曉活動的 I4 與 I7 兩人身上研究者更是發現他們兩因為活動的真實接觸而有別於其他一般居民的現象。I4 因為認同自己語言、文化而有促使延續的行動，研究者認為和趙世林(2006)所說的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前提有相互呼應，並且出現 Cohen(1988)所說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現象；而 I7 身上也表現出 Cohen(1988)所說的觀點。

整體看來，部落留學活動在一般居民的印象中並不深刻，即使知道有此活動卻也不曉得其真正的用意、性質與內容，而於此不了解的情形下，研究者實難以觀出部落居民在這前後的改變情形。

造成印象不深刻的因素，研究者推測有五種可能因素。第一是活動時間間隔因素，活動時間間隔因素，因為從 2005 年開始到 2008 年 2 月的期間，部落留學活動僅於每年寒暑假舉辦，即一年舉辦兩次，且每次活動日數三到五天，每次寒暑假活動結束後的間隔過長且總次數不多，使得部落居民自身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的變化並不直接與此活動有直接聯想，因此研究者認為時間間隔過長是原因之一。第二是活動次數因素，因自 2005 年開始到 2008 年 2 月間，部落留學活動僅於寒暑假期間舉辦，總計次數只 7 次。第三是主辦單位因素，因部落留學活動主要為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主辦，達魯瑪克部落多擔任協辦單位的角色，主動性與積極性上的表現與部落自己舉辦便有所不同，因此部落一般居民的參與度更低，不知曉活動者也很多。第四是活動範圍因素，因為達魯瑪克部落居民居住處並不在 kapaliwa 上面，而部落留學活動主要都以 kapaliwa 為活動範圍，部落居民與活動參與學員的接觸鮮少，主要接觸者除了部落講師、工作人員、助教以及偶爾上去關心活動的部落組織成員外，部落留學活動參與學員的到來並沒有和大部分的居民有所互動。第五是個人與其他居民互動因素，因為活動舉辦這三年多來參與過活動者達數十位，且部落內很多人都有著親戚關係，因此和居民有較多互動者在彼此閒聊時或多或少都會知道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與其內容，不知者則表示其與居民互動不頻繁。

(四) 整體訪談結果與討論

自從 1996 年舉辦的部落尋根、2000 年 1 月舉行 kapaliwa 的 alakoa (男子會所) 重建破土典禮及 2001 秋開始重建行動之後直到今日，一連續的部落文化重建工作使得部落居民在部落認同、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上與十年前大相逕庭。

在訪談後研究者推測個人在部落居住時間長短或許與對部落的認同有關係，如工作人員(W)中 W3 便與 W1 和 W2 有明顯差異。

研究者更發現 Ray(1998)所說「對外認同的建構是經由既存的地方政府、開發單位等組織或新的合作架構，建構和促銷文化標記給外來者以獲取認同，轉為對地方的認同」的觀點在 T3、W2、A1、A2 身上獲得映證；Cohen(1988)所說「觀光市場經常可以促成文化傳統的保護，保存有意義的地方性或已消失的種族認同」觀點在 W1、I4、I7 的身上得到映證；趙世林(2006)所謂的「文化認同是民族文化遺產主位保護的前提」觀點也在 W3、A1、I4 身上有所顯現。

整體而言，研究者發現承繼自達魯瑪克部落學院文化重建學程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本身除了提供國內青年學子的學習外，也明顯地增進部落個別居民的文化認同與自信，自 2005 年自 2008 年之間，關心部落發展的人增加，反對或不願到舊部落的聲音逐漸變小。

二、整體部落社會力評估

達魯瑪克部落內居民自主性發起的組織有社區發展協會、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青年會、達魯瑪克巡守隊、婦女會與諸多教會組織等。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社區營造，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著重文化教育，青年會以訓練青年服從、團結、服務等為重心，巡守隊則落實部落安全管理以及突發狀況處理等，婦女會常於婚喪喜慶時給予協助，教會組織也有課後輔導、老人日托等服務。部落內的agulay義務勞動，更是動員部落居民表示團結的一種為部落服務的機制。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於 1992 年 11 月成立，主要致力於社區發展事務和部落文化傳承的工作，並於 1995 年起推動社區營造，2004 年起與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合作開辦雕刻、文史、舞蹈、母語等課程，成立部落學苑，並與其成為緊密協力的夥伴。

近幾年來社區發展協會與行政院勞委會的擴大就業方案等有所接觸，以為部落爭取更多在地就業的機會；而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東縣政府等政府機關合作進行計畫的執行，以及與南島社區大學一起陪伴部落居民回到傳統領域重建文化，以進行從根發芽的世代工程。

起初的部落文化重建引起部落兩極化的反應，反對者無法理解為何要回到山上重建，從 2002 年 11 月在 kapaliwa 落成的男子會所落成後，2006 年 10 月的頭目

家屋落成，2007 年 9 月祖靈屋落成，以至今日正進行而預計在 5 月底落成的常民家屋，部落裡持正向態度的居民與組織如此一路走來，雖然依是風雨不斷但反對聲浪已經不再如此波濤洶湧，居民也慢慢能夠接受、認同在 kapaliwa 重建的理念。如在 2008 年春於舊部落平民家屋重建時出現的義工人數增多正是一例。因此，若將部落留學舉辦前幾年與目前的社區做比較，亦可發現其中變化，例如在研究者訪談的對象陳述中便有所透露：

「我希望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我也希望社區裡面的大大小小一年比一年來參與的更多，希望大家全部下來一起為我們社區做一些文化傳統工作…我們現在文化最重要的是 kapaliwa，可是交通要改善。」(訪 I104)

「頭目有弄一個每個豐收節都會去祭拜的祖靈屋，不過我還沒上去看過，家裡小朋友都會跟我提…」(訪 I303)

「那裡(kapaliwa)變成是我們青年會的一個據點，很像是重新找回以前祖先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真正找回以前祖先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就想要上去。」(訪I704)

「…因為有了那個感受之後你一定會去想麻，能力所及下，能幫忙做多少就去做多少，這就是我對部落的關心。」(訪A404)

而在研究者的訪談對象中對於東魯凱文化協進會和社區發展協會的認同上，有接觸、參與者的認同度普遍較那沒有接觸、參與者的認同度來得高。居民對於部落內部活動的支持、參與程度大相逕庭，有專心致力、難辭其咎的投入者，有一旁觀望的默默支持者，也有漠不關心、置身事外者。

「我不但是部落一份子，我還認為我有這個責任，甚至還在想怎麼樣子把這個部落來多召集幾個人來一起為部落做事情，貢獻自己的一點點力量。…我們要把agulay的那種傳統精神營造出來。」(訪C101)

「有些有心人士只想要撥經費，覺得有些人是在借題發揮，說是為了魯凱族阿所以就會去用社區名義代款。」(訪I503)

因此若依劉焜錫(2007)以社區主義概念建構五期十個階段的社區發展程度(表3-5-2)來看部落社會力，達魯瑪克部落的社區營造已趨近於第五期的成熟期。但因此此二社區團體並非廣被居民認同，在社區發展程度上屬茁壯期階段。依此觀之，研究者認為達魯瑪克部落的社區營造，在部落留學活動舉辦後於茁壯期與成熟期之間的第八階段上，亦即部落留學活動舉辦在部落社會力上有著正向且明顯的影響。

三、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分析

部落留學對青年會影響

達魯瑪克部落的青年會組織有著男子進入青少年時期，即應離開家屋，進入會所接受嚴格集體管教，並擔負部落公差及保家衛國等勤務，通過成年禮後，才有權結婚而離開會所過家屋生活的傳統。

自從1923－1926年部落從kapaliwa往山下遷移之後，男子青年會便不再於kapaliwa訓練，一直到2002年年底於kapaliwa的男子會所alakoia落成後，青年會才於隔年再次前往kapaliwa。但2004年與2005年在某些因素下又停止上kapaliwa的受訓課程。如此，到了2006年現任青年會團長上任後才又到kapaliwa進行一系列的青年訓練。團長表示：

畢竟這裡是我們文化根源的地方，在這邊帶他們比較容易了解更深入的文化由來，尤其是在我們遺址的地方，因為有些遺址都還存在，所以可以直接的去做介紹，一方面讓他們加深印象，接下來就是這邊也是我們的獵區，也辦了狩獵文化的活動，跟老人家一同上山狩獵回來，這邊的獵物蠻豐富的，所以就想在這裡辦比較有實際的效益在。青年會訓練的一個月裡面，就在三天的狩獵時間裡都在kapaliwa用以前的方式生活。當然，在kapaliwa這邊的時間越久越好，不過因為我們在部落文化廣場的工作進度也要趕，所以這邊的時機就可能比較縮短，就以現居部落那邊為主。(訪C201)

將帶領青年會視為一種責任與義務的團長，在目睹上一任團長領導下而造成青年會的鬆垮後，便決心再次尋回青年會的向心力，讓其重回軌道、更加完整。於是接任後便開始安排一系列豐富的課程以讓其對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譬如狩獵課程便是一例。

在擔任團長的期間，幾乎每次kapaliwa上面有其成員參與的活動他都會帶一些年紀較小的青少年前往關心，或者請團內成員代表出席以進行協助。因此對於達魯瑪克部落留學的活動性質與內容團長也有有些了解。而這樣的活動是否在他安排的課程上有所影響呢？

R1：「部落留學活動在您帶團上有什麼改變嗎？」

C2：「有些改變，就是在知識上面，譬如認識植物的部份會比較深入。就是說這邊有很多吃的文化，我們部落對野菜採集比較了解，所以如果自己村莊的人不知道的話，外面的人來問是什麼？可以吃嗎？因為我們的名聲已經打出去外面，他們若不知道對他們來講會不大好，因為自己不了解自己部落的文化又不去學的話會比較吃虧，如果以後自己想上來過野外的生活，如果青年在外面有辦露營郊遊的活動，那他就可以藉由這樣的專長到山上野地採集野菜。所以安排這樣的課程是給他們一些這樣的知識且對他們比較有幫助。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現在在建石板家屋，石板的疊法、砌石牆、屋頂排石板的部份，慢慢就會建構出一套比較完整的那個魯凱青年會所裡面要做交接的範本。我現在已經有慢慢的將這些資料彙集，匯集之後下一任接任時他就可以依照這樣的準則為參考。」(訪C202)

由於在2005年到2008這三年期間所舉辦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活動內容，幾乎都有植物採集與認識的課程，因此團長便將此項目列入青年會的訓練中；而搭建石板家屋訓練則是受2006年的頭目家屋落成、2007年8月珍古德協會所辦石板家屋重建之旅以及9月祖靈屋落成的影響。團長並且考量到未來新任團長的帶領模式，希望以自己為好的示範以讓後輩得以有系統的將部落內傳統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青年組織不僅進行著傳統文化的延續、學習和傳承，還帶動其成員對 kapaliwa 的認同、語言主動學習等，例如 I7 便對研究者透露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想上去 kapaliwa，團長也表示部落開設的達魯瑪克語言課程慢慢有青年前往參加等。

由於現任團長這幾年來的系統性帶領方式，讓部落青年的家長們逐漸找回對青年會的信心，因此有別於上一任團長任內青年零星的招收人數，這幾年來的新生都維持在二十到二十五位之間，而青少年中途離開青年會的現象更是降低許多。

在研究者對青年會的觀察、團長訪談、團員接觸、以及居民訪談下發現這幾年來青年會朝正向的改變，內部團員的成長也逐漸的趨於明顯，與以往曾經頹圯的

情形相較下大相逕庭。

第二節 整體部落經濟

一、部落在地就業的機會

自 2005 年 1 月 25－29 日首次在達魯瑪克部落舉辦的部落留學活動開始，直至今年 2008 年 2 月 24 日為止，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已經舉辦七次。此三年期間，因活動範圍在達魯瑪克部落的舊部落 kapaliwa，且以學習在地生活智慧的部落重建課程為主，因此參與的講師、工作人員、助教幾乎都由部落居民所擔任。

每一次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居民參與人數最少 5 位最多有 12 位，如表 5-2-1 所示。講師的擔任包含部落耆老、部落青年以及台東大學教授，但仍以五、六十歲以上的長者為主，且居民為活動講師的人數少則 4 人，多則達 7 人；工作人員與助教方面則為部落青年、南島社區大學成員以及台東大學學生所擔任，因此表格欄內出現 0 人指的是此工作不是部落居民所肩負的意思。

歷年來講師從未有缺席的現象，但工作人員與助教部分則不然。由於第一屆部落留學舉辦時，部落青年參與的意願不高，因此工作人員皆為南島社區大學的員工擔任，加上學員沒有做組別的區分，因此在工作人員與助教的欄位上才有 0 人出現的現象；第二屆開始到第四屆的活動，由於受到第一屆部落留學效應的影響，部落青年參與工作人員與助教的人數明顯增多，但因為活動人手不足而有助教身兼工作人員的情形，因此在工作人員上仍有 0 人的出現；第五屆工作人員與助教再次闕如，原因是部落青年時間與活動舉辦時間不能配合所導致，因此為南島社區大學成員以及台東大學學生所擔任。

歷年來參加部落留學活動的部落居民並非完全相同，除大部分講師幾乎每屆參與以及部分工作人員參與數次外，大部分都是參與一、二次者，因此在總數 61 人次的活動人員便有著相當高的重複性。研究者於整理後發現實際參加部落留學活動的居民一共為 29 位，礙於活動時間限制，他們的工作時間僅於活動期間，而如此短暫的就業型態並非常態性的就業，只能算是臨時性的就業，但活動的舉辦確實為部落居民開創了在地工作的機會。

表 5-2-1 歷年達魯瑪克部落居民參與部落留學活動人員數

部落活動人員數 活動名稱	講師	工作人員	助教	小計	總計
再造山林守護神：2005 年 冬大專生達魯瑪克部落留 學初級班	5 人	0 人	0 人	5 人	61 人次
2005 年暑期達魯瑪克部落 留學夏令營	4	2	2	8 人	
原味覺醒，2006 達魯瑪克 部落留學冬令營	6 人	1 人	4 人	12 人	
再造山林守護神：2006 年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6 人	4 人	1 人	11 人	
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 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 遊研討會	7 人	0 人	2 人	9 人	
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年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6 人	0	0	6 人	
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	4 人	2 人	4 人	10 人	

二、實踐分享社會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因執行勞委會經濟型多元就業補助計畫，於是在 2005 年 5 月成立南島採集館，主要派遣具有林務局採集證照的多元就業人員前往山上採集植物，並將之以生鮮野菜賣出或做為野菜水餃、餐飲以供消費者食用。

南島採集館在原住民傳統領域內採集、於達魯瑪克部落進行生態旅遊活動，並設有部落回饋金將營業利潤與部落分享。由於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屬旅遊活動的一種模式，因此每一位參與活動的學員在所繳的報名費中其酌收 50 元清潔費以及 300 元的住宿費，做為南島採集館對舊部落 kapaliwa 環境的維護、管理費用。因此，每一次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南島採集館於每一位遊客身上收取的住宿與清潔費至少都有 350 元。但這筆金額並非全部當作部落回饋金，而是取南島採集館在餐飲與旅遊上年度總營收百分之五的部份作為回饋部落的金額。從 2005 年到 2007 年年底為止達魯瑪克部落的回饋金累計約莫七萬多元，但若單就部落留學活動產生的回饋金而言則難以和其他作區分。

而此由南島社區大學成立的南島採集館，其所設置的部落回饋金是在部落生態旅遊下，除直接參與人員與主辦單位收取的酬勞外，回歸部落共同組織主導，依共營精神由部落成員共享的一種機制。即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在分享社會的實踐上確實有所履行。

南島社區大學成立的南島採集館每年都將部落回饋金全數予以達魯瑪克部落；2006 年給社區發展協會三萬元，2007 年則將四萬元給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社區發展協會則將此筆回饋金當作每年部落內收穫祭各界捐贈的款項之一，而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將回饋金作為該年祖靈屋工程的補助。

據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王文賓先生所言，部落回饋金並沒有特定的使用範圍與對象，其與其他來自各界的捐款結合，多用於收穫祭期間的所有開支如材料費、工資、宣傳費用等等；而剩餘的部份則成為部落之後從事各項公共事務的基金來源，如老人日托補助、老人旅遊補助以及部落設施增設、維護等等，將福利分與部落每個居民。

就研究者看來，社區發展協會對於部落回饋金的使用多以社區福利為主，雖不是直接針對部落社會對邊緣、弱勢者的照顧，如提供就學補助金、急難救助金等，但這些居民卻也間接的從中受益。因此，這樣以公平分享為機制而設立的部落回饋金，在經由部落組織的運用下不但照顧了弱勢群體，更照顧了部落內所有的居民，對部落而言也給予了不少幫助。

2007 年落成的祖靈屋是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經由信義房屋計畫的申請在取得補助下重建，但由於金額不足以負荷工程進行中的所有開支，因此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便將該年獲得的部落回饋金全額運用在祖靈屋支出的平衡上。

由於協進會是部落內文化推廣的重要組織，而祖靈屋的重建又是一種部落文化復興的象徵，因此部落回饋金在祖靈屋上的運用，對於整體部落居民不論是在自信的建立或是文化的認同上都間接有著極大的幫助，即在全體部落居民心靈層面上有提升的作用。

第六章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與

生態保育原則

第一節 旅遊活動是否合乎生態保育原則

一、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一) 自然度情形

為了解大南產業道路到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兩旁自然景觀情形，研究者以公墓和百步蛇橋處作為產業道路起點 0 公里，沿途經過大南發電廠、發電壩、桑樹溪等直至舊部落 kapaliwa 處，計 6 公里。並從舊時 kapaliwa 北方的 ataiin 社處，即產業道路 5 公里處，增添一支線與舊部落處進行交會，此支線長度約為 2.8 公里。因此本研究調查路線共計 8.8 公里。

研究者於現地觀察、記錄道路周遭的植物群落和土地利用後，發現 0-1.0 公里處主要為釋迦園以及先驅植物如構樹、血桐等；1.0-2.0 公里處主要以梅子園和先驅樹種居多；桑樹溪為 2.0 公里處，而其以上到薑園 3.5 公里處的植物包含榕樹、筆筒樹、千年桐和姑婆芋等；3.5-4.0 公里幾乎為薑園的栽種區；4.0-5.5 公里處有不連續出現的檳榔園與一小區柑橘園；5.5 公里到舊部落的 6 公里處為長枝竹、雀榕、月桃等植物；而產業道路 5.0 公里處增添與舊部落進行交會的 2.8 公里中，多以檳榔、千年桐、構樹和山黃麻等為主。

因此若以徐國士(1984)所述五級自然度標準情形作為大南產業道路附近自然度情形衡量，則 0-2.0 公里處自然度都是 1；2.0-3.5 公里處自然度為 2；3.5-4.0 公里處自然度是 1；4.0-6.0 公里處的自然度為 2；而產業道路支線的 2.8 公里間的自然度也是 2。圖 6-1-1 所示為大南產業道路附近自然度情形。

由於 Google Map 衛星影像照片呈現的達魯瑪克部落以及舊部落一帶是於 2005 年所拍攝的影像，因此研究者在取得研究範圍的 Google Map 衛星影像照片後與實地觀察所得資料比對下，發現其中變異並不大，即其自然度狀況與現今情形相似。唯一有明顯變化的地方是在產業道路 3.5-4.0 公里處，這 500 公尺距離內經由大規模整地，坡地上原有大型樹種遭到砍伐，現都成為種植生薑的區域，與以往綠蔭的情形相較下，此處自然度降低，即由先前的自然度 2 降至自然度 1。至於自然度

提升的區域，在研究者對產業道路沿線兩旁的觀察裡並沒有發現。

大南產業道路旁植生土地遭破壞的現象，研究者認為並非受部落留學活動的影響。就部落留學活動的車輛行駛而言，近三年來的寒暑假期間各個活動僅舉辦三至四日，車輛行駛大南產業道路的時間與次數不多，排放的氣體與道路的壓迫情形對植物與土地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說對當地自然度影響不明顯，因此活動的舉辦對當地的植物生態負面衝擊不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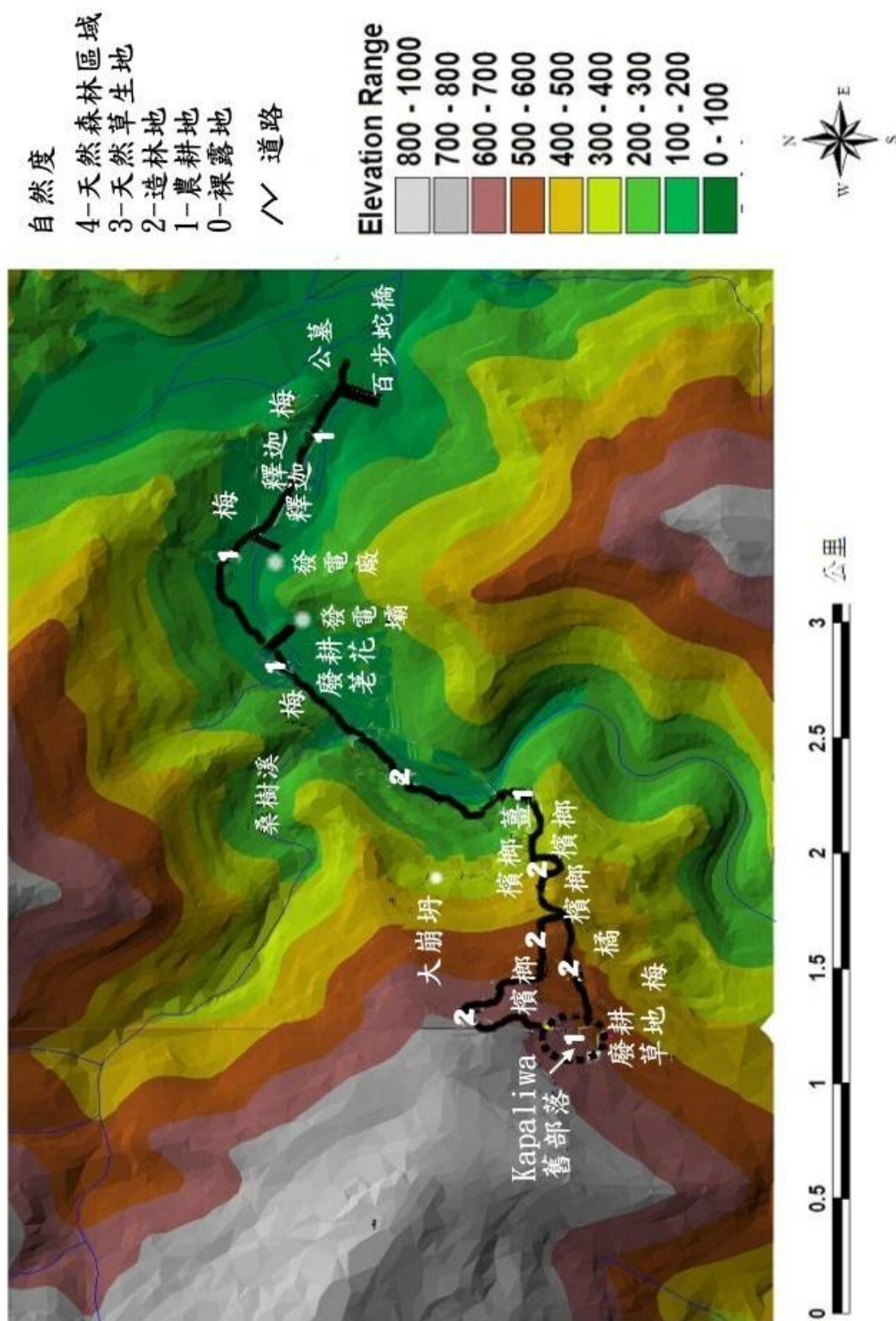
若就部落內而言，研究者認為大南產業道路兩旁自然度大致不變的可能因素有三，第一為交通不便因素，第二為距離因素，第三為部落留學活動效應因素。由於此產業道路的路況在過桑樹溪之後開始顛頗，因此多須具備四輪傳動的汽車和性能佳的機車等交通工具方使能進入舊部落，也有採步行或騎乘單車前往舊部落者，而此路況的特殊性正阻絕了外來遊客肆意開車進入的情形發生。對部落一般居民而言也因沒有合適的車輛，致使部落前往 kapaliwa 的次數不頻繁，而上山者多屬有牲畜飼養或固定耕地行作物種植者。

第二為距離因素。由於舊部落跟現今居住的部落之間距離相差約七公里，開車的車程約 30 分鐘，因此若無活動舉辦一般居民鮮會有上 kapaliwa 的行動。

第三為部落留學活動效應因素。活動期間關於對大自然表示尊敬的环境教育，不僅是針對參與的學員，部落其他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們也在耳濡目染下慢慢受到薰陶，喚起進一步善待自然的覺識與行動，更藉由這些人員在部落裡的分享而增進部落居民對這片山林的愛護。

對於薑園的開闢，研究者詢問其中一片園地主人承租給漢人的原因，他表示其用意只是希望有人幫忙整地，以便往後收回土地時可以種植其他樹種換取金錢、貼補家用。並非受部落留學的效應所影響。

整體而言，在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推行開始至今，大南產業道路到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的植物群落和土地利用情形除了 3.5-4.0 公里處薑園範圍擴大外其餘並無顯著變化，即活動大致上對整個大南產業道路兩旁附近一帶的生態環境影響並不明顯。



(二)野生動物狀況

爲了使野生動物數量增多以提高舊部落 kapaliwa 生態旅遊的吸引力，作爲生態旅遊用途供遊客欣賞。本研究在請前村長蘇金成先生邀請在當地狩獵的居民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晚間舉行獵人會議，獲得大家在本區域禁獵的共識後，僱請蘇金成先生於九月底起至十二月底間，每週調查野生動物一次，以便探討在共識之下以及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影響。而路線與範圍大致和自然度的觀察相同，以公墓和百步蛇橋處作爲產業道路起點 0 公里，沿著大南溪北岸的大南產業道路旁十左右公尺進行調查，直到社舊 kapaliwa 以上往聖山 kindwor 海拔 935 公尺的登山口處，計 8.8 公里。並從舊時 kapaliwa 北方的 ataiin 社處，即 5 公里處，增添一支線到主要調查路線的 7.3 公里處進行交會，此支線長度約爲 1.45 公里。因此本研究調查路線共計 10.25 公里。

蘇金成先生的調查以狩獵動物爲主，包括台灣獼猴、野豬、山羌、野兔、白面鼯鼠、大赤鼯鼠、赤腹松鼠等種類。其調查亦含括較特殊少見及較爲顯眼的動物，如熊鷹、大冠鷲、環頸雉、台灣藍鵲、朱鷲、八色鳥、翠翼鳩等。此外，他也記錄自己認識的鳥種，如大白鷺、五色鳥、山麻雀、大卷尾、巨嘴鵝、毛腳燕、小雨燕、夜鷹、河鳥、樹鵲、繡眼畫眉、紅嘴黑鵝、烏頭翁、黑枕藍鶇、鉛色水鶇等。研究者將調查發現的狩獵動物以及較珍貴鳥種所在位置以 GIS 軟體表示爲圖 6-1-2。

其中在狩獵動物部分，台灣獼猴爲群居動物，發現時定點觀察並且計算數量。猴群在百步蛇橋至桑樹溪間估計有 1 至 2 群，出現位置包括產業道路 1 公里處的發電廠吊橋附近次生林、桑樹溪東側較成熟的天然林裡以及桑樹溪西側，而 kapaliwaw 舊部落附近估計有 1 至 2 群。有五節芒、開墾過的草叢地區較有野兔出現。於舊部落附近發現白面鼯鼠、大赤鼯鼠、野豬與山羌是在 9 月 26 日到 28 日的夜間調查裡，由於此後並未再進行夜間調查，因此這些動物便沒有再度發現。而白鼻心並非於蘇金成先生調查其間發現，是研究者在 2008 年 4 月 20 日於桑樹溪所目睹。

而在較珍貴鳥種方面，在達魯瑪克部落具神聖地位的熊鷹，於 10 月 23 日的 11 時、12 月 28 日的 13 時 30 分在舊部落上方約 800 公尺海拔處各發現 2 隻。大冠鷲爲此處最常見的猛禽，頻繁出現於 4.5 公里至舊部落 6.0 公里的上空，每次調查幾乎都可發現 1 至 2 隻。台灣藍鵲的發現主要集中在大南溪發電水庫高壩附近。朱鷲則集中於 2.8 公里處與舊部落附近出沒。環頸雉則在產業道路 1 公里處、發電廠吊橋附近及舊部落都有發現。桑樹溪附近和釋迦園附近也發現翠翼鳩，其中桑樹溪還有八色鳥的發現。

據蘇金成先生所言，在調查期間發現部落居民不再於這一帶進行狩獵，但仍有外來者攜獵犬到山上打獵。整體而言他個人認為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野生動物有變多的趨勢，尤以台灣獼猴與山羌的分佈與數量變化較大。其表示出現在 kapaliwa 的台灣獼猴頻率增加，雖然親眼目睹的次數不多，但 kapaliwa 所種植的桃子在還沒成熟前就被猴群搶著採食入肚。由於蘇先生有參與 2008 年 kapaliwa 平民家屋的重建工程，白天工作期間時常聽到山羌在附近的叫聲，跟以往相較之下感覺次數與數量都有增長的情形。

研究者也向常於舊部落 kapaliwa 整理環境的部落頭目詢問，他表示在 2007 年 9 月與部落進行狩獵的人取得共識後，便很少看到部落居民在這一帶狩獵，並且聽到越來越多山羌的叫聲，以及發現猴群搶食種植於 kapaliwa 頭目家屋附近的桃子。

經由以上兩人的陳述，在與部落從事狩獵居民取得共識後，於舊部落 kapaliwa 一帶狩獵的情形確實大大減少，而動物數量增加且於舊部落附近分佈的情形更為明顯。

部落留學在舊部落 kapaliwa 的活動範圍不過方圓一公里內，僅為 kapaliwa 的一小部分，且活動期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會傷及野生動物的內容安排，學員們也沒有任何過於誇張式的言行舉止，因此對於野生動物的負面影響可謂微乎其微。但自從 2007 年開始每年於冬季舉辦的部落留學活動，將小米播種當作學習課程置入活動中，學員種植小米、南瓜、玉米、地瓜與樹豆等，因而吸引了一些動物的造訪，如鳥類和山豬等，即出現聚集野生動物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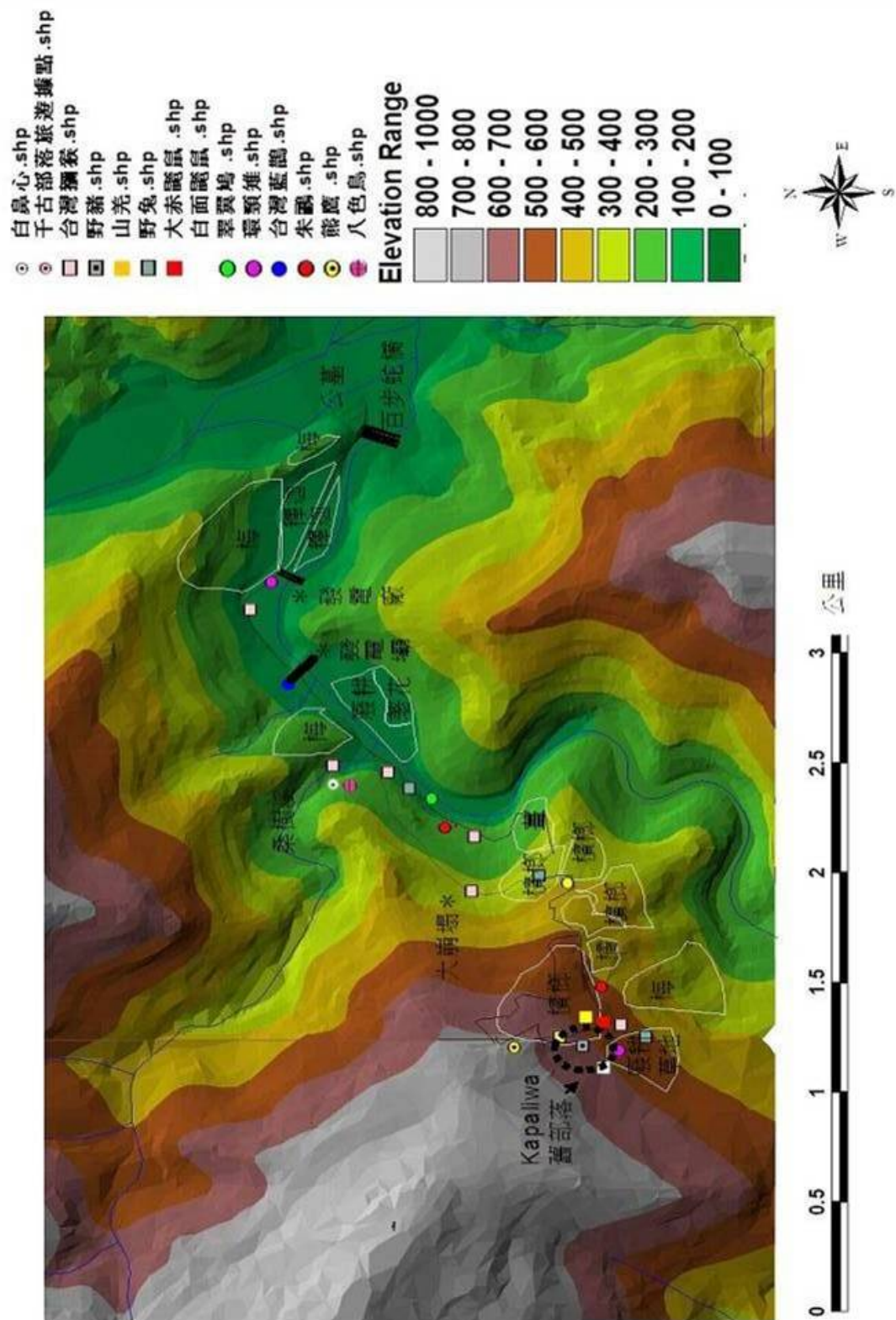


圖 6-1-2 野生動物分布圖

二、是否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

在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上，本研究以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和阿里山山美社區的旅遊做比較，並以前者的旅遊模式為主，探討其環境汙染狀況於環境的影響是否較後者為低。

由於環境汙染主要包含水汙染、空氣汙染、噪音汙染與固體廢棄物汙染，而部落留學活動在舊部落 kapaliwa 的範圍內並無河川、溪流等水資源流域，因此研究者在活動中的觀察主要針對可能造成的空氣汙染、噪音汙染與固體廢棄物汙染三部份。

(一)空氣汙染

1.汽車廢氣

每次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運送參與學員往返現部落與舊部落 kapaliwa 間所使用的車輛依參與人數而有不同，大致而言平均約為兩到三部，且上下山僅各一次；2008 年冬季的活動最後一天，學員們以步行的方式下山，車輛只扮演載送行李與活動使用器具、物品的功能。部落講師們也以騎機車或開車的方式前往參加活動，且以當日來回者居多；前來表示關心的部落青年們，以共乘一輛車的方式從現部落到舊部落 kapaliwa，且幾乎都於活動的最後一晚出現。

由於活動課程的安排所致，使得主辦單位南島社區大學在活動期間某些餐點的準備會與南島採集館合作，因此南島採集館幾乎在每次活動舉辦時都會開一部車送一次餐到舊部落。

綜合以上，研究者發現部落留學活動期間行駛在產業道路上的車輛數最多不超過十部，且各車輛往返現部落與舊部落 kapaliwa 間的次數多僅一次。因此，寒暑假各舉辦一次的部落留學活動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裡只佔六、七或八天，而這少於十天日數的因參與活動而來回行駛的車輛差不多為二十部。研究者認為這樣少數量與低頻率的車輛往返對大自然環境而言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大自然有復原的能力，而兩次活動間時間的間隔更足以讓其休息以恢復原先狀態。

在阿里山山美社區的旅遊方面，由於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頗負盛名，因此遊客人數極多，尤其假日期間更是有擁擠的情形出現。抵達此地的遊客多以開車的方式前往，若以旅遊人數看來車輛數目也大為可觀，如莊啓川(2002)與陳明川(2003)的研究便都發現居民有交通擁擠的負面感受，因此研究者推測過多的汽車廢氣已經對當地空氣品質造成影響。加上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幾乎每天都有遊客出入，空氣品質的短期恢復有其困難。因此若將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和阿里山

山美社區的旅遊做比較，研究者發現前者採團體共乘方式而後者多個人單乘，因此為在汽車廢氣的產生上前者較後者為低。

2.木材、竹炭等燃燒

部落留學活動會以木材的燃燒進行男子會所薪火延續、野炊以及營火晚會活動。男子會所內火堆的燃燒在文化裡代表著薪火的延續，因為要讓學員們切身體會昔日的生活，於是在全體人員抵達舊部落 kapaliwa 進行活動後便開始點燃火堆，直至活動結束準備下山才將其澆熄；野炊的進行不論是置於學員課程學習中或是請工作人員自行操作，一般而言都是於三餐與晚間盥洗時取在地的木材進行燃燒；營火晚會通常安排於活動最後一晚，以木材搭架小營火堆並燃燒數個小時。

在三、四或五日的活動期間，研究者發現在活動期間燃燒木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數並不少，主辦單位應該可以用更為環保的方式進行。

在阿里山山美社區的旅遊方面，由於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內有數間餐廳與數個美食攤位，平日遊客不多時攤位的擺設比較少，然假日時以炭火、柴火烤肉或其他的攤販便出沒其中，因此二氧化碳的產生量也很多。

雖然部落留學活動與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內燃燒木材、竹炭等行為還不至於造成空氣的汙染，但若將兩者對空氣品質的影響相比較，研究者發現前者於男子會所薪火、野炊及營火晚會等的木材燃燒和後者餐廳與美食攤位所製造的二氧化碳皆不少。兩相比較下，部落留學活動所燃燒的木材較多。

(二)噪音污染

1.汽車

部落留學活動期間汽車行駛的數量與次數皆少，也鮮少聽到工作人員按鳴喇叭，因此除了汽車引擎聲及行駛在道路上的聲音外，對環境的影響不大。至於阿里山山美社區的旅遊方面，假日時車潮大量湧入，汽車的吵雜聲不絕於耳。在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居民有噪音因此增加的感受(莊啓川，2002；陳明川，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汽車噪音上以部落留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為低。

2.人聲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在歷年來的參與人數上分別為 24 人、28 人、62 人、30 人、36 人、14 人與 20 人總計 214 人，若加上所有工作的人員最多也才 300 人。活動期間學員與講師的互動通常不透過任何擴音設備，只有在天況不佳或在戶外開闊空間而參與人數較多時才會使用，否則一般於野炊、營火晚會、阿耨製作、靜態課程等都以最自然的方式陳述表達。

在阿里山山美社區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內有一個使用擴音系統進行舞蹈表演的展演場，其每日的例行演出與假日的加場次演出雖為園區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但研究者認為對遊客的聽力上或許也帶來不少的壓力。由於假日遊客人數眾多，過多的人聲或許會使周圍的野生動物數量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整個環境生態系的完整。

比較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與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在人類聲音對環境的影響上，研究者認為前者對環境較為友善，原因是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不使用任何擴音設備，而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內有使用擴音系統。

(三) 固體廢棄物污染

一般垃圾與資源垃圾

在參與 2007 年冬以及 2008 年冬兩次的部落留學活動觀察下，研究者發現此兩次活動後製造的一般、塑膠等垃圾量上，前者以三個黑色大垃圾袋裝，而後者以兩個黑色大垃圾袋裝。其內容物包含學員們自行攜帶上來的零食、飲料等包裝，廚房製造的醬油瓶、酒瓶、油瓶、精鹽包裝袋等等。由於 2007 年冬參與人數比 2008 年冬參與者多 16 人，因此在垃圾的產生量上前者比後者來得多。而這些垃圾在經由全體學員們簡單分類裝袋後便全部運送下山交由垃圾車處理。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園區內的土地權非公有，地主的土地使用缺乏明確的約束與規範，可任意經營或出租，因此在沒有整體規劃的情況下，遊客在此地的消費相對帶來的是廢棄物與污染問題，例如隨意棄置垃圾等。加上造訪的遊客數量多，垃圾的大量產生也為當地居民感到厭惡(吳宗瓊，2003)因此若垃圾處理不當將會對在地環境造成威脅。

由於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參與者多有自備餐具，因此垃圾的產生以可回收的資源垃圾居多；而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園區因為有多間餐廳與美食攤位，其產生的垃圾便以一般垃圾與非資源回收垃圾居多。再就處理上看來，舊部落 kapaliwa 的垃圾是由參與學員們分工撿拾後交由主辦單位處理，而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園區內垃圾在遊客任意丟置或隨意處理後再由園方進行清潔。由此看來，研究者認為部落留學活動在固體廢棄物的產生與處理上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為低。

綜合以上對於空氣污染、噪音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三構面共五子項的探討，研究者將其以表 6-1-1 做表示。

表 6-1-1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和阿里山山美社區旅遊活動於環境影響比較

構面	子項	地區	
		達魯瑪克部落	山美社區
空氣污染	汽車廢氣	團體共乘	個人單乘
	木材、竹炭等燃燒	男子會所薪火、野炊及營火晚會。	餐廳與美食攤位
噪音污染	汽車	車量少	車量多
	人聲	不透過任何擴音設備	使用擴音系統
固體廢棄物污染	一般垃圾，資源垃圾	資源垃圾較多，一般垃圾較少。	一般垃圾較多，資源垃圾較少。

第二節 旅遊活動是否有助於未來生態保育

一、遊客環境倫理的價值觀、遊客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研究期間，研究者參與「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與「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兩次活動，並針對參與學員們進行觀察。活動參與前，研究者以非正式電話訪問的方式了解每一位參與學員對自然環境的看法；活動期間由於參與人數至少都達 20 位以上，研究者礙於時間因素，每一次活動所進行觀察的對象約為 7 到 8 人；活動結束後，研究者針對這些被觀察者再次以非正式電話訪問的方式詢問其對自然環境的看法以及對自身的影響。因此，研究者於兩次活動下的觀察對象一共 15 人，如表 4-2-4 所示。以下研究者針對此 15 位學員進行環境倫理價值觀以及行為與習慣的探討。

(一)再造山林守護神—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

1.活動流程

此次活動範圍以舊部落 kapaliwa 和達魯瑪克部落現地為主；內容包括達魯瑪克部落歷史、採菜、砍柴體驗、談夢境、聽鳥占、小米田播種體驗、部落永續發展演講、文化重建演講、生態旅遊經營管理等課程，以及部落永續發展論壇、部落生態旅遊論壇、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分組規劃等。活動流程如表 6-2-1 所示。

表 6-2-1 2007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1 日	1130-1200	初次見面	報到、分組	南島採集館
	1200-1300	美味午餐	採集文化產業、有機簡餐	南島採集館
	1300-1400	祈福儀式	守護神、火災紀念碑、活動中心介紹	現部落
	1400-1500	部落飛車	傳統領域保衛戰傳說	大南產業道路
	1500-1600	舊部落巡禮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	舊部落 kapaliwa
	1600-1800	自然野趣	採菜、砍柴、裝扮自己	
	1800-1930	晚餐	冒煙野炊	
	1930-2100	欣喜晚會	歡欣共舞連杯酒	
	2100-2200	談天說地	達魯瑪克部落星空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2 日	0500-0600	解夢	談夢境、聽鳥叫、看天氣、觀動靜	舊部落 kapaliwa
	0600-0700	早餐	野炊早餐	
	0700-1100	有機樂活體驗	從開墾到播種，小米田之歌	
	1100-1330	午餐	野炊、午餐與休息	
	1330-1520	部落永續發展	地方 Place、治理 Goverance 與部落的永續發展	

	1520-1540	休息一下	提神時間	
	1540-1730	文化重建	部落主義、自然主權、文化重建	
	1730-1930	晚餐	享用小米阿粬	
	1930-2100	營火晚會	部落耆老價值觀	
	2100-2200	傳說時間	洪水滅世的故事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3 日	0800-0830	報到	報到	現部落活動中心
	0830-0950	經營管理	生態旅遊經營管理	
	1020-1140	產品行銷	生態旅遊系列產品行銷	
	1140-1300	午餐	休息片刻	
	1300-1420	生態教育	兒童生態教育	
	1420-1540	產品設計	生態旅遊規範與產品設計	
	1540-1600	茶敘	休息一下	
	1600-1800	部落永續發展論壇	達魯瑪克部落的契機與困境	
	1800-1900	晚餐	休息一下	
	1900-2100	部落生態旅遊論壇	環境、居民、遊客與產官學角色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4 日	0800-1200	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分組規劃	分組討論與規劃	現部落活動中心
	1200-1300	午餐	休息一下	
	1300-1700	部落生態旅遊相關議題規劃論壇	各組分享與建議	

2.觀察結果

(1)S1 觀察結果

在研究者與 S1 以電話聯繫時，得知她平日喜歡到戶外體驗自然，並表示環境維護的重要，如對於其居住縣市不斷開發新道路而使得原先綠蔭成林的景觀遭受破壞的情形感到哀傷，並認為在追求生活便利時應該要考量到對生態的維護。

在活動參與其間的觀察裡，研究者發現當她在小米田裡整地、鋤草、搬石頭時，一直有新發現，譬如挖土看到大蚯蚓時會大叫並告訴她身旁的朋友說：「哇！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隻的蚯蚓耶。」研究者感受到她的欣喜之情，事後與其聊天時她便透露這是她第一次如此貼近大地，原來摸土壤的感覺是這樣的舒服，並且總是有意想不到的新鮮事物出現。研究者認為她相當的樂在其中，而此愉悅的心情也以笑容展現在一整天的活動中。若以王麗娟(2000)所整理出的五項環境倫理價值觀來看，S1 在活動其間真實感受到地球的律動、對地球產生喜悅的感覺，此為之前所沒有的現象，因此研究者認為她在環境倫理的價值觀上因為活動的參與而有正向的影響。

由於活動的舉辦是要學員們學習原住民祖先的智慧與體驗簡樸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舊部落 kapaliwa 簡單的設施下並不提供過多文明生活的用品，以保持和當地環境的合諧，例如在盥洗用具上便請學員自行攜帶。而 S1 在幾天的體驗下，發現舊部落 kapaliwa 環境的舒適與美好，開始希望此地能持續保持現狀，不希望其受到過多汙染，了解到自行攜帶盥洗用品以減少垃圾的用意。在參與活動後研究者再與 S1 的電話對談中，她更是表示以後外出旅遊一定都會自己準備個人盥洗物品，選擇住宿地點時，若對方不提供此類用品，他也會首先列入考量。

若以 Hungerford 和 Peyton(1997) 提出的五種環境行為來看，S1 出現了「生態管理」以及「消費者主義」兩種環境行為。而此兩種模式的結合是另一種「交互作用的行動」，即 S1 在活動參與後其行為與習慣開始受到改變。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2 表示。

表 6-2-2 S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學員代碼	S1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影響		
實際影響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生態管理以及消費者主義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2)S2 觀察結果

S2 曾參加過民間生態組織，假日亦喜歡前往較自然的環境放鬆自我，因此在研究者與他電話聯繫時，他便長篇大論的說著對於環境長期受人類宰制的不忍。

活動期間，由於這是他第一次在舊部落 kapaliwa 這般原始的環境下過簡樸的生活，經由自己砍材、自己學著在野外煮食等經驗，讓自己從一開始覺得事事不便，到後來主動向研究者透露他開始感受到自己在大自然環境下的渺小，再加上與講師們在夜晚的進一步交流下，S2 對於原住民與自然共處的精神更是感到佩服。雖然以前常參與認識生態環境等性質的活動，但他表示經由在舊部落 kapaliwa 的體驗，才真正啟發他對於生命萬物的關懷，而不僅止是以往對自然景觀的維護。

由於 S2 在活動後對於自然界的其他份子能給予更多關心，因此若以五項環境倫理價值觀(王麗娟，2000)而言，研究者認為他在「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觀念上有進一步的正向成長。

以前外出用餐從不攜帶餐具的 S2，因為活動主辦單位在活動前的要求，他才準備一雙筷子作為這幾天用餐的器具。而在這四天的活動過後，他發現自己似乎已經開始習慣這樣的模式，因而在研究者後續的電話聯繫中他便說現在出門都盡量會攜帶自己的筷子，雖然偶爾仍會忘記，不過跟昔日相較之下確實有些不同。

雖然 S2 自己本身認為是習慣使然而自備餐具，但從他表現出對環境的友善行為看來，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為維護生態系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即出現了環境行為中的「生態管理」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2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3 表示。

表 6-2-3 S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學員代碼	S2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影響		
實際影響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3)S3 觀察結果

小時候經常與家人到戶外爬山的 S3，在研究者與他電話聯絡並介紹舊部落 kapaliwa 的原始環境時，他也唸唸不忘的述說著以往徜徉在大自然的舒適感受。對於能夠再次前往這樣的環境過生活，研究者從話筒的另一邊就能感受到他的興奮之情。

在小米種植的體驗課程時研究者正在 S3 身旁一起進行除草的工作，由於陽光熾熱，汗如雨下的他一邊擦汗一邊對研究者說他終於體會到農人的辛苦，並說以後會好好珍惜所有食用的食物。分組野炊時，因為他組內的餐點剩餘頗多，S3 就以不要浪費食物為由請其他成員們一起幫忙吃完。當研究者看到他這樣的行動時突然回憶起他在整地時所說的話，於是認為 S3 因為活動的參與讓其產生「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的觀念。

活動結束後，研究者再次以電話與其聯繫，他表示因為當時揮汗如雨的經驗使得回到居住地之後，開始有告訴朋友要愛惜食物的行動。而如此試圖以言辭激勵他人改變其價值觀，促使人們為環境負責的行為，研究者認為 S3 出現「說服」的環境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3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4 表示。

表 6-2-4 S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3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說服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4)S4 觀察結果

S4 從小在農村長大，由於家裡務農的緣故，遇到對農作物不利的昆蟲或動物都會稱其為害蟲，例如在活動期間她遇到一隻星天牛，便直呼其為害蟲，並要求立即將其殺滅。然而在當地長老與她的溝通，讓 S4 知道原住民與自然和平共處的觀念後，S4 雖然並不是完全接受這樣的說法，倒也願意將其放置於原生地而不加以殺害。於此之後研究者詢問她對此事的看法，她表示其實在仔細端看那隻星天牛時發現牠一點也不噁心，而身上漂亮的斑點是她從未注意到的地方。

因為在長老的價值觀引導下 S4 開始有了不去干擾其他物種生存權的觀念，因此研究者認為她在「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的價值觀上有正向的發展。

一直都有在社區大學修習植物辨識課程的 S4，活動期間在講師帶領前往採野菜時，研究者看到她總是不斷的發問，先是對事物提出疑問，接著積極與講師討論並分享其舊有的經驗。在如此這般與部落講師的互動下，她向研究者透露原住民的採集文化與她從小在鄉村看到的模式完全不同，並促使她對這樣完全有機生產方式的崇尚，希望自己父親未來也能以愛護環境的方式生產作物。而在她返家後研究者再次與其聯繫，她表示在活動後馬上將在舊部落的經驗告訴家人，雖然父親不是很認同，但她仍會持續努力說服他以減少農藥與化學肥料的使用進行生產。

在研究者看來，S4 這般說服改變父親信念與價值觀行為屬於環境行為中的「說服」，即她在活動過後於行為上受到顯著的改變。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4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5 表示。

表 6-2-5 S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4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說服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5)S5 觀察結果

活動前研究者以電話通話的方式向 S5 介紹舊部落 kapaliwa 的原始環境，使得沒有在野外生活過的她更是擔憂會無法適應，一下怕黑、一下怕蛇，研究者感受到她因為對大自然的陌生而感到害怕。但此一情形，在研究者觀察下發現她在第一天夜晚與第二天夜晚相較下有些不同，於是便試問其原因。她向研究者表示在經過講師以傳統鳥占的知識告訴他們部落先人的智慧，以及有關狩獵的禁忌與故事等之後，她領悟到原來人類也可以在大自然裡過愜意的生活；而部落居民對百步蛇的尊敬更是讓她覺得野生動物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因此 S5 便不再對山上的原始生活感到如此恐懼。而她這樣開始試著了解、關心自然界其他份子的想法，研究者認為 S5 已經產生「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的價值觀。

活動結束後，她將所知道關於原住民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事情告訴其他友人，並向他們敘述一些關於野生動物的傳說故事，研究者發現她不但因為參與活動而減少對自然環境的不安，更試著將一些正確訊息傳遞給其他人知道以盡量化解一般人的錯誤刻板印象，甚至邀請朋友們一起到此進行純樸生活的體驗。而這樣的行為若以 Hungerford 和 Peyton(1997)提出的環境行為來看，研究者認為她開始有「說服」的環境行為出現。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5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6 表示。

表 6-2-6 S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5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說服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6)S6 觀察結果

研究者在與 S6 行前的通話中提及設施的簡單以及環境的原始時，他總是以失望的語氣回覆，卻也不放棄試圖詢問出是否有他熟悉的五星級飯店設施，從對話裡，研究者深深感受到他有排斥融入舊部落環境的想法。因此在 kapaliwa 活動期間觀察裡，研究者發現 S6 的參與興致不很高。直到第三天從山上下來現在的達魯瑪克部落時研究者詢問其感受，他才向研究者述說他這兩天來的感想。

舊部落 kapaliwa 沒有高級餐點、遊樂中心更沒有舒適空調的個人房間，跟 S6 以往外出的經驗大相逕庭。原以為在舊部落過沒有電的生活會相當無趣的 S6 帶了撲克牌想打發時間，但是看到其他成員們似乎各個都樂在其中，於是他便將撲克牌隱藏行李中，試著和大家一樣找到在這環境裡活動的樂趣。在野炊、砍材、除草以及阿稻製作活動中，S6 逐漸發現在野外沒有現代設施生活下也能有一番不同的生活趣味；而沒有電的生活一樣可以歌唱、舞蹈、嬉戲等，使他開始慢慢融入自然的環境中。藉由這些感受，他逐漸產生了節約能源也能讓生活充滿樂趣的想法，並對自己之前過於浪費資源的行為有所領悟。在研究者傾聽他的陳述時確實感受到他與最初電話聯繫時的差異，因此研究者認為 S6 因活動的影響而逐漸產生了「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的觀念。

在有了這樣價值觀逐漸萌芽之後，對他在行動上是否有影響呢？研究者於好奇之下致電寒暄問問他近況時，S6 表示他自從活動結束後回到家便開始有些小小節約能源的舉動，譬如不再將電腦與電視同時打開使用、外出會記得關電腦、不會因為悶熱而一直開著冷氣等。因此研究者認為 S6 的行為習慣因活動而受到改變，若從 Hungerford 和 Peyton(1997)提出的環境行為來看，他則產生了「生態管理」的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6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7 表示。

表 6-2-7 S6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6	
指標 影響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7)S7 觀察結果

從小在都市生活的 S7 第一次獨自離家進入山林體驗以前原住民的簡樸生活。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提供黃豆粉作為廚具的清潔用品，而她在好奇之下便詢問研究者其動機為何，在向她表示用意為以較環保的方式愛護這片土地後，她開始試著以微量的粉末塗抹在餐具上，對於清潔效果不輸市面上任一洗潔劑的情形 S7 表示驚訝外還告訴研究者她回到家裡之後一定會將黃豆粉當洗滌劑的方式告訴家人。此後，她便開始關注活動期間任何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並向研究者提出她的看法以及建議，例如廚餘的處理、個人盥洗使用的化學用品等。

從小小的清潔劑取代而讓 S7 產生進一步對環保的重視，研究者認為她因此在「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的價值觀上有所正向成長 S7。

在她返回都市後幾日，研究者與她以電話聯繫下得知其回家的第二天便帶著媽媽到市場買了一大袋的黃豆粉，並且回家親自示範後將家裡廚房內就有的清潔劑全部收起來不再使用，至於自己洗澡用的沐浴乳也換成較不傷害環境的香皂。由此看來，研究者認為 S7 在活動的影響下出現了維護現有生態系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即「生態管理」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7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8 表示。

表 6-2-8 S7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7	
指標 影響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8)小結

活動參與後研究者發現每個學員在環境倫理價值觀以及行為與習慣上都有些微的不同，而引發每個人在思想與行動上變化的因素也不盡相同。整體看來在環境倫理價值觀上的轉變以小米種植體驗、野炊體驗、阿柘製作、鳥占、故事講述課程為主，也有因環保清潔用品的使用而受影響者；使得在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上包含「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和「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四項，其中以前三項出現的次數為多。在行為與習慣轉變上以小米種植體驗、野炊體驗、故事講述和野菜採集課程學習為主，亦有因主辦單位要求和使用環保用品而被影響者；而在五項環境行為上以「說服」、「消費者主義」和「生態管理」的出現為主，並以「說服」與「生態管理」的行為居多。表 6-2-9 與 6-2-10 為研究者所觀察 7 位學員變化的整理。

表 6-2-9 2007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倫理價值觀影響變化表

學員代碼	S1	S2	S3	S4	S5	S6	S7
環境倫理價值觀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			✓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			✓
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			✓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						

表 6-2-10 2007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行為影響變化表

學員代碼	S1	S2	S3	S4	S5	S6	S7
環境倫理價值觀							
說服			✓	✓	✓		
消費者主義	✓						
政治行動							
法律行動							
生態管理	✓	✓				✓	✓

研究者發現 S3、S4、S5 和 S6 在行為上的轉變與價值觀的轉變有關，即印証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沈廣城，2002；陳志欣，2003；黃耀慧，2004；鄒東明，2002)具相關性；S1 與 S2 在行為上的轉變與價值觀的轉變則較不明顯。而個人行為上的表現方式也多為柔性的手段，例如珍惜食物、勸說、省電等舉動，其中有勸說等說服行為的人對其他人或許會造成間接的影響，因此活動的效應不僅止發生在參與者身上，更有影響其他社會大眾的可能。

(二)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暨生態旅遊研討會

1.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為 2008 年 2 月 22 日到 2 月 24 日，活動參與學員在南島採集館集合用餐後即前往部落入口守護神處祈福，接著便前往舊部落 kapaliwa 進行一系列活動。內容包含舊部落巡禮、解夢鳥占、認識混植輪耕的小米文化、藤編 DIY、漫步古道等。活動流程如表 6-2-11 所示。

表 6-2-11 2008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 月 22 日	1100-1300	採集文化產業	集合、分組、饗宴	南島採集館
	1300-1330	採集文化產業	從南島採集館看傳統文化的價值	南島採集館
	1330-1400	部落史地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地理簡介	南島採集館
	1400-1500	祈福	守護神祈福驅邪、社區、文化廣場	現部落
	1500-1530	先人足跡	越野車到舊部落 kapaliwa	大南產業道路
	1530-1630	舊部落巡禮	會所、頭目家屋、組靈屋、制高點	舊部落 kapaliwa
	1630-1730	生活起居	製作食的用具(湯匙、碗、杯、筷)	
	1730-1900	生活起居	野菜風味餐與灌洗	
	1900-2100	歌舞晚會	人稱、問候語、歌舞活動	
	2130-2230	夜空觀察	觀星、螢火蟲、聽聲音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地點
	0600-0630	解夢鳥占	回憶夢境、解釋夢境、鳥聲占卜	舊部落 kapaliwa
	0630-0800	生活起居	野炊、早餐	
	0800-0900	小米歲時祭儀	認識混植輪耕的小米文化	
	0900-1100		Kara`eea-小米田除草	
	1100-1200		抓小蟲、搗蟲、增強法力	
	1200-1400	分享喜慶	生火、煮炊	

2 月 23 日	1400-1600	小米歲時祭儀	祭祀、播種	
	1600-1800	傳統編織技藝	藤編 DIY	
	1800-2000	野炊樂	生火、煮炊、灌洗、起居 分贈阿栢、長老講話、來賓祝福	
	2000-2130	公民社會論壇	重建部落公民社會的困境與機會	
	2130-2300	小組座談	自由找長老、營隊幹部聊天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2 月 24 日	0630-0800	解夢	解夢、早餐	舊部落 kapaliwa
	0800-0830	整理環境	協助整理環境	
	0830-1000	拍紀念照	拍團體紀念合照與個人照	
	1000-1030	再見 kapaliwa	再見小米田、再見家屋、再見守護神	大南 產業道路
	1030-1200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頒發結業證書	桑樹溪
	1200-1330	野菜風味餐	餞別饗宴	
	1330-1430	歡送學員	接駁	公路上

2. 觀察結果

(1) S8 觀察結果

喜歡四處遊樂的 S8 是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於戶外享受自然氛圍時常將撿拾到的葉片製作成書籤，並贈送給親朋好友們。部落留學活動期間，講師們對於植物的介紹以及食用器具的製作，如以姑婆芋葉子擋雨、拿月桃葉製作阿栢、竹子做酒杯等讓她有所感觸，因此便和研究者分享她的心得。

在其言談中 S8 表示對原住民在地取材智慧的崇敬、日常用品過度加工的不必要性等。在研究者觀察裡發現她因活動的參與而將原先對自然環境的欣賞進一步轉為對資源的愛惜，因此若就環境倫理價值觀來看，可以發現 S8 逐漸產生「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的價值觀。

也因為開始有珍惜資源的觀念，她在活動過後便將自己收藏許久卻沒有用到的東西轉贈給需要的人，例如字卡、明信片等物品；在公司使用列表機時也會以雙面列印的方式節約紙張。研究者認為 S8 以物品分享的方式減少其他人對資源的浪費，以減少紙張數量的方式表達對樹木資源的珍惜，而這些因活動影響而產生

的舉動若以環境行為來看，研究者認為她出現了以往較缺乏的「生態管理」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8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2 表示。

表 6-1-12 S8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8	
指標 影響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2)S9 觀察結果

在學校參加山地部落服務性社團，且對生態環境與動物充滿興趣的 S9 很喜歡原住民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模式。活動期間，研究者看到 S9 總是在部落長老們身旁周旋，聽他們講述部落的故事以及個人的生命史，因此研究者在與其閒談時便試問其所得。

S9 表示在幾位長老的分享下她對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要祭拜在山上取得獵物的頭骨、區域與季節性的狩獵等，並進而以對生命萬物的尊重作為解釋原住民之所以能融入山林自然環境中的原因。研究者認為她在與長老的接觸下，重新建構山林子民與野生動物關係的認知，知道他們是以尊敬的態度以及適度的行為從事狩獵活動，因此若以環境倫理價值觀來看其變化，研究者發現她在「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以及「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的價值觀上有正向的發展。

在活動結束後的電話寒暄裡，S9 向研究者表明由於對狩獵文化有進一步認識，當她看到新聞播報原住民狩獵等的類似新聞時，她會跟朋友們分享自己在部落的經驗，試圖澄清一般人的錯誤刻板印象。而這樣以言詞方式改變人們的信念與價值觀的行為，若就環境行為來看研究者認為她產生了「說服」的環境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9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3 表示。

表 6-2-13 S9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9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	說服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3) S10 觀察結果

S10 對原住民充滿好奇，在研究者行前的聯繫與活動說明下她滿心欣喜地期待活動的到來。在研究者觀察裡發現，她對部落講師講述的故事特別感興趣，不論是昔日山林的生活、鳥占的經驗或是流傳已久的傳說故事等。研究者利用休息時間與其談論她對原住民生活的看法時，她說對於「尊敬蒼蠅」的故事感到訝異。由於 S10 一向都將蒼蠅當作害蟲，在她聽完這一則故事的當下，突然有一種對蒼蠅表示尊敬的想法。她更對研究者說在其他關於動物與部落故事的再次思考後，她發現原住民有將所有生物與人類平等相視的觀念，即每種動物都有生存的權利，並沒有誰優誰劣的心態。由於 S10 開始有對昆蟲與動物生存的尊重，因此研究者認為她在活動期間逐漸產生「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的價值觀。

於後續的聯繫下，她表示自己因活動前被要求自備餐具，而活動期間也都使用個人專屬餐具的行為，已經慢慢變成習慣，例如在公司用餐時會拿出自己的筷子，甚至還有著鼓勵其他同事應自行攜帶的行動。在其個人的表述下，研究者發現她開始有「生態管理」以及「說服」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的出現主要是受活動的影響所導致。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0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4 表示。

表 6-2-14 S10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0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說服、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4)S11 觀察結果

在研究者與 S11 行前通知的電話對談裡，由於研究者述說舊部落 kapaliwa 環境的原始促使他回憶起小時候在鄉村生活與自然親近的往事，更表現出能像以前一樣聽蛙聲、蟲鳴入眠的嚮往。活動第一天的夜晚，研究者看 S11 獨自在舊部落 kapaliwa 的水池旁逗留便向前關心，他將觀察的所得告訴研究者並表示他聽到記憶中熟悉聲音的感動。此後他又在那一帶尋找其他生物，譬如兩隻螢火蟲的發現讓他興奮不已的拉著研究者一起欣賞。因此，在研究者與其相處的觀察下發現 S11 產生「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的觀念，即因為親近自然界生物而再次找到了對自然的感動、對地球喜悅的感受等。

當研究者再次與其聯繫時，他說自己已經慢慢將在 kapaliwa 獲得的感動化為實際行動，例如開始關心自然環境的議題、減少個人垃圾的製造等。研究者認為 S11 藉由自己對環境保育的關心行為作為對環境品質的維護，這樣的舉動若以環境行為來看，S11 開始有了「生態管理」的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1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5 表示。

表 6-2-15 S11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1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5)S12 觀察結果

S12 在活動參與前對於多數原住民部落為何選擇居住在山林而不住在平地感到疑惑，甚至對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不予苟同。在研究者的活動觀察中，發現他對部落講師們敘述舊部落環境、與自然將的互動等似乎不很有興趣，因為 S12 總是不斷的找身旁的學員聊天。研究者為得知他在活動中的學習吸收成效，便與他聊聊其參與活動的感想。S12 表示他對於部落長老們的歷史以及傳說故事講述等並沒有過於留意，而植物的採集與認識部分就像走馬看花一樣一下子就遺忘，更認為在現代文明下這樣的「落後生活模式」已不適用。由於研究者與其對談中並無法感受到他有正向的環境倫理價值觀發展，負面對環境的看法跟參與前差異不大，因此研究者認為他在環境倫理價值觀上受影響的情形相當不明顯。

本來就沒有自備餐具習慣的 S12 在活動期間也沒有準備自己的餐具，全程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的用具；在活動過後研究者的電話聯絡時，他也表示因為攜帶餐具過於麻煩而依然使用店家所提供的免洗筷。至於其他不同的行為，研究者在與他的對談中發現並無不同，既沒有向他人宣稱維護環境的重要性的說服行動，也沒有減少資源浪費等環境行為，因此研究者認為他在行為習慣上並沒明顯的受到影響。

因 S12 對於活動的性質與內容安排與其當初所設想的有所落差，因此參與度不高，也不認同講師們的觀念。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2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6 表示。

表 6-2-16 S12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2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無	無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6)S13 觀察結果

在研究者行前對 S13 稍微的了解下得知他不但喜歡徜徉於自然之中更喜歡原住民的文化，也曾經與原住民有著進一步的接觸。活動期間他向研究者表述聽了蒼蠅的傳說故事後給自己相當大的啟發，例如感受到原住民尊敬自然的文化並進

而反省自己以及社會大眾不斷開發環境以求經濟成長的思考模式和行為。由於 S13 開始試著了解、關心自然界的其他份子，並且對個人和大社會對待自然的方式有所省思，而這樣的現象若以環境倫理價值觀來看，研究者認為他逐漸有「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觀念的表現。

活動後他向研究者說明他以前有很強烈對蒼蠅的厭惡感，但因為部落長老的故事講授後而有所不同，例如以前總是拿著蒼蠅拍追趕蒼蠅現在倒是以手揮趕驅逐，即他不再有消滅蒼蠅的舉動。研究者認為他在觀念改變後帶動行為上的轉變，因而促使他開始有「生態管理」的行為，即行為習慣上開始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3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7 表示。

表 6-2-17 S13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3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7)S14 觀察結果

S14 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而研究者在先前的電話通知與了解下發現他有著明顯對生命萬物的重視。活動期間 S14 向研究者表示由於植物採集與認識，他了解到原住民在自然環境下不危害土地的生活方式；而小米田除草課程裡自己耕作的實務學習，藉由土壤的觸摸、種子的播種他感受到自然界的力量與生命的旺盛力，並進而覺得自己找到與大自然聯繫的管道，有一種出於內心由衷的喜悅。研究者認為自然的採集活動使他產生「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的價值觀；對自然律動的體會使得他產生「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價值觀；而心靈上與自然界的微妙聯結，研究者認為是進一步在「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價值觀上得到正增強的效果。

活動結束後研究者再次與他聯繫，他表示自己在回到住所之後，開始盡量選購有機的產品，原因是作物在培育的過程中是以對環境較友善的方式栽植，因此他以此作為有機商品生產者堅持理念的鼓勵。若以環境行為來看，研究者發現他逐漸有拒買某些對環境產生負面衝擊的商品，即有出現「消費者主義」的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4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8 表示。

表 6-2-18 S14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4	
指標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消費者主義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改變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8)S15 觀察結果

在活動前研究者發現 S15 對自然環境感到憂慮，對於舊部落 kapaliwa 的環境非得研究者詳細告知她才放心。活動期間的古道走訪，研究者看她是在其他成員的幫助下才順利抵達終點，因此便請其跟研究者分享步行的感觸。她鮮明陳述著自己走這段路的過程，表示這樣的經驗讓她深深體會到以前部落祖先們在山林的生活模式，她更注意到某些路段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景緻，某些路段有一大片飄落的花瓣，某個地方有大石頭堆砌的現象等。經由這段路程 S15 開始會觀察、欣賞大自然的變化與美麗，並對原住民與自然環境相處而產生的在地智慧有所感觸，研究者認為她在這之中萌發了因接觸、體驗而產生「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價值觀。

活動期間她曾拿出防蚊液等化學物品，部落長老告訴她當地沒有蚊子而不需使用時她感到相當訝異，由於確實沒有蚊子的蹤跡她便不再拿出來使用。之後再加以對自然有所感受的影響，她向研究者表示以前在家裡都會用殺蟲劑對付蚊子，現在她減少殺蟲劑的使用次數，以其他薰香的方式取代，並試圖改善居家環境讓蚊子不再繼續滋生。由於她開始以較為友善的方式對待環境，而這樣的實際行動若就環境行為來看，研究者認為 S15 慢慢產生「生態管理」的環境行為。

綜合以上結果，研究者將 S15 於活動的影響以表 6-2-19 表示。

表 6-2-19 S15 活動前後影響變化表

被觀察者代碼	S15	
指標 影響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行為與習慣的轉變
實際影響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生態管理
變化	+	+

(註 +表示朝正向發展，+為出現一項實際影響，++為出現二項實際影響，以此類推，++++為最多；而=表示影響不明顯；-表示有負向影響)

(9)小結

就整體而言研究者從此次活動所觀察的學員裡發現在環境倫理價值觀上以小米種植、植物採集介紹、鳥占、故事講述、古道走訪課程為個人觀念變化的因素，而自己對環境的觀察也是影響原因之一；個人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上包含「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和「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五項，其中以「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和「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出現的次數最多。在行為與習慣轉變上以小米種植體驗、故事講述、野菜採集和古道走訪課程學習為主，亦有被主辦單位要求攜帶物品和自己的自然觀察而影響者；而在五項環境行為有「說服」、「消費者主義」和「生態管理」的出現，並以「說服」與「生態管理」行為居多。表 6-2-20 與 6-2-21 為研究者所觀察 8 位學員變化的整理。

表 6-2-20 2008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倫理價值觀影響變化表

學員代碼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環境倫理價值觀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			✓			✓	✓	
人類不可為享樂而破壞自然		✓					✓	
地球被過度使用的影響無窮		✓						
浪費地球的有限資源將會造成地球的赤字	✓							
真實感受地球的律動與資源的可貴				✓			✓	✓

表 6-2-21 2008 年冬觀察學員活動前後環境行為影響變化表

學員代碼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環境倫理價值觀								
說服		✓	✓					
消費者主義							✓	
政治行動								
法律行動								
生態管理	✓		✓	✓		✓		✓

在 8 位被觀察者裡，研究者發現 S12 是唯一沒有表現出受影響現象者，因此研究者認為他在短期的活動體驗中思想與行為還沒受到影響。研究者也發現 S8、S9、S11、S13 和 S14 在行為上的轉變與價值觀的轉變相關聯，即表示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具相關性(沈廣城，2002；陳志欣，2003；黃耀慧，2004；鄒東明，2002)；S10 與 S15 在行為上的變化則是與其他事件相關。個人行為上以轉贈分享、鼓勵他人、友善對待環境與萬物等表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而如此舉動具有影響他人的可能性，例如帶動更多人攜帶環保餐具等效應，因此研究者認為活動的效應不僅發生在活動參與者身上，更有影響其他社會大眾的可能。

第七章 綜合討論

第一節 部落旅遊的比較

本研究以部落社會集體發展為思維的部落生態旅遊，定義為：旅遊經營者及其合作夥伴，在有助於整體部落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及符合生態保育原則的前提下，經過具有代表性的部落組織之認可，在部落傳統領域或生活範圍內所實施，並經檢視合乎上述前提與過程之旅遊活動。而從中衍生出關於社會、文化的11項部落生態旅遊指標，在經由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檢驗後發現其於部落社會的影響為部落裡參與活動的人對部落、文化的認同與文化自信獲得提升；但多數未參與的人變化卻不明顯。活動也增進部落社會力、為部落居民帶來就業機會、實踐分享社會的精神；讓青年會持續延續著文化傳承的任務。在生態上則是在地居民環境意識提升、野生動物增加，以及學員環境觀念和行為出現正向轉變。

台灣目前有許多於原住民部落或地區推行的旅遊活動，如新竹司馬庫斯部落(洪廣冀、林俊強，2004)、南投縣巴庫拉斯部落(吳昂謹，2003)、阿里山山美村(王嵩山，2003)、阿里山茶山村(洪進雄，2003)、屏東春日鄉部落(林光浩，2006)、屏東阿浦當地區(周義男，2004)、蘭嶼(黃正德，2004)、花蓮馬太鞍溼地生態園區(張淑慧，2004)、花蓮太魯閣大同部落(甘明翰，2007)、太魯閣國家公園五間屋地區(林雅庭，2006)等地。由於本研究的部落生態旅遊是以部落社會集體發展為思維、自主性為考量的旅遊模式，而國內目前進行部落集體思考且自主性發展的旅遊活動屬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與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較具規模與知名度，且有別於一般大眾化的消費性旅遊。以河川文化為觀光思考的山美地方性生產，對原住民而言，其地方自主經營表徵原住民的自主性，再現為原住民自治與去殖民的象徵意義(梁炳琨，張長義，2005)；而自1991年司馬庫斯以神木區的發現正式出現在北台灣的觀光市場後，自主性的選擇「不與財團合作，靠自己力量站起來」的發展策略，與「共同經營制度」是最能達成部落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的運作模式的認知(洪廣冀、林俊強，2004)。因此本研究以此兩部落的旅遊活動經營和本研究的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進行旅遊對部落社會與生態影響的比較。

以下先進行兩個原住民地區生態旅遊的介紹與對當地影響敘述後，再進行綜合比較。

一、阿里山山美社區

山美的原住民名字是Saviki，是原來居住在新美、茶山一帶布農族蘭社群(takepulan)的稱呼，意思是檳榔。以阿里山鄉鄒族傳統部落結構而言，山美社區是隸屬於達邦群的小社。山美大約在1929 年建村，於1946年因阿里山鄒族被納入吳鳳鄉(今阿里山鄉)後，達邦與特富野兩大社合併為達邦村，而油符格社(Yofugo) 與薩薩歌社(Sasaago) 兩個聚落合併為山美村，海拔分布在500至1200公尺左右，人口約600多人(梁炳琨，2006)。

經歷觀光發展的山美，山美「地方」疊置了「部落」、「村」、「社區」三種不同的「被想像方式」(imagined style)。山美「部落」的地方想像方式彰顯的是傳統大社—小社社會組織結構與大社「家」的意義；村是政府由上而下賦予的地方單位，同時成為山美人長期被外地識別認同的空間單位；社區對於山美人是1990年代以來最新的地方想像方式，雖然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1993 年，但是直到1995年接手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得以發揮，成為最常聽到的山美稱呼。而部落、村、社區的稱呼，是山美人對於山美地方外顯的想像方式，指涉著認同傳統文化的社群(部落的人)、行政認同的社群(村民)、身分認同的社群(社區的人)(梁炳琨，2006)。

在鄒族的溪流漁場文化中鮰魚對鄒人而言是「真正的魚」且有精神層面的意義外，也是重要蛋白質來源。不同氏族有各自的魚場，捕魚的行為也被傳統制度所規範，祭祀或飢荒時才會進行適足或聯合氏族的集體捕魚。由於嚴密的社會網絡與互動，各氏族在採獵獲維護魚群數量的集體行動都能成功地維持(湯京平、呂嘉泓，2002)。但在阿里山公路在1982年10月拓寬完畢正式通車後，平地人的行為被帶入，因此讓山美人學到毒魚、電魚的行為，河川生態與河川倫理因此失態。由於村民對1979年前傳統河川的規範和魚類的豐富懷有特殊情感，因而喚起生態保育的意識與觀光資源構想的結合。在1985年開始達娜伊谷生態公園規劃開始到1995年達娜伊谷生態公園成立並正式對外營運期間，村民從1990年起不分晝夜的巡河護魚，無形中與達娜伊谷建立深厚感情。而此護魚行動也是河川文化意義的重新生產與實踐，對於說服長老取得計畫認同，釋出河權，或村民對自治公約的認同都有正面的幫助，更成為地方再發展的動力與策略(梁炳琨、張長義，2005)。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是部落旅遊資源的中心點，以清潔維護費用的收入作為資源分配的編列，充分回饋給居民，如社區福利有老人安養、就學補助金、急難救助金等，表現出部落社會對邊緣、弱勢者的照顧(王嵩山，2003)。園區內長者解說員，在賞魚區對遊客的在地的河川文化敘說，如過去自己家氏族如何捕魚、

竹筒中煮魚以及邊吃鯛魚邊吃麻糬等是對過往的回憶。而對觀光客而言，藉由鯛魚的體驗除了解生態保育的意義外，更與在地的傳統生態智慧做結合(梁炳琨、張長義，2005)。

山美社區經濟型態在旅遊推行後也逐漸從傳統的農林生產轉變到地方消費，為地方帶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返鄉回流的居民因此增多，雖仍以農業為主，但假日時會在達娜伊谷溪附近設立攤位販售傳統食物，而住宿餐飲綜合經營、餐飲零售店、一般民宿、露營區，以及公園內的餐飲零售店等消費空間類型也因觀光效應而起(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1998；李永展，2006)。但過多的攤販林立也造成過度商業化發展的現象(盧道杰，2004)。

山美社區傳統的歌舞也因觀光的需求而再現，如於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展演場演出的達瑪雅耶合唱團以及鄒族青年組成的表演舞蹈團。但近年來在展演場的改變後，原有的地方文化價值已經轉化到經濟的價值(梁炳琨、張長義，2005)。

2001年社會福利經費大幅提高，山美社區增編鄒族文化研究費、幼童教育助學金、喪葬補助、社區救濟金、各鄰建設基金等(梁炳琨，2006)。山美社區以社會福利措施作為利益分配的基礎，不但減輕貧富間財富不均的緊張，也爭取到部落各階層的認同與支持(盧道杰，2004)。

盧道杰(2004)認為人工餵養創造出魚類群聚現象，是人類干擾生態系的成果。而面對遊客大肆進入脆弱的生態系中，在沒有相對提升遊客環境道德水準之時，任由遊客在園區理活動，製造垃圾、盡情餵魚、走馬看花的逛完園區，有好的生態旅遊環境卻沒有好的生態旅遊成效(陳篤堯，2007)。吳淑女(2003)的研究也指出在地居民對擁擠的知覺感到極為負面。

整體而言，阿里山山美社區在旅遊推行後於社會面向上凝聚部落社會力；文化面向上，建立社區居民的信心與榮耀、傳統技藝與文化活動獲得保存、歷史遺產受到保護；經濟面向上，居民收入增加、部落工作機會增加、特產銷售增加、工作收入穩定、使本地貧富差距拉大、利潤最高的是外來旅遊業；而生態上則是自然資源因觀光而受到重視和保護，居民的環境意識提升、遊客對生態保育意義的了解、交通擁擠、噪音增加、垃圾大量增加等(吳宗瓊，2003；梁炳琨，張長義，2005；陳篤堯，2007；陳明川，2003；莊啓川，2002)。

二、新竹司馬庫斯部落

目前司馬庫斯部落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十四鄰，地處雪山山脈北部，海拔為15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間，屬淡水河流域大漢溪上游集水區。目前司馬庫斯全部落人口約有29戶107人(蘇霈蓉，2006)。

在1919年左右司馬庫斯所屬的馬里闊丸群在歷經與鄰近金那依群的戰役元氣

大傷後，被逐步確立北部山林之控制權的殖民政府始以安定為由將之拆散，遷移至尖石前山。由於族人在遷回原居時是以家(而非部落)為單位，若干家互留在前山；部落的意義因而大為減弱，家成為族人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社會單位。在這個意義上，同一部落裡的個別家戶會在頭目帶領下，依序向部落與各家祖先呈上祭品。祭祀結束後，頭目另透過分食共飲的儀式將自部落祖先處取得的靈力與部落內所有家戶分享(洪廣冀、林俊強，2004)。

而在若干家戶返回原居地並重新結社後，於日後被歸入玉峰村的司馬庫斯是相當年輕且若干社會文化特質都還在形成中的社會群體。部落從原本流動到定居的情形分別為最先的被殖民統治時廢止室內葬，保留地重劃後各家耕地範圍固定，以及後來在電力設施設置考量下將散區兩地的司馬庫斯集中到部落現址。

司馬庫斯人稱部落為qalang，該字彙在泰雅語裡的意義至少有三，包含居住狀態、五兄弟起源說以及以「gaga」的概念界定部落，而gaga便牽涉到族人常說的「一個部落，一個gaga」的意理。就司馬庫斯人而言，gaga的原意是「祖先的話」，可被衍伸為泰雅的「傳統習俗」，但只有特別具規範性的習俗才算，因為傳統作為gaga的習俗相當嚴格，違反者會有大或降臨自身與親屬(洪廣冀、林俊強，2004)。

司馬庫斯在傳統生活中有所謂共食團體，即一同分肉的一群人；具有提供各家在共同勞動時主要的勞力來源功能，代表的是共享的觀念。但在1960年代間的教會宗教進入後，各家的共享的對象從共食團體轉為教會到了。1960年代末以各家為單位的歲時祭儀已經完全停止，傳統的一個部落一個gaga(傳統的社會規範)、共負罪責的一體感也逐漸轉化，傳統具規範性的gaga不能說完全消失，但影響範圍只在各家或各家族層次(洪廣冀、林俊強，2004)。在經濟從小米、甘藷轉為香菇時期，教會成了市場經濟與共享間的轉換管道。

自1991年司馬庫斯以神木區的發現正式出現在北台灣的觀光市場後，自主性的選擇「不與財團合作，靠自己力量站起來」的發展策略，但旅遊的興盛卻也導致部落內產生各家山莊利益爭奪的現象。在歷經近十年的社會體系內部分化後，司馬庫斯於1999年以部落名義辦理「司馬庫斯生態文化之旅」，將部落視為中心的配置機制，讓部落成為司馬庫斯觀光的經營者之一，始讓利益分配問題稍微緩和，但在2001年山莊共同經營的構想獲得共識之後，其他觀光資源陸續也都納入共同經營模式中，整體部落因而找回在觀光大眾化下失卻已久的主體性(洪廣冀、林俊強，2004)。

司馬庫斯部落於2001年6月開始試辦共同經營，經過不斷開會修正，直至2002年2月19日部落會議始通過「司馬庫斯共同經營守則(草案)」。2004年1月19日部落會議正式通過，將「共同經營」取名泰雅語「Tnunan」(得努南)，其意義為「共

有共享」(蘇霽蓉, 2006)。司馬庫斯部落在共同經營初期, 教友、專家學者與志工學生團體不斷給予關心, 提供意見, 教會非正式組織的社會關係更是提供部落許多重要的社會資本。

在部落尚未全面共同經營前, 2000年夏季開始的餐廳共同經營, 是由部落內數位婦女所管理。針對她們輪流在餐廳裡互相為對方客人煮飯的現象, 洪廣冀與林俊強(2004)便指出此一模式是中斷已久的交換互惠機制的衍生, 更說明部落女性地位有因此獲得提升的情形。而餐廳所得收入除了平分外還有共同基金的編列, 研究者認為這是傳統共享觀念的復振。即餐廳的共同經營, 不但為部落婦女帶來工作、薪資來源與性別平等, 更具有讓傳統文化持續延續的效能。

部落共同經營總收入盈餘之分配比例為70%平均分配給各入股戶, 每戶每月最少2 萬元, 20%為共同基金作為部落公共建設、民宿消耗品、急難救助等之需, 10%則為償還外債。入股戶就學中的子女, 也享有福利(蘇霽蓉, 2006)。共同經營是立基在利益之公平分享的經營團隊。不但為部落各個參與家戶開創工作機會, 更以為共同經營勞動的方式, 如涼亭、步道、解說設施等進行基礎設施的興建維護。在觀光客假日到訪離開後, 各家再召開工作會議以檢討該週成績(洪廣冀、林俊強, 2004)。研究者認為此旅遊的經營模式不但增加就業機會, 其勞動的方式也是分享社會的實踐並具有促使社會力提高的可能。

近年來部落的生態旅遊活動與「司馬庫斯傳統領域生態保育計畫」有關, 計畫的內容大致是在五年(2005年到2010年)內不殺動物, 而部落在生態保育上也已經有非常明確的做法與想法。如在旅遊路線上不設置植物解說牌便是希望培育部落裡的年輕人為生態解說員, 除了充分了解部落內的動植物從事生態解說外, 也能延續原住民傳統的口傳文化, 如此不但能讓部落裡的年輕人了解部落的生態, 遊客也可以藉由詳細的解說對部落有進一步的認識(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 2006)。在陳錦鴻(2006)的研究中也指出, 共同經營的生態旅遊增加各家戶就業機會, 青年回流, 居民也找回對部落的認同跟信心, 進一步促使文化的保存與傳承; 但是遊客卻也為當地帶來困擾, 如卡拉ok歡唱、放沖天炮使、使交通阻塞等, 而增多的垃圾量更造成環境髒亂。因此, 研究者從其所言推測遊客的行為習慣, 並沒有受到明顯影響。

由於吸引遊客到司馬庫斯部落的是「神木」, 即以司馬庫斯自然原始的景觀為主(藍淑琪, 2003), 因此目前部落主要仍是經營生態旅遊, 而自發展生態旅遊以來, 部落居民不僅重新找回泰雅傳統的精神, 更於2005年3月5日到6日正式恢復舉行停滯近半世紀的泰雅族小米播種祭(Sm'atu)活動(蘇霽蓉, 2006)。在建立自己部落具有代表性集體權威的共同經營運作機制後, 亦因此使部落的發展活絡

起來。部落內也形成共識並展開保育行動，除了對找靈芝和砍樹木的人進行監督，並定期前往勘查森林盜伐情況，及例行定期清理步道垃圾和維護設施。部落居民在自然資源管理可說是由資源取用者轉化為資源有效管理者的角色。司馬庫斯部落的人對於部落獨創的「共同經營制度」更是引以為傲(蘇霈蓉，2006)。

三、綜合比較

經由對阿里山山美社區以及新竹司馬庫斯部落進行生態旅遊對在地的影響探討後，本研究以此三者進行旅遊活動對部落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影響的比較，如表 7-1-1 所示。

表 7-1-1 旅遊對原住民地方的影響

構面	子項	指標	地區		
			達魯瑪克部落	山美社區	司馬庫斯部落
部落社會	社會	居民的部落認同	反對部落重建的聲浪變小。	護魚的行動對達娜伊谷產生情感加強在地認同 (梁炳琨、張長義，2005)。	因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找回對部落的認同 (陳錦鴻，2006)。
		部落社會力	參與 2008 年 3 月開始的平民家屋重建者變多。	以社區發展協會為達娜伊谷生態園區的集體經營管理單位，凝聚群體的力量 (呂嘉弘，1999；梁炳琨、張長義，2005)。	共同經營的模式進行各項部落活動，凝聚群體的力量 (洪廣冀、林俊強，2004)。
	文化	居民的文化認同	對舊部落 kapaliwa 文化認同的提升。	傳統河川文化意義獲得新的認同 (梁炳琨、張長義，2005)。	共同經營下基金的編列是傳統共享觀念的復振 (洪廣冀、林俊強，2004)。
		居民的文化自信	藉由舊部落的重建、祖先的山林文化解說提升文化自信。	以河川文化解說、傳統藝術演出等提升文化自信(陳明川，2003；梁炳琨、張長義，2005)。	共同經營是自信來源之一 (蘇霈蓉，2006)。

		部落傳統文化保存與傳承	青年會的訓練增添更多在地文化課程。	統技藝與文化活動獲得持續保存(梁炳琨、張長義，2005)。	交換互惠機制再度衍生、小米播種祭恢復等(洪廣冀、林俊強，2004；蘇霈蓉，2006)。
經濟		部落在地就業的機會	在地就業機會不多，多為臨時性就業。	部落工作機會明顯增加(李永展，2006；陳明川，2003)。	部落各個參與家戶都有工作機會(洪廣冀、林俊強，2004)。
		實踐分享社會	部落回饋金與地方福利。	共同基金與地方福利(王嵩山，2003)。	共同基金與地方福利(林俊強，2004；蔡秀菊，2005)。
生態	本地	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自然度變化不大，且野生動物有增加趨勢。	自然度有較大變化，(呂嘉弘，1999；陳篤堯，2007)，野生動物覓食行為改變(陳明川，2003)。	保育行動使自然度變化不大(蘇霈蓉，2006)。
		是否對環境的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	有明顯差異，如車量較少、活動不透過任何擴音設備以及產生的資源垃圾較多，一般垃圾較少等。	不明顯差異(莊啓川，2002；陳明川，2003)。如無妥善的垃圾處理方法，有丟置與焚燒的情形等(蔡秀菊，2005)。	不明顯差異(陳錦鴻，2006)。如卡拉 ok 歡唱、放沖天炮使、使交通阻塞等，而增多的垃圾量更造成環境髒亂(陳錦鴻，2006)。
	外地	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正向發展影響明顯	因為生態解說對生態保育意義有所了解(陳明川，2003；莊啓川，2002)。	藉部落裡的年輕生態解說員詳細的解說，對部落有進一步的認識(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2006)
		遊客環境行為的正向轉變	有明顯變化	變化不顯著	不明顯變化(陳錦鴻，2006)

依據表 7-1-1，研究者將各個指標於三個原住民地區的情形分述於下。

(一)居民的部落認同

此三者旅遊活動推行後普遍增進了參與居民的部落、在地認同感。在達魯瑪克部落方面，居民的部落認同提升，如反對部落重建的聲浪變小；山美社區在旅遊發展期間，因為護魚的行動對達娜伊谷產生情感加強在地認同(梁炳琨、張長義，2005)；司馬庫斯共同經營的生態旅遊增加各家戶就業機會，青年回流，居民也找回對部落的認同(陳錦鴻，2006)。

(二)部落社會力

三個地區的部落社會力都朝正向發展，其中達魯瑪克部落的部落留學活動在社會力上明顯的影響是參與 2008 年 3 月開始的平民家屋重建者變多，整體部落社會卻也更為凝聚、團結而驅使社會力朝正向發展。而山美社區以社區發展協會為達娜伊谷生態園區的集體經營管理單位(梁炳琨、張長義，2005)，以及司馬庫斯部落以共同經營的模式進行各項部落活動(洪廣冀、林俊強，2004)，此等凝聚群體的力量是提升在地社會力的重要因素。

(三)居民的文化認同

研究者認為此三者居民在文化認同上均受旅遊推行而有正向影響，且都有持續朝正向發展的趨勢。活動後達魯瑪克部落居民、部落青年會對舊部落kapaliwa文化認同的提升，如山林奔跑比賽begas於kapaliwa的恢復，以及青年訓練活動再次前往舊部落kapaliwa等。山美社區因旅遊的推行使傳統河川文化意義獲得新的認同(梁炳琨、張長義，2005)；而司馬庫斯部落共同經營下基金的編列是傳統共享觀念的復振表現(洪廣冀、林俊強，2004)。

(四)居民的文化自信

在經由與外來遊客的接觸後，此三者文化自信上都朝正向發展。達魯瑪克部落居民藉由舊部落的重建、祖先的山林文化解說讓自己對文化更為自信；山美社區以河川文化解說、傳統藝術演出等讓自我對文化的自信提升(陳明川，2003；梁炳琨、張長義，2005)；司馬庫斯部落以共同經營的模式為豪(蘇霈蓉，2006)。

(五)部落傳統文化保存與傳承

達魯瑪克部落因為活動舉辦而使青年會的訓練裡加入植物採集、認識以及石板家屋搭建課程；山美社區雖傳統技藝與文化活動獲得持續保存，但近幾年來舞蹈演出已將原有的地方文化價值轉化到經濟的價值(梁炳琨、張長義，2005)；司馬庫斯在旅遊活動共同經營後使中斷已久的交換互惠機制再度衍生、傳統共享觀念的復振表現在共同基金的編列上、而停滯近半世紀的泰雅族小米播種祭也於此期間恢復舉行(洪廣冀、林俊強，2004；蘇霈蓉，2006)。

(六)部落在地就業的機會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因為參與學員少，且活動的舉辦有時間限制，因而在地就業機會不多，多為臨時性就業；而山美社區因每年造訪的人數很多使得收入增加、部落工作機會增加、特產銷售增加、工作收入穩定(吳宗瓊，2003；陳明川，2003)；司馬庫斯部落的共同經營為部落各個參與家戶開創工作機會、收入穩定(陳錦鴻，2006)。

(七)實踐分享社會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因為參加人數少，使得回饋機制下的回饋金額尚未足以完全支持部落福利，但在部落自助運用下卻也實踐分享的精神；山美社區社會福利方面，增編鄒族文化研究費、幼童教育助學金、喪葬補助、社區救濟金、各鄰建設基金等(梁炳琨，2006)。也以社會福利措施作為利益分配的基礎，減輕貧富間財富不均的緊張(盧道杰，2004)。而司馬庫斯部落的共同基金作為部落公共建設、民宿消耗品、急難救助等之需，入股戶就學中的子女，也享有福利(蘇霈蓉，2006)。

(八)是否對本地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對環境影響程度低之外，野生動物更有增加的趨勢，因此，研究者認為其對活動的影響正面多於負面。山美社區的自然資源雖因觀光而受到重視和保護(吳宗瓊，2003；)，然自然度仍有變化(呂嘉弘，1999；陳篤堯，2007)；盧道杰(2004)指出人工餵養創造出魚類群聚現象，是人類干擾生態系的成果；陳明川(2003)也發現野生動物覓食行為產生改變。而司馬庫斯部落的保育行動使自然度變化不大(蘇霈蓉，2006)。

(九)是否對環境的影響較其他旅遊為低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舉辦大體遵循著友善自然的方式進行；而山美社區與司馬庫斯部落由於遊客人數過多依然造成環境的負擔(莊啓川，2002；陳明川，2003；陳錦鴻，2006)，致使跟其他旅遊相較而言對環境的影響仍不可忽略。如山美社區的垃圾問題因無妥善的垃圾處理方法，有丟置與焚燒的情形(蔡秀菊，2005)；其他還包含交通擁擠、噪音增加、垃圾大量增加等(吳宗瓊，2003；梁炳琨，張長義，2005；陳篤堯，2007；陳明川，2003；莊啓川，2002)。司馬庫斯部落雖形成共識並展開保育行動，除了對找靈芝和砍樹木的人進行監督，並定期前往勘查森林盜伐情況，及例行定期清理步道垃圾和維護設施(蘇霈蓉，2006)。但過多的遊客也為當地帶來困擾，如卡拉 ok 歡唱、放冲天炮使、使交通阻塞等，而增多的垃圾量更造成環境髒亂(陳錦鴻，2006)。

(十)遊客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發展

此一指標以對達魯瑪克部落參與活動者的影響最明顯，遊客在活動過後普遍在價值觀上都獲得正向發展。參加山美社區旅遊活動的遊客，因為生態解說對生態保育意義有所了解(陳明川，2003；莊啓川，2002)。而司馬庫斯部落藉由部落裡的年輕生態解說員詳細的解說，對部落有進一步的認識(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2006)。

(十一)遊客環境行為的正向轉變

大部份參與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者，因為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正向發展，使得遊客環境行為也受到正向轉變。山美社區的遊客因為對部落有進一步的認識(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2006)，研究者認為遊客環境行為應該也會受到正向轉變。司馬庫斯部落的遊客因為仍有卡拉 ok 歡唱、放冲天炮等行為，因此，研究者推測遊客環境行為的正向轉變較不明顯。

在比較後，研究者發現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山美社區旅遊活動以及司馬庫斯部落的旅遊都各有其特色。而達魯瑪克部落於生態面向上的正向影響是最具特色之處，而與其他兩者相較下不足之處為經濟方面。山美社區和司馬庫斯部落的生態旅遊活動為居民帶來的就業機會以常態型就業為主，收入較穩定外也較足以支撐日常生活開銷。然而，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開創的就業機會較少，且所獲得的薪資也不夠維持個人生計，因此部落裡參與活動的工作人員幾乎都另有

一份主要的工作。

生態面向上的結果，遊客環境行為獲得正向改變上主要是因為活動主辦單位的措施，如攜帶餐具、以黃豆粉清潔等，以及活動內容有著重人與環境關係的體驗、故事傳授等最為有關。而山美社區與司馬庫斯部落因為造訪的人數多，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相對提高，如民宿、山莊、商品販售處等的逐漸林立，以及以自然原始景觀為主要吸引遊客特色的司馬庫斯出現大型的山莊建築(莊啓川，2002；陳明川，2003；陳錦鴻，2006)。相較之下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模式下的部落留學活動以舊部落 kapaliwa 重建的男子會所、石板家屋為參加活動者的住宿場所，且沒有現代設施和電力的提供，因此在與山美社區跟司馬庫斯部落相較之下，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所進行的環境較為自然。

第二節 發揚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特色

從 2005 年舉辦的部落留學活動，是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模式之一。其以「達魯瑪克部落學院」的部落文化重建學程的學習為重心，希望去除二十世紀東西方文明科技的殖民，回到十九世紀的深山部落學習人類經過長久時間醞釀的智慧。因此，活動以生態智慧、去殖民、翻轉在地文化地位、讓小而美的部落活起來為訴求，進而促使參與活動學員的社區營造、文化重建和生態保育等概念。部落留學活動期間，部落內耆老講師們的生態知識教學，如野菜採集、草寮搭蓋、野炊學習、小米田播種、阿粿製作和身體花草裝飾等，以及動物或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傳說、寓言等具吸引力的部落故事講述，都使不少參與活動學員解構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偏見，且進一步促使個人於環境倫理價值觀念甚至行為、習慣發生正向轉變。因此研究者認為具備部落社會重建的使命、生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效果都是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的特色。由於部落留學活動屬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模式之一，因此，這些特色亦可稱是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的特色。

旅遊的推行是經由部落與其合作夥伴(南島社區大學)長期討論後慢慢的、一步步發展而來。由於目前部落生態旅遊的推行尚未成熟，研究者認為仍需以外部培力的方式從旁輔助以幫助其成長，未來可以完全由部落自行主辦。

關於部落文化重建的概念，目前部落內大多數居民尚不清楚，但在部落認同與文化的認同上已經有些微的正向提升。研究者認為，將來若要進行部落生態旅遊，應該有組織、其他經常參加部落內活動的居民，主動以關心、鼓勵或邀約的

方式，讓這些不曾參與(部落或部落留學)活動的人，對於部落文化重建表示認同、凝聚共識，並進一步讓他們願意起身而行，為部落文化重建而努力。

達魯瑪克部落當地的旅遊經營業者以及其相關合作夥伴，將因部落生態旅遊的推行而興起，例如部落導覽解說員、藝品銷售業者、餐飲業者、民宿業者等。然而，為了創造更多在部落裡多且持久的就業機會，研究者認為部落內的主辦單位可與旅行社、珍古德協會等團體組織或是政府機關等以夥伴關係合作，讓更多外來遊客前往體驗，更可藉此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遊客參與。但是，當產業機會創造後，個人利益的追求若無如同司馬庫斯的共同經營或山美地區發展協會的運作機制限制，可能會落入早期原住民觀光時因為個人化經營而出現的負面衝擊，因此，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在籌劃時便應加強集體思考的共識。而在共同經營總收入盈餘分配外，更應以社會福利措施作為利益分配的基礎，以減輕貧富間財富不均的情形。

在集體運作的旅遊推行下可設有部門、組、社團等，例如以部落內青年會或各類團體如傳統歌舞、技藝團體等藉由時常的討論與聚會聯繫，增加學習部落相關傳統事物的機會，且可以彼此切磋、啟發更多元的發展等。如此在重視部落傳統的團結精神以及經營團隊的養成之下，期望將來能達到長期性、常態性、穩定性、效率、彈性等經營的成效。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棟(2002)。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
- 王嵩山(2003)。聚落經濟、國家政策與歷史：一個台灣中部原住民族的例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王麗娟、謝文豐(2000)。生態保育。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鑫(1999)。地球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季刊 37：87-103。
- 王鑫(2002)。發展永續旅遊的途徑之一：生態旅遊。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24：28-44
- 史育禎、張長義、蔡博文(2006)。社區林業作為部落自然資源管理之想像－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個案研究。臺大實驗林研究報告 20：51-64。
- 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2006)。「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專家學者與原住民代表座談會會議記錄。
- 甘明翰(2007)。太魯閣同禮部落生態旅遊活動之規劃與實施過程研究。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1998)。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施政整體規劃之四－原住民族經濟體系之規劃。中華經濟研究院。
-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第十八次委員會議(2004)。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業強出版社。
- 吳正文(2005)。南投縣國小教師環境倫理信念與動物保育行為之調查研究。臺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宗瓊(2003)。部落觀光衝擊認知的探討－居民參與以及觀光發展階段影響之論述。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31：13-30。
- 吳昂瑾(2003)。原住民保留地發展生態旅遊之效益初探－以南投縣信義鄉之巴庫拉斯為例。私立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淑女(2003)。原住民社區對於觀光衝擊之知覺分析－以山美社區為例。規劃學報 30：15-27。
- 李永展(2006)。環境正義與生物多樣性的共生策略－達娜伊谷案例分析。建築與規劃學報 7：27。
- 李珊(2006)。自治之路－專訪原民會主委瓦歷斯·貝林。台灣光華雜誌 3：30。
- 李素馨、侯錦雄(1998)。觀光行銷文化行為的規劃－以原住民觀光為例。原住民文化與觀光休閒發展研討會。中華民國戶外休憩學會。
- 沈廣城(2002)。國小學童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

-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卓石能(2002)。都市原住民學童族群認同與其自我概念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義男(2004)。原住民地區發展生態旅遊之效益初探－以屏東縣泰武鄉之阿浦當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光浩(2006)。原住民地區發展生態旅遊之潛力分析－以屏東縣春日鄉(CHI-KA-DAN)部落為例。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 林雅庭(2006)。原住民部落參與太魯閣國家公園五間屋地區生態旅遊發展之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 邱廷亮(2003)。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鄒族住民對生態旅遊態度之研究。臺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廣冀、林俊強(2004)。觀光地景、部落與家－從新竹司馬庫斯部落觀光發展探討文化與共享資源的管理。地理學報 37：51-97。
- 洪謙德(2002)。全球化下的認同問題。哲學與文化 29：689-695。
- 紀駿傑(1998)。從觀光原住民到原住民自主的觀光。原住民文化與觀光休閒發展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 徐國士(1984)。太魯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資源調查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 馬文國、邱丕相(2006)。文化的自信：傳統武術的希望。西安體育學院學報 23(6)：1-4。
- 馬凱(1999)。「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經濟及產業發展區域細部規劃」。中華經濟研究院
- 張玲玲(2004)。原住民部落發展旅遊之探討－以可樂部落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軍鋒(2007)。大國崛起：我們需要這樣的文化自信－紀錄片《中國崛起》熱播熒屏的文化思考。當代人 2：1-10
- 梁炳琨(2006)。原住民族觀光發展的地方建構：鄒族山美社區個案。地理研究 44：35-58。
- 梁炳琨、張長義(2005)。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 39：21。
- 莊啓川(2002)。地方居民對觀光影響的知覺與態度之研究－以山美社區為例。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岱宜(1999)。生態旅遊：21 世紀旅遊新主張。揚智文化。
- 郭建池(1999)。阿里山地區原住民對其觀光發展衝擊認知與態度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之碩士論文。
- 陳文德(1999)。「族群」與歷史：以一個卑南族「部落」的形成為例(1929-)。東台灣研究 4：123-158。
- 陳永龍(1994)。觀看、地方自主性與社會權力。山海文化雙月刊 2：47-51。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陳志欣(2003)。環境議題教學對國小學童環境認知、態度及行為之影響。屏東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明川(2003)。社區居民對生態旅遊衝擊認知與發展態度之研究-以嘉義縣山美村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論文。
- 陳錦鴻(2005)。原住民部落居民對民俗業發展衝擊的環境識覺差異分析－以司馬庫斯、新光部落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篤堯(2007)。建構生態旅遊園區以山美達娜伊谷為例。2007 第四屆台灣地方鄉鎮觀光產業發展與前瞻學術研討會。
- 喬宗志(2001)。臺灣原住民史・魯凱族史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喬治・彼德・穆道克(1996)。社會結構。(許木柱等譯)。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湯京平、呂嘉泓(2002)。永續發展與公共行政－從山美與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共享性資源」的管理。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4：261-287。
- 黃文卿(2002)。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管理指標之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正德(2004)。蘭嶼發展生態旅遊的運作模式：國家與地方社會的研究取向。世新大學觀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光成(2006)。德昂族文化傳承中的困境。民族藝術研究 6：31-38。
- 黃宣衛(2005)。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日治時期宜蘭阿美族的例子。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黃國超(2003)。原住民觀光與社區自主權－泰雅族鎮西堡部落發展生態旅遊之研究。原住民教育季刊 31：27-44。
- 黃耀雯(2001)。生態旅遊的理念與實踐：原住民部落的觀點。保護區管理的國際新趨勢研討會。內政部營建署。
- 黃耀慧(2004)。原住民國小學童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相關研究。臺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冠政(1997)。環境教育。國立編譯館。
- 葉俊榮、劉錦添、李玲玲、駱尚廉、黃書禮、王俊秀、孫志鴻、蔡慧敏、施文真等合著(2003)。永續臺灣向前指。詹氏書局。
- 葉俊榮、劉錦添(2004)。永續臺灣評量系統研究成果。永續臺灣簡訊 6(2)：32-48。
- 葉冠瑩(2001)。原住民對其保留地發展生態旅遊態度之研究。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家龍(2006)。原住民與遊客對部落生態旅遊產品知覺之比較－以司馬庫斯為例。私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鄒東明(2002)。中山大學學生環境行為之研究－以生科系和企管系為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鄒亮瑩(2006)。原住民觀光獲利與文化保存的互惠－認真觀光者的角色探討。嘉義

- 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中麒(2003)。關於台灣原住民民族生成的幾個論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51：185-224。
- 趙世林(2006)。最有效的保護是主位保護。今日民族 6：18-20。
- 劉可強、王應棠(1998)。觀光產業對原住民文化的衝擊與對策難議—社區自主的觀點。原住民文化與觀光休閒發展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 劉吉川(1994)。生態觀光及其在觀光發展所面臨之問題。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 2(1)：13-17。
- 劉柏瑩(2004)。鄉村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指標之建構。台北護理學院旅遊健康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烱錫(2006)原住民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研究—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為例期末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劉烱錫、林得次、趙川明(1997)。山林的子民：達魯瑪克文化手冊。
- 劉若蘭、黃玉(2005)。大專原住民學生校園經驗與族群認同、心理社會發展之關係—以北部某多元族群技術學院為例。新竹教育大學學報 21：1-33。
- 劉烱錫(2004)。原住民部落社會是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 原住民族的危機與轉機—原住民族國是會議。台灣原住民族傳播協會。
- 劉烱錫(2007a)。台東文化生活圈與地方文化管架構。未出版研究報告。
- 劉烱錫(2007b)。達魯瑪克部落狩獵文化重建之初探。
- 盧道杰(2004)。台灣社區保育的發展—近年來國內三個個案的分析。地理學報 33：1-25。
- 蔡秀菊(2005)。司馬庫斯部落共同經營模式之探討。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先祐(2002)。生態旅遊的基本主張與核心價值。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24：60-65。
- 鄭政誠(2005)。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博揚文化。
- 蕭新煌(1989)。社會力：台灣向前看。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蕭新煌(2000)。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巨流圖書公司。
- 薛怡珍、賴明洲、李佩芳(2006)。台灣地區生態旅遊發展現況之研究與展望。第三屆「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思想、理論與政策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
- 薛達元、王禮嬭、周澤江、鄭允文譯(1997)。保護世界的生物多樣性。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自立晚報社。
- 謝世忠(1994a)。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謝世忠(1994b)。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謝高橋(1986)。社會學。巨流圖書公司。
- 謝繼昌(1968)。台東縣大南村魯凱族社會組織。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繼昌(2003)。文化、族群與認同－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大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藍淑琪(2003)。原住民部落生態旅遊遊客識覺與行為之研究－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譚光鼎、湯仁燕(1993)。台灣原住民青少年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關係之探討。多元文化教育。中華民國教育學會。
- 蘇霽蓉(2006)。山地社區在自然資源管理的角色－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鎮西堡及新光部落為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英文文獻

- Abidin, Z. Z. (1999).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cotourism in Taman Negara National, Malaysia: A Delphi Consensus., Colleg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onsumer Sciences a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 Australia, E. A. A. (1992). Ecotourism and Nature Based Travel. Australia, Ecotourism Association.
- Ceballos-Lascrain, H. (1996). Tourism, Ecotourism, and Protected Areas, IUCN.
- Cohen, E. (1988).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 371-386.
- Fennell, D. A. (1999). *Ecotourism :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lobe, G. (2005). "Green Globe Community / Destination Standard."
- Helms, J. E. (1990). *Black and white racial identity :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Higham, J. and A. Carr (2003). Defining Ecotourism in New Zealand: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 Defining Parameters within a National/Regional Context. *Ecotourism* 2(1).
- Hinch, T., & Butler, R. (1996). *Indigenous tourism: A common ground for discussion*. London: Thomson Business Press.
- Holden, A. (2000).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oney, M. (1999).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ho owns paradise ?*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Hungerford, H. R. and R. B. Peyton (1977). *A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 Lee, W. H. (2005).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Ecotourism Resort Experience on

-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Moscardo 13.
- Lindberg, K. and D. E. Hawkins (1993). Ecotourism : A Guide for Planners and Managers. North Bennington, The Ecotourism Society.
- Notzke, C. (2004). Indigenou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lberta, Canada: Tentative Engagement.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2:1
- Page, S. J. and R. K. Dowling (2002). Ecotouris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Ray, C. (1998).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8(1): 3-20.
- Seidman, E., J. L. Aber, et al.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Identity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1): 1-10.
- Tschirley, J. (1996). Use of indicator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mensions.
- Weaver, D. B. (1998). Ecotourism in the less developed world. Oxon New York CAB International.
- Weaver, D. B. (2001). Ecotourism. Milton, Qld. , Wiley.



附錄

附錄一、 2005 年到 2008 年歷屆達魯瑪克部落留學活動流程

1.再造山林守護神 2005 冬大專生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初級班

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1 月 25 日	入學典禮	調整心情、入學典禮、牙牙學語、部落簡介、練山歌、步行上山、安頓住宿、男會所守則、女青家規。	舊部落 kapaliwa
1 月 26 日	安家立命	舊部落搭建茅草屋。 居家用語、建築用語、詩歌吟頌、喜慶歌舞與飲食。	舊部落 kapaliwa
1 月 27 日	散播希望	祭祀、放火、開墾、播種小米、有機混作、自然農法。 農耕生活用語、農耕歌舞與禁忌語言。	舊部落 kapaliwa
1 月 28 日	編織吾夢	編月桃草蓆、花環、頭飾文化。 長老生態哲學講話、日月星辰地貌用語、山林歌舞。	舊部落 kapaliwa
1 月 29 日	簡樸生活	祝福吟頌、簡樸生活、生機飲食、淨身告別。	舊部落 kapaliwa

2.再造山林守護神：2005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2 日	1200-1330	部落概論	迎賓、palisi、招待美食	現部落 文化廣場
	1330-1500	部落概論	環境倫理、部落史地、多元文化	
	1500-1600	野菜採集	認識常見野菜、採集野菜	林道
	1600-1730	舊部落格局	認識舊部落各式家屋、拿薪材	舊部落 kapaliwa
	1730-1900	生活時間	分配床味、晚餐、休息	
	1900-2130	歌舞晚會	牙牙學語、歌舞晚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3 日	0600-0700	早餐	吃早餐、準備午餐	舊部落 kapaliwa
	0700-1500	爬山考古養智慧	尋覓舊部落的舊部落----人類發祥地、世界最高峰肯杜爾山	
	1500-1900	野外求生	找野菜、薪材、搭草寮、晚餐	古部落
	1900-2130	去殖民晚會	Taromak 傳說。部落主體運動。去你的高科技，回歸自自然然。	臨時營地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4 日	0600-0700	鳥占	分組觀察大自然動靜	肯杜爾山
	0700-0800	早餐	煮炊用餐	臨時營地
	0800-1200	上山容易下山難	認識生態環境、民族植物、野菜等	登山步道
	1200-1430	午餐	午餐、休息	舊部落 kapaliwa
	1400-1600	準備小米祭	包阿粬、編花環、花草裝飾藝術	
	1600-1800	歌舞練習	小米收穫祭歌謠合唱與舞步練習	
	1800-1930	部落概論	煮炊小米、烤肉、煮野菜湯	

	1930-2130	歌舞練習	小米收穫祭歌謠合唱與舞步練習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5 日	0600-0700	早餐	煮給自己吃	舊部落 kapaliwa
	0700-0800	整理廣場	協助整理小米收穫祭廣場	現部落 文化廣場
	0800-1100	參加小米祭	參加年度大祭-小米收穫祭	現部落 文化廣場
	1100-1400	午宴、心得交流	頒發結業證書 守護台灣山林 許願	現部落 文化廣場
	1400-1700	參觀國建與論壇	連結土地、史前祖先與台灣人	史前 博物館



3.原味覺醒，2006 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月6日	中午	第一次邂逅	歡迎會、招待原味美食	南島採集館
	下午	文物文風	參觀文物室 認識達魯瑪克傳統文物	現部落
		護神祈福	祈福儀式	現部落
		原味體驗	悠遊天馬步道、認識野菜 中繼站－日本遺址講解 DIY 原味傳統食物 體驗當地飲食文化	現部落
	晚上	語音律動	達魯瑪克傳統歌舞文化	舊部落 kapaliwa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月7日	上午	部落巡禮	認識舊部落	舊部落 kapaliwa
	下午	部落生活體驗	男生砍柴搭茅屋，女生協助割芒草 自製竹子餐具、動手搭房屋	
	晚上	語音律動	達魯瑪克傳統歌舞文化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月8日	上午	狩獵	設陷阱抓獵物	舊部落 kapaliwa
	下午	原味藝術	植物採集製作 編織與植物染	
	晚上	語音律動	達魯瑪克傳統歌舞文化	
		夜間生態觀察	觀察舊部落夜間生態活動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月9日	早上	部落生活體驗	開墾整地、種小米	舊部落 kapaliwa
	下午	部落童玩	動手製作達魯瑪克傳統童玩	
		DIY 達魯瑪克傳統食物	包阿栢	
		狩獵	至設陷阱處收獵物	
	晚上	部落歌舞晚宴	歡樂歌舞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 月 10 日	早上	悠遊桑樹溪	整裝出發至桑樹溪洗愛玉	桑樹溪
	中午	野菜中餐 珍重再見	用餐與賦歸	



4.再造山林守護神：2006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7 日	1100-1300	採集文化產業	集合、分組、饗宴	南島社大
	1300-1330	採集文化產業	從南島採集館看傳統文化的價值	
	1330-1400	部落史地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地理簡介	
	1400-1500	現代社區	守護神祈福驅邪、社區、文化廣場	現部落
	1500-1530	部落史地	捍衛領域的故事	大南溪畔
	1530-1600	先人足跡	越野車到舊部落 kapaliwa	大南產業道路
	1600-1700	舊部落巡禮	男子會所、頭目家屋、制高點	舊部落 kapaliwa
	1700-1900	野炊體驗	生火、控火、悶地瓜、野菜火鍋	
	1900-2100	語音歌舞	人稱、問候語、歌舞、傳說	
	2100-2200	夜空觀察	觀星、螢火蟲、聽聲音	
舊部落到肯杜爾山到臨時工寮營地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8 日	0600-0630	解夢鳥占	回憶夢境，解釋夢境，鳥聲占卜	舊部落 kapaliwa
	0630-0800	生活起居	野炊、早餐、準備午餐和登山用品	
	0800-1600	登山養智慧	認識生態環境、民族植物等	登山步道
	1600-1800	野外求生	採野菜、薪材、搭寮	臨時營地
	1800-1930	生活起居	野炊、晚餐	
	1930-2130	野外夜生活	飛鼠觀察、山林傳說、求生故事	
	2130-	就寢	休息	
臨時工寮營到地肯杜爾山攻頂到舊部落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9 日	0400-0430	生活起居	煮炊、收拾行李	臨時營地
	0430-0800	神聖領域	鳥占、人類發祥地肯杜爾山	登山步道
	0800-0830	部落概論	達魯瑪克部落傳統領域	肯杜爾山
	0830-1130	回程	上山容易下山難	登山步道
	1130-1200	午餐	午餐、休息	臨時營地
	1200-1700	回程	上山容易下山難	登山步道
	1700-1800	休息	盥洗、休息、換慶功服裝	舊部落
	1800-1930	喜慶晚宴	喜慶文化意義與作法	kapaliwa
	1930-2130	慶功晚會	配戴百合花、慶功歌舞晚會	
舊部落到桑樹溪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10 日	0630-0800	解夢	解夢、早餐	舊部落
	0700-0800	整理廣場	協助整理小米收穫祭廣場 拍照	kapaliwa
	0800-0830	拍紀念照	拍團體紀念合照	
	0830-1010	部落留學論壇	翻轉在地知識的公民社會運動	
	1010-1030	結業式	心得分享與回應	
	1030-1100	下山	懷念舊部落	大南 產業道路
	1100-1300	午餐、休息	溪畔野菜風味餐 手工藝品欣賞	桑樹溪

5.2007 年冬部落生態旅遊特論達魯瑪克活動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1 日	1130-1200	初次見面	報到、分組	南島採集館
	1200-1300	美味午餐	採集文化產業、有機簡餐	南島採集館
	1300-1400	祈福儀式	守護神、火災紀念碑、活動中心介紹	現部落
	1400-1500	部落飛車	傳統領域保衛戰傳說	大南產業道路
	1500-1600	舊部落巡禮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	舊部落 kapaliwa
	1600-1800	自然野趣	採菜、砍柴、裝扮自己	
	1800-1930	晚餐	冒煙野炊	
	1930-2100	欣喜晚會	歡欣共舞連杯酒	
	2100-2200	談天說地	達魯瑪克部落星空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2 日	0500-0600	解夢	談夢境、聽鳥叫、看天氣、觀動靜	舊部落 kapaliwa
	0600-0700	早餐	野炊早餐	
	0700-1100	有機樂活體驗	從開墾到播種，小米田之歌	
	1100-1330	午餐	野炊、午餐與休息	
	1330-1520	部落永續發展	地方 Place、治理 Goverance 與部落的永續發展	
	1520-1540	休息一下	提神時間	
	1540-1730	文化重建	部落主義、自然主權、文化重建	
	1730-1930	晚餐	享用小米阿粳	
	1930-2100	營火晚會	部落耆老價值觀	
	2100-2200	傳說時間	洪水滅世的故事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3 日	0800-0830	報到	報到	現部落 活動中心
	0830-0950	經營管理	生態旅遊經營管理	
	1020-1140	產品行銷	生態旅遊系列產品行銷	

	1140-1300	午餐	休息片刻	
	1300-1420	生態教育	兒童生態教育	
	1420-1540	產品設計	生態旅遊規範與產品設計	
	1540-1600	茶敘	休息一下	
	1600-1800	部落永續發展論壇	達魯瑪克部落的契機與困境	
	1800-1900	晚餐	休息一下	
	1900-2100	部落生態旅遊論壇	環境、居民、遊客與產官學角色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3 月 4 日	0800-1200	達魯瑪克部落生態旅遊分組規劃	分組討論與規劃	現部落活動中心
	1200-1300	午餐	休息一下	
	1300-1700	部落生態旅遊相關議題規劃論壇	各組分享與建議	

6.再造山林守護神 2007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夏令營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7 日	1100-1300	採集文化產業	集合、分組、饗宴	南島社大
	1300-1330	採集文化產業	從南島採集館看傳統文化的價值	
	1330-1400	部落史地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地理簡介	
	1400-1500	現代社區	守護神祈福驅邪、社區、文化廣場	東興新村
	1500-1530	部落史地	捍衛領域的故事	大南溪畔
	1530-1600	先人足跡	越野車到舊部落 kapaliwa	大南產業道路
	1600-1700	舊部落巡禮	男子會所、頭目家屋、制高點	舊部落 kapaliwa
	1700-1900	野炊體驗	生火、控火、悶地瓜、野菜火鍋	
	1900-2100	語音歌舞	人稱、問候語、歌舞、傳說	
	2100-2200	夜空觀察	觀星、螢火蟲、聽聲音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8 日	0600-0630	解夢鳥占	回憶夢境，解釋夢境，鳥聲占卜	舊部落 kapaliwa
	0630-0800	生活起居	野炊、早餐、準備午餐和登山用品	
	0800-1600	登山養智慧	認識生態環境、民族植物等	登山步道
	1600-1800	野外求生	採野菜、薪材、搭寮	臨時營地
	1800-1930	生活起居	野炊、晚餐	
	1930-2130	野外夜生活	飛鼠觀察、山林傳說、求生故事	
	2130-	就寢	休息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8 月 9 日	0400-0430	生活起居	煮炊、收拾行李	臨時營地
	0430-0800	神聖領域	鳥占、人類發祥地肯杜爾山	登山步道
	0800-0830	部落概論	達魯瑪克部落傳統領域	肯杜爾山
	0830-1130	回程	上山容易下山難	登山步道
	1130-1200	午餐	午餐、休息	臨時營地
	1200-1700	回程	上山容易下山難	登山步道
	1700-1800	休息	盥洗、休息、換慶功服裝	舊部落 kapaliwa
	1800-1930	喜慶晚宴	喜慶文化意義與作法	
	1930-2130	慶功晚會	配戴百合花，慶功歌舞晚會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8 月 10 日	0630-0800	解夢	解夢、早餐	舊部落 kapaliwa
	0700-0800	整理廣場	協助整理小米收穫祭廣場並拍照	
	0800-0830	拍紀念照	拍團體紀念合照	
	0830-1010	部落留學論壇	翻轉在地知識的公民社會運動	
	1010-1030	結業式	心得分享與回應	
	1030-1100	下山	懷念舊部落	大南 產業道路
	1100-1300	午餐、休息	溪畔野菜風味餐與手工藝品欣賞	桑樹溪

7.再造山林守護神：2008 年達魯瑪克部落留學冬令營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2 月 22 日	1100-1300	採集文化產業	集合、分組、饗宴	南島採集館
	1300-1330	採集文化產業	從南島採集館看傳統文化的價值	南島採集館
	1330-1400	部落史地	達魯瑪克部落歷史地理簡介	南島採集館
	1400-1500	祈福	守護神祈福驅邪、社區、文化廣場	現部落
	1500-1530	先人足跡	越野車到舊部落 kapaliwa	大南產業道路
	1530-1630	舊部落巡禮	會所、頭目家屋、祖靈屋、制高點	舊部落 kapaliwa
	1630-1730	生活起居	製作食的用具(湯匙、碗、杯、筷)	
	1730-1900	生活起居	野菜風味餐與灌洗	
	1900-2100	歌舞晚會	人稱、問候語、歌舞活動	
	2130-2230	夜空觀察	觀星、螢火蟲、聽聲音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地點
2 月 23 日	0600-0630	解夢鳥占	回憶夢境、解釋夢境、鳥聲占卜	舊部落 kapaliwa
	0630-0800	生活起居	野炊、早餐	
	0800-0900	小米歲時祭儀	認識混植輪耕的小米文化	
	0900-1100		Kara`eea-小米田除草	
	1100-1200		抓小蟲、搗蟲、增強法力	
	1200-1400	分享喜慶	生火、煮炊	
	1400-1600	小米歲時祭儀	祭祀、播種	
	1600-1800	傳統編織技藝	藤編 DIY	
	1800-2000	野炊樂	生火、煮炊、灌洗、起居 分贈阿栢、長老講話、來賓祝福	
	2000-2130	公民社會論壇	重建部落公民社會的困境與機會	
	2130-2300	小組座談	自由找長老、營隊幹部聊天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上課地點
2 月 24 日	0630-0800	解夢	解夢、早餐	舊部落 kapaliwa
	0800-0830	整理環境	協助整理環境	
	0830-1000	拍紀念照	拍團體紀念合照與個人照	
	1000-1030	再見 kapaliwa	再見小米田、再見家屋、再見守護神	古道
	1030-1200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頒發結業證書	桑樹溪
	1200-1330	野菜風味餐	餞別饗宴	
	1330-1430	歡送學員	接駁	公路上

